H. H. MU CHINESE LIBRARY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内外集卷之四

内集

雄儁之文

陸深曰司馬錯之策不特忠於秦且商

雄儁文引

戰國策士一時稱雄抵掌鼓頰從横短長投之則重得之者昌所至之國令其主敬奉社稷以從選雄儁文第三

戰國策

司馬錯與張儀論伐蜀

司馬錯與張儀爭論於秦惠王前司馬錯欲伐蜀張儀曰不如伐韓王曰請聞其說對曰親魏善楚下兵三川塞轘（音還）轅緱（音侯）氏之口當屯留之道魏絶南陽楚臨

略事勢又多格言殊不類戰國人物

張洲曰周雖微猶名器猶存張儀乃教秦兵臨二郊誅周王之罪何其無人心至是哉後世奸雄皆用此策

楊愼曰諸葛孔明之定滇南諸夷而後

南鄭。秦攻新城宜陽。以臨二周之郊。誅周主之罪。侵楚魏之地。周自知不救。九鼎重寶必出。據九鼎。按圖籍。挾天子以令諸侯。天下莫敢不聽。此王業也。今夫蜀。西僻之國。而戎狄之長也。敝兵勞衆。不足以成名。得其地。不足以爲利。臣聞爭名者於朝。爭利者於市。今三川周室。天下之市朝也。而王不爭焉。顧爭於戎狄。去王業遠矣。司馬錯曰。不然。臣聞之。欲富國者。務廣其地。欲強兵者。務富其民。欲王者。務博其德。三資者備。而王隨之矣。今王之地小民窮。故臣願從事于易。夫蜀。西僻之國也。而戎狄之長也。而有桀紂之亂

誅伐魏郎此意我太祖先平張士誠方谷珍而後平蜀亦此策蓋先實其內且無後患也

王元之曰動之以害秦王始傾听于錯否則張儀之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故拔一國而天下不以爲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爲貪是我一舉而名實附而又有禁暴止亂之名今攻韓刼天子刼天子惡名也而未必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攻天下之所不欲危臣請謁其故周天下之宗（尊也）室也韓周天子之與國也周自知失九鼎韓自知亡三川則必將二國并力合謀以因於齊趙而求解乎楚魏以鼎與楚以地與魏王不能禁此臣所謂危不如伐蜀之完也惠王曰善卒起兵伐蜀

說售矣

蕭應宮評儀錯各逞雄辯錯綜理正而事順

利也又有不義之名而

禁暴正亂之名今攻韓劫

一國而天下不以為暴利盡四海諸侯不以為貪是

也得其財足以富民繕兵不傷衆而彼已服矣拔

以秦攻之譬如使豺狼逐羣羊也取其地足以廣國

趙良說商君

商君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趙良見商君商君曰鞅之得見也從孟蘭皐（言從此人得見趙良）今鞅請得交可乎趙良曰僕弗敢願也商君曰子不說吾治秦與子觀我治秦也孰與五羖大夫賢趙良曰千羊之皮不如一狐之腋千人之諾諾不如一士之諤諤僕請終日正言而無誅可乎商君曰語有之矣貌言華也至言實也苦言藥也甘言疾也夫子果肯終日正言鞅之藥也鞅將事子子又何辭焉趙良曰夫五羖大夫荊之鄙人也聞秦繆公之賢而願望見行而無資

田汝成曰以上先暗叙五羖大夫名功教壽四德此下一切辯駁商君一一

自鬻於秦客被褐食牛期年繆公知之舉之牛口之下而加之百姓之上秦國莫敢望焉相秦六七年而東伐鄭三置晉國之君一救荊國之禍索隱曰置君謂立晉惠公懷公文公救禍謂會晉救楚朝周發教封內而巴人致貢施德諸侯而八戎來服由余聞之款叩關請見五羖大夫之相秦也勞不坐乘暑不張蓋行於國中不從車乘不操干戈功名藏於府庫德行施於後世五羖大夫死秦國男女流涕童子不歌謠舂者不相杵相助也歌以助杵聲此五羖大夫之德也轉今君之見秦王也因嬖人景監以為主非所以為名也相秦不以百姓為事而大築冀

一與五羖大夫相反處

唐順之曰出盛車從明與五羖

關非所以爲功也刑黥太子之師傅殘傷民以駿刑是積怨畜禍也教之化民也深於命教謂商君之令也命謂秦君之命也言秦人畏鞅甚于君民之效上也捷於令上謂鞅之處分令令謂君之數令君又左建外易左道建立威權在外革易君命非所以爲教也君又南面而稱寡人日繩秦之貴公子詩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人而無禮何不遄死以詩觀之非所以爲壽也公子虔杜門不出已八年矣君又殺祝懽而黥公孫賈詩曰得人者興失人者崩此數事者非所以得人也君之出也後車十乘從車載甲多力而駢脅者爲驂乘持矛而操闟戟

大夫行於中國相反俞思學曰按趙良之說應侯也彼所謂顯岩穴云云寓意微矣假謂鞅能薦良以自代歸商於避賢者路豈不身名兩全我惟其不能卒之車裂族滅悲夫

者豪車而趨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巖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君將貪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政畜百姓之怨秦王一旦捐賓客而不立朝言人君死臣子不欲斥言故託云捐賓客秦國之所以收君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雄偉之文

愚觀曰慕勢趨士四字乃一篇主意先提出提出任此極妙

按田子方云貧賤者驕人耳富貴者安敢驕人即士貴王不貴之說然貧位不肯顧其下與貧能不肯事其上二者病則一般

顔斶說齊王貴士

齊宣王見顔斶音蜀曰斶前使之就己斶亦曰王前宣王不說左右曰王人君也斶人臣也王曰斶前亦曰王前可乎斶對曰夫斶前爲慕勢王前爲趨士與使斶爲慕勢不如使王爲趨士王忿然作色曰王者貴乎士貴乎對曰士貴耳王者不貴王曰有說乎斶曰有昔者秦攻齊令有敢去柳下季壟五十步而樵採者死不赦令曰有能得齊王頭者封萬戶侯賜金千鎰由是觀之生王之頭曾不若死士之壟也宣王曰嗟乎君子焉可侮哉寡人自取病耳願請受爲弟子且顔先生

晩食言饑而食也其美比於食肉當敵也如字

收煞数語借君子作贊辭尤妙

與寡人遊食必太牢出必乘車妻子衣服麗都斶辭曰夫玉生於山制（裁斷）則破焉非弗寶貴矣然大璞不完士生乎鄙野推選則祿焉非不尊遂（達也）也然而形神不全斶願得歸晚食以當肉安步以當車無罪以當貴清淨貞正以自娛則再拜辭去君子曰斶知足矣歸真反璞則終身不辱

蔦　曦評斶前王前語甚奇峭可消人主負勢之心至於晩食安步歸真反璞皆近道之論終戰國不多見者

雄偉文

蘇轍曰蘇秦本說秦為橫不合而激於燕趙并心於所難為之期年而歃血於洹水之上可不謂能乎

蘇秦以連橫說秦　國策

蘇秦始將連橫說秦惠王曰大王之國西有巴蜀漢中之利北有胡貉代馬之用南有巫山黔中之限東有殽函之固田肥美民殷富戰車萬乘奮擊百萬士能奮而擊者沃野千里蓄積饒多地勢形便地勢與形便于攻守此所謂天府天下之雄國也以大王之賢士民之衆車騎之用兵法之教可以并諸侯吞天下稱帝而治願大王少留意臣請奏其效秦王曰寡人聞之毛羽不豐滿者不可以高飛文章不成者文章法令也不可以誅罰道德不厚者不可以使民政教不順者不可以煩大臣逆人心則行之難故大臣勞

許應亨曰按史稱秦是特方誅商鞅疾辨士不用於義爲得不然秦之策豈下張儀哉

陸穩曰單轂擊馳一段叶韻之文

今先生儼然貌矜莊不遠千里而庭教之願以異日。他日蘇秦曰臣固疑大王之不能用也昔者神農伐補遂國名黄帝伐涿鹿而禽蚩尤堯伐驩兜舜伐三苗禹伐共工湯伐有夏文王伐崇武王伐紂齊桓任戰而霸天下任用也作内政寄軍令也由此觀之惡有不戰者乎。古者使車轂擊馳言其衆言語相結約親也天下爲一。約從連横兵革不藏文士並飭文辯也飭飾同諸侯亂惑萬端俱起不可勝理科條既備。科程也條件也民多偽態書策稠濁稠多也濁亂也有司文書多閲者昏亂也百姓不足上下相愁民無所聊明言章理。兵甲愈起辯言偉服戰攻不息繁稱文辭天下不

茅坤曰信義乃聯屬國家之大本而蘇子以為不親於理殊不當

歸有光曰此篇文字多疊用句法甚有步驟

王世貞曰床頭黃金盡壯士無

治。舌敝耳聾。不見成功。行義約信。天下不親。於是乃廢文任武。厚養死士。(敢死之士)綴甲厲兵。効勝於戰場。夫徒處而致利。(徒空也言無所為)安坐而廣地。雖古五帝三王五霸明主賢君。常欲坐而致之。其勢不能。故以戰續之。寬則兩軍相攻。迫則杖戟相撞。然後可建大功。是故兵勝於外。義強於內。威立於上。民服於下。今欲并天下(胥絕海之君)凌萬乘。詘敵國。制海內。子元元。臣諸侯。非兵不可。今(當時)之嗣主。忽於至道。皆惛於教。亂於治。迷於言。惑於語。沈於辯。溺於辭。以此論之。王固不能行也。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黃金百斤盡。資用乏絕

顏色每玩至此令人惻然

歸有光曰士吾子失意時大都有類蘇子夫以家庭之間骨肉至親情狀如此薄惡之風良可嘆息余每讀至此未嘗不為之掩卷

資貨也去秦而歸。羸縢履蹻。縢緘也蹻草履負書擔橐。形容枯槁。面目黧黑。狀有愧色。歸至家。妻不下絍。絍字嫂不為炊。父母不與言。蘇秦喟然嘆曰。妻不以我為夫。嫂不以我為叔。父母不以我為子。是皆秦之罪也。乃夜發書。陳篋數十。篋藏也得太公陰符之謀。伏而誦之。簡練以為揣摩。簡擇練熟揣量摩研也游說之術或量其情或研切之讀書欲睡。引錐自刺其股。血流至足。曰。安有說人主不能出其金玉錦繡。取卿相之尊者乎。期年揣摩成。曰。此真可以說當世之君矣。於是乃摩燕烏集闕。摩言切近過之闕名未詳見說見而諗也趙王肅侯於華屋之下。抵掌而談。抵側擊也趙王大說。封為

司馬遷曰夫蘇秦起閭閻連六國從親此其智有過人者

重份曰當此之時以下以議論代叙事

又曰復提起當秦之隆一段描寫其勢焰威赫處

武安君受相印革車百乘錦繡千純匹白璧百雙黄金萬鎰以隨其後約從散衡以抑強秦故蘇秦相於趙而關不通六國之關不通秦也當此之時天下之大萬民之衆王侯之威謀臣之權皆欲决於蘇秦之策不費斗糧未煩一兵未戰一士未絶一弦未折一矢諸侯相親賢於兄弟夫賢人在而天下服一人用而天下從故曰式於政不式於勇式猶用式於廊廟之内不式於四境之外當秦之隆蘇秦隆盛之時黄金萬鎰爲用轉轂連騎炫熿於道光耀道路山東之國從風而服使趙大重且夫蘇秦特窮巷掘門鑿垣為門桑戶棬樞之士耳樞門牝也揉木

董份曰忽入叙事又拕點其威㫖瞭然如見

陸深曰末数句乃一篇結搆而戰國之習俗蘇秦之人品居然見矣

為之如楼伏軾撙銜撙挫也銜勒也横歷天下廷說諸侯之主杜左右之口天下莫之伉將說楚王威路過洛陽父母聞之清宮除道清汛掃也張樂設飲郊迎三十里妻側目而視不敢正視側耳而聽嫂蛇行匍伏如蛇不直行而匍匐伏地四拜自跪而謝蘇秦曰嫂何前倨而後卑也嫂曰以季子位尊而多金蘇秦曰嗟乎貧窮則父母不子富貴則親戚畏懼人生世上勢位富厚盍可以忽乎哉忽輕也

雄偉之文

楊道賓曰藉權与時勢是一篇主意

蘇秦說齊（上音）閔王

臣聞用兵而喜先天下者憂約結而喜主怨者孤夫後起者藉（有所資）也而遠怨者時（得其時）也是以聖人從事必藉於權而務興於時夫藉權者萬物之率（亦長也）也而時勢者百事之長也故無權藉倍時勢而能事成者寡矣今雖干將莫邪非得人力則不能割劌（音媿傷也）（刲也）矣堅箭利金不得弦機之利則不能遠殺矣矢非不銛而劒非不利也何則權藉不在焉何以知其然也昔（引事）趙氏襲衛車舍人不休傳衛國城割平（車舍人舍人主車者傳驛也不休言其驚急城割平城中割地求成也）衛八門土而二門墮矣此亡國之形也

林蔓鶴曰勸行之者若勸而行之言其決也

田藝衡曰篇中用何也何謂也何則者凡十餘見

衛君跣行告遡於魏魏王身被甲底劍挑趙索戰邯鄲之中（亂馳也）騖河山之間亂衛得是藉也亦收餘甲而北面殘剛平墮中牟之郭衛非強於趙也譬之（應上喻）魏矢而趙弦機也藉力魏而有河東之地趙氏懼楚人救趙而伐魏戰於州西出梁門軍舍林中馬飲於大河趙得是藉也亦襲魏之河北燒棘蒲隊黃城故剛平之殘也中牟之墮也黃城之隊也棘蒲之燒也此皆非趙魏之欲也然二國勸行之者何也衛明（結）於時權之藉也今世之爲國者不然矣兵弱而好敵強國罷（音疲）而好衆怨事敗而好鞠（窮也）之兵弱而憎下人地狹而好

張洲曰順民之意此最為國之道料兵之能否亦已緩矣曰度德量力審時知勢正名然後可師徒曰料兵則齊之強何以卒破於弱燕也

又曰書云兼弱攻昧取亂侮亡好挫強亦

敵大事敗而好長詐好衆怨樂與衆為怨也鞠窮也言遂事也長益也行此六者而求覇則遠矣臣聞善為國者順民之意而料兵之能然後從於天下故約不為人主怨伐不為人（不以為人逞）挫強（強敵）如此則兵不費權不輕地可廣欲可成也昔者（引事）齊之與韓魏伐秦楚（秦字衍）也戰非甚疾也分地又非多韓魏也然而天下獨歸咎於齊者何也以其為韓魏主怨也且天下徧用兵矣齊燕戰而趙氏兼中山秦楚戰韓魏不休而宋越專用其兵此十國者皆以相敵為意而獨舉心於齊者何也約（結）而好主怨伐而好挫強也且夫彊大（主）之禍常以王人為意也欲為人王夫弱小（客）

不可師然兵志亦有先衝堅者所用之勢然也

張洲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此游上之

之殃常以謀人為利也是以大國危小國滅也天國之計莫若後起而重伐不義（後起而重伐不義言不義雖可伐亦不可輕惟主於後起藉權不以伐不義為急也）夫後起之藉與（與國多）多而兵勁則是以眾強敵罷寡也兵必立也事不塞天下之心則利必附矣大國行此則名號不攘（取也）而至霸王不為而立矣小國之情莫如謹靜而寡信（恃也）諸侯謹靜則四鄰不反寡信諸侯則天下不賣（寡信諸侯言无輕信要約也）外不賣內不反則稸積朽腐而不用幣帛矯蠹而不服矣小國道（行也）此則不祠而福矣不貸（求人也）而見足矣故曰祖仁者王立義者霸用兵窮者亡何以知其然也昔吳王（引事）

說而微有合于道第仁義不相離王霸无二道離而折之則剽拾而无衷其言劣矣而亡千古之明訓

夫差以強大為天下先襲郢而棲越身從諸侯之君身為諸侯所服從而卒身死國亡為天下戮者何也此夫差平居而謀王強大大国而喜先天下之禍也昔者萊小国莒好謀陳蔡好詐莒恃越而滅蔡恃晉而亡此皆內長詐外信諸侯之殃也由此觀之則結強弱大小之禍可見於前事矣語曰騏驥之衰喻也駑馬先之孟賁之倦也女子勝之夫駑馬女子筋力骨勁非賢於騏驥孟賁也何則後起之藉也今天下之相與也不並滅有能案兵而後起寄怨而誅不直微用兵而寄於義按今天下之相與與猶恃也言與之相恃亦不皆亡在所處耳寄怨而誅不直使人誅之而已不主怨即所謂重伐

補曰衆事宜多反復交割者互相憎俱強者宜不相下今皆不然以其同憂趨利故也

張之象曰叙事碎而痛切西京以下不能

不義也（微用兵而寄於義者隱其用兵之真情而寄寓於義以為名也）則霸天下可踼足而須也。（踼曲也須待也）明於諸侯之故察於地形之理者。不約親不相質（子質）而固。不趨而疾。衆事而不反。交割而不相憎俱強而加以親何則形同憂而兵趨利也。何以知其然也。昔者燕（引事）代戰於桓之曲。燕不勝。十萬之衆盡胡人。襲燕樓煩數縣。取其牛馬。夫胡之與燕。非素親也。而用兵又非約質而謀燕也。然而甚於相趨者何也。形同憂而兵趨利也。由此觀之。約（結）於同形則利長。後起則諸侯可趨役也。（可使趨我而為我役）故明主察（明察之相）相誠欲以霸王。為志則戰攻非所先。戰者。國之殘也。而都縣之費

秦肖矣

王鏊曰十年之田不足以償一戰之費又況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

也。殘費已先。而能從諸侯者寡矣。彼戰之為殘也，士聞戰則輸私財而富軍市。（衆軍所聚）輸飲食而待死士。令折轅而炊之，殺牛而觴士。則是路宭之道也。（路宭言國中所有悉出於路也）中人禱祝（國中之人為行者祝）君翳釀，通都小縣置社，有市之邑莫不止事而奉王，則此虛中之計也。（虛中言財外輸則國中虛也）夫戰之明日，尸死扶傷，雖有功也，軍出費，（借同）中哭泣，則傷主心矣。死者破家而葬，夷傷者空財而共藥，完者內酺（大飲）而華（奢樂）也。故其費與死傷者鈞。故民之所費也，十年之田而不償也。軍之所出，矛戟折，鐶（鐶刀鐶）鉉絕，傷弩，破車，罷馬，亡矢之大半。甲兵之具

後必有凶年乎也有勞兵黷武而曰請得與君之士戲得憑軾而觀之者何心哉陽守陳曰上言行師之害此言百姓之勞苦語已痛以至上倦於教士斷於兵則必亡之形成矣故引智伯以証之

宮之所私出也〔宮如父子異宮之宮古者寓兵於農故私家出之〕士大夫之所匿廄養卒之所竊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天下有此毋費者而能從諸侯者寡矣攻城之費百姓理櫓蔽〔遮矢石具〕轝衝櫓〔衝城之具〕家雜總〔全家併作〕自窟穴中〔穴也以攻〕罷於刀金〔兵戈〕而士困於土功將不釋甲期數〔一年又參數月日闕數〕而能拔城者為亟耳〔亟速也〕上倦於教士斷〔截也〕於兵故三下城〔攻下其城〕而能勝敵者寡矣故曰彼戰攻者非所先也何以知其然也昔智〔引事〕伯瑤攻范中行氏殺其君滅其國又西圍晉陽吞併二國而憂一主此用兵之盛也然而智伯卒身死國亡為天下咲者何謂也兵先戰攻而滅

二子之患也。昔者中山悉起而迎燕趙，南戰於長子，敗趙氏；北戰於中山，克燕軍，殺其將。夫中山千乘之國也，而攻萬乘之國二，再戰比勝（比相次），此用兵之上節也（節謂等也）。然而國遂亡，君臣於齊者（君為齊臣），何也？不嗇於（嗇吝也）攻戰之患也。由此觀之，則戰攻之敗，可見於前事矣。今世之所謂善用兵者，終戰比勝（終謂窮兵，比比較也），而守不（守城明於不拔）可拔，天下稱為善（稱為善者保持之）。一國得而保之，則非國之利也（得所）。臣聞戰大勝者，其士多死而兵益弱；守而不可拔者，其百姓罷而城郭露（外無居人，故暴露）。夫士死於外，民殘於內，而城郭露於境，則非王之樂也。今夫鵠

吳覺曰的雖中人爭欲置之如惡之然人如的者人所惡也

的非咎罪於人也便弓引弩而射之便謂巧引弓中得便巧乃發中者則善不中則媿少長貴賤則同心於貫之者何也惡其示人以難也今窮又戰比較也勝而守必不拔則是非徒示人以難也又且害人者也然則天下仇之必矣夫罷又收士露國而多與天下為仇則明君不居也素用強兵而弱之則察相不事素猶常也兵常用雖強必弱不事者不從事於此也彼明君察相者則五兵不動五兵指刀劒矛戟矢也而諸侯從辭讓而重賂至矣故明君之攻戰也甲兵不出於軍而敵國勝衝櫓不施而邊城降士民不知而王業至矣彼明君之從事也用財少曠日遠而利長

唐順之曰一段縱談自恣无少拘牽迫促之態

王元之曰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此非仁義之言

若（曠潤也日雖潤遠其利不窮）故曰兵後起則諸侯可趨後也臣之所聞攻戰之道非師者雖有百萬之軍北之堂上雖有闔閭吳起之將禽之户内（非師言不用師旅北敗也闔閭將孫武也）千丈之幟拔之尊俎之間百尺之衝折之衽席之上故鍾鼓竽瑟之音不絕於前地可廣而欲可成和樂倡優侏儒之咲不乏諸侯可同日而致也故名配天地不爲尊利制海内不爲厚（名配二句言功德之崇雖名利若此猶不足稱）也故夫善為王業者在勞天下而自逸亂天下而自安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一夕之憂）也何以知其然也佚（從逸）治在我勞亂在天下則王之道也銳兵來則拒之患

田益石衡曰此老子之策

至則趙之使諸侯無成謀則其國無宿憂矣何以知其然也昔者魏王擁土千里帶甲三十六萬朝天子以西謀秦秦王恐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令於境內盡堞中為戰具競為守備為死士置將以待魏氏衛鞅謀於秦王曰夫魏氏其功大而令行於天下有十二諸侯而朝天子其與必衆故以一秦而敵大魏恐不如王何不使臣見魏王則臣請必北魏矣秦王許諾衛鞅見魏王曰大王之功大矣令行於天下矣今大王之所從十二諸侯非宋衛也則鄒魯陳蔡此固大王之所以鞭箠使也不足以王天下大王不若北

李廷机曰政所謂常有王人之意者

唐順之曰是策不從揣摩抑闔中來直論天下形勢用兵虛實備之以戰兵後事爲意縱佚駘蕩不詭於道奇士也

唐順之曰此段總收

取燕東伐齊則趙必從矣西取秦南伐楚則韓必從矣大王有伐齊楚心而從天下之志則王業成矣大王不如先行王服（王着服飾）然後圖齊楚魏王說於商鞅之言也故身廣公宮制丹衣柱（以丹帛飾柱）建九斿（音游旗旒）從七星之旟（畫鳥隼曰旟）此天子之位也而魏王處之於是齊楚怒諸侯奔齊齊人伐魏殺其太子覆其十萬之軍魏王大恐跣行按兵於國而東次於齊然後天下乃舍之當是時秦王拱手而受西河之外而不以德魏王故衛鞅之始與秦王計也謀約不下席言於尊俎之間謀成於堂上而魏將已禽於齊矣衝櫓未

愈有波瀾
有精采

施而西河之外已入於秦矣此臣之所謂比堂之上
禽將戶內拔幟於尊俎之間折衝席上者也

雄偉之文

張洲曰蘇秦合從每說列國必先称其國之險固富饒亦責當時諸侯以千里而畏人惜其不明道而終以揣摩行之茅坤曰用四有字四皆字一無不字見韓之富強

蘇秦說韓昭侯

韓北有鞏洛成皐之固、西有宜陽商坂之塞、東有宛穰洧水。南有陘山。地方九百餘里。帶甲數十萬。天下之強弓勁弩、皆自韓出。谿子。少府。時力。距來、皆射六百步之外。韓卒超足而射。百發不暇止。遠者達胸。近者掩心。韓卒之劍戟、皆出於冥山。棠谿。墨陽。合伯。鄧師。宛馮。龍淵。太阿。谿子以下皆勁弩名 堂谿以下皆寶劒名 皆陸斷牛馬、水截鵠鴈。當敵則斬堅甲盾鞮鍪鐵幕革抉吷芮。無不畢具。鞮鍪首鎧也鐵幕以鐵為臂脛之衣革抉以韋為射韝吷楯也芮謂繫楯之紛綬也 以韓卒之勇、被堅甲、蹠勁弩、帶利劍。一人當百、不足言。

董份曰以韓卒四句將前西面事總結西漢末俱用此法按韓策事秦之下交臂之上有猶東藩築帝宮受冠帶祠春秋十二字更冠見余有丁曰論衡害可謂徹盡蘇明允六國論本此

也。夫以韓之勁與大王之賢乃西面事秦交臂而服羞社稷而為天下笑無大於此者矣是故願大王熟計之。大王事秦秦必求宜陽成臯今茲效之明年又復求割地與則無地以給之不與則棄前功而更受禍。且大王之地有盡而秦之求無已以有盡之地而逆無已之求此所謂市怨結禍者也不戰而地已削矣。臣聞鄙諺曰寧為雞口毋為牛後今西面交臂而臣事秦何異於牛後乎夫以大王之賢挾彊韓之兵而有牛後之名臣竊為大王羞之。於是韓王按劍太息曰寡人不能事秦敬奉社稷以從

雄健之文

楊慎曰凡七用安字文法甚奇又曰安民無事之說意者肅侯怠政厭事故以此言迎合其意而開悟之正揣摩之術擇交二字又一段之綱

蘇秦說趙肅侯

天下之卿相人臣乃至布衣之士莫不高賢大王之行又皆願奉教陳忠於前之日久矣雖然奉陽君妬大王不得任事是以外賓客游談之士無敢盡忠於前者今奉陽君捐館舍大王乃今肰後得與士民相親臣故敢進其愚忠為大王計莫若安民無事請無庸有為也安民之本在於擇交擇交而得則民安擇交不得則民終身不得安請言外患齊秦為兩敵而民不得安倚秦攻齊而民不得安倚齊攻秦而民不得安故夫謀人之主伐人之國常苦出辭斷絕人之

楊愼曰大王誠能听臣至為大王願也先言利以誘之見交得之利

楊愼曰連用十二則字又竒

又曰與秦固不可與秦亦不可憑前荷秦荷齊之意復言害以

交願大王愼無出於口也請屏左右曰言所以異陰陽而已矣（陰陽言事止有两端指縱衡也）大王誠能聽臣燕必致氊裘狗馬之地齊必致海隅魚塩之地齊必致橘柚雲夢之地韓魏皆可使致封地湯沐之邑貴戚父兄皆可以受封侯夫割地效實五霸之所以覆軍禽將而求也封侯貴戚湯武之所以放殺而争也今大王垂拱而两有之是臣之所以爲大王願也大王與秦則秦必弱韓魏與齊則齊必弱楚魏魏弱則割河外韓弱則效宜陽宜陽效則上郡絶河外割則道不通楚弱則無援此三策者不可不熟計也夫秦下軹（音止）道則

[illegible]之見交
不得之害

楊慎曰當今之時至為大王患也誇趙之強因言秦之所害莫如趙而秦不伐者以韓魏爲之南蔽也秦若去其蔽則禍必中趙矣此亦脣亡齒寒

南陽動劫韓包周則趙自銷鑠據衛取淇則齊必入朝秦欲已得行於山東則必舉甲而向趙秦甲涉河踰漳據番吾則兵必戰於邯鄲（音寒單）之下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當今之時山東之建國莫如趙強趙地方三千里帶甲數十萬車千乘騎萬匹粟支十年西有常山南有河漳東有清河北有燕國燕固弱國不足畏也且秦之所畏害於天下者莫如趙然而秦不敢舉兵甲而伐趙者何也畏韓魏之議其後也然則韓魏趙之南蔽也秦之攻韓魏也則不然無有名山大川之限稍稍蠶食之傳之國都而止矣韓魏不能

之意以申言交不得之害

楊慎曰臣聞而下至其亡決事哉欲其審度利害而決之也

楊慎曰臣竊以下至聞日而言之哉言從之利害擇交而得之

交秦必入臣於秦秦無韓魏之隔櫚必中于趙矣此臣之所以為大王患也臣聞堯無一夫之分舜無咫尺之地以有天下禹無百人之聚以王諸侯湯武之卒不過三千人車不過三百乘而為天子誠得其道也是故明主外料其敵國之強弱內度其士卒之衆寡賢與不肖不待兩軍相當而勝敗存亡之機固已見於胸中矣豈掩於衆人之言而以冥冥決事哉臣竊以天下地圖案之諸侯之地五倍於秦料諸侯之卒十倍於秦六國併力為一西面而攻秦秦破必矣今西面而事之見臣於秦夫破人之與破於人也臣

意
楊慎曰夫橫人者至孰計之也言衡之害矣擇交而不得之意

莫如一韓魏是一篇主意
茅坤曰此下至篇終言合從之意從合則

人之與臣於人也豈可同日而言之哉夫横人者皆
欲割諸侯之地以與秦成與秦成則高臺榭美宮室
聽竽笙琴瑟之音察五味之和前有軒轅後有長庭
美人巧笑卒有秦患而不與其憂是故横人日夜務
以秦權恐喝諸侯以求割地願大王之孰計之也臣
聞明王絶疑去讒屏流言之迹塞朋黨之門故尊主
廣地強兵之計臣得陳忠於前矣故竊為大王計莫
如一韓魏齊楚燕趙六國從親以儐秦令天下之將
相相與會於洹水之上通質刑白馬以盟之約曰秦
攻楚齊魏各出銳師以佐之韓絶食道趙涉河漳燕

六國之勢聯絡布置常山蛇勢也果如是可以一丸泥封函谷關矣信策之雄長者

李廷机曰六國攻守形勢直見於此秦胸中計畫天下如博塞布子置路歷歷在前亦可見不過僅以禦秦不言所以圖秦

守長山之北秦攻韓魏則楚絕其後齊出銳師以佐之趙涉河漳燕守雲中秦攻齊則楚絕其後韓守成皐魏塞午道趙涉河漳博關燕出銳師以佐之秦攻燕則趙守常山楚軍武關齊涉勃海韓魏出銳師以佐之秦攻趙則韓軍宜陽楚軍武關魏軍河外齊涉渤海燕出銳師以佐之諸侯有先背約者五國共伐之六國從親以擯秦秦必不敢出兵於函谷關以害山東矣如是則覇業成矣趙王曰寡人少年蒞國之日淺未嘗得聞社稷之長計今上客有意存天下安諸侯寡人敬以國從

雄偉之文

樓昉曰此先秦古書也中間兩三節一反一覆一起一伏略加轉換数个字而精神愈出意思愈明無限曲折変態誰謂文章之妙不在

李斯諫逐客書

李斯楚人也西說秦拜為客卿會韓人鄭國來間秦以作注溉渠已而覺秦宗室大臣皆言秦王曰諸侯人來事秦者大抵為其主游間耳請一切逐客李斯亦在逐中斯乃上書

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者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繆公用之。并國二十。遂霸西戎。孝公用商鞅之法。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彊。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彊。惠王用張儀之計。拔三川之地。西并巴蜀。北收上郡。南取漢中。包九夷。制鄢郢。東舉成臯之險。

（旁注：客、客、來之、客、客；求一作來言繆公能招）

虛字助詞
乎

凌約言曰不引前代他國事只以秦之先為言切實動听

割膏腴之壤。遂散六國之從。使之西面事秦。功施到今。昭王得范雎。客卿廢穰侯。太后弟。逐華陽。昭王弟彊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此四君者。皆以客之功。由此觀之。客何負於秦哉。二句截断向使四君却客而不內。疏士而不用。是使國無富利之實。而秦無彊大之名也。開今陛下致崑山之玉。峯重明輕有隨和之寶。垂明月之珠。光如明月服太阿之劍。佩也乘纖離之馬。良馬名建翠鳳之旗。以翠羽為鳳形而飾旗樹靈鼉之鼓。大魚皮可冒鼓此數寶者。與上五者不產于秦相應秦不生一焉。而陛下說之。何也。必秦國之所生。然後可。上是順說此又倒說則是夜光之璧。第一段轉不飾朝廷。犀象之器。不為玩好。而趙國之女。不充後宮。駿馬駃騠不實

董份曰秦王性好侈大故歷以紛華進御声色之美敌其心此善說之術也斯之陰逢迎合二世之欲已兆于此矣

王鏊曰以部虞與鄭衛並說此戰國之習

外廄。江南金錫不為用。西蜀丹青不為采。所以飾宮充下陳（宮充斥後宮列屋）（女色以閒說）娛心意說耳目者必出於秦然後可則是宛珠之簪（以宛地之珠飾簪）傳璣之珥。（以傳璣為耳環）阿縞之衣（齊東阿之繒帛為衣）錦繡之飾（錦繡為緣飾）不進於前。而隨俗雅化（閑雅變化而能隨俗）佳冶窈窕趙女不立於側也。夫擊甕叩缶。彈箏搏髀。而歌呼嗚嗚。快耳目者。真秦之聲也。鄭衛桑間（俱是國之音）韶虞舞象（舜樂　周樂）者異國之樂也。今棄擊甕而就鄭衛。退彈箏而取韶虞。若是者何也。快意當前。適觀而已矣。（與前何異相應）今取人則不然。不問可否。不論曲直。非秦者去。為客者逐。（方正說）然則是所重者在乎色樂珠玉。而所（緊明前）

維大經曰观李斯逐客之書則秦固以客興观齐人松柏之歌則齐人又以客亡客何所不有哉在君所擇耳子思孟子荀卿子順亦嘗時之客也如㳂君之不用何

輕者在乎人民也此非所以跨海內制諸侯之術也臣聞地廣者粟多國大者人衆兵強則士勇是以泰山不讓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擇細流故能就其深王者不却衆庶故能明其德是以地無四方人無異國四時充美鬼神降福此五帝三王之所以無敵也今乃棄黔首以資敵國却賓客以業諸侯（此下俱應逐客爲過之語）（與諸侯立功業）使天下之士退而不敢西向裹足不入秦此所謂藉寇兵而齎盜糧者也夫物不產於秦可寶者多士不產於秦願忠者衆今却客以資敵國損民以益讎內自虛而外樹怨於諸侯求國之無危不可得也

李廷机曰堯禹惟不自適所以能長享天下二世專用天下適已乃欲享天下而無害噫嘻難哉

又曰詆堯禹為不肖人不亡何

李斯諫二世行督責之術

二世問李斯曰吾有私議而有所聞於韓子也曰堯之有天下也堂高三尺采椽（木名即櫟木也）不斵茅茨不翦雖逆旅之宿不勤於此矣冬日鹿裘夏日葛衣粢糲之食藜藿之羹飯土匭（飯器）啜土鉶（飲器）雖監門之養不觳（盡也）於此矣禹鑿龍門通大夏疏九河曲九防決渟水致之海而股無胈脛無毛手足胼胝面目黎黑遂以死於外葬於會稽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然則所貴於有天下者豈欲苦形勞神身處逆旅之宿口食監門之養手持臣虜之作哉此不肖人之所勉也非賢者之所務

待

余有丁曰阿二世意以求容斯之人品可知即此宜族矣

也彼賢人之有天下也專用遺己而已矣此所以貴於有天下也故吾願肆志廣欲長享天下而無害為之柰何李斯乃阿二世意以書對曰夫賢主者必且能全道而行督責之術者也督責之則臣主之分定上下之義明天下賢不肖莫敢不盡力竭任以徇其君矣是故主獨制於天下而無所制也能窮樂之極也賢明之主矣可不察焉故申子曰有天下而不恣睢命之曰以天下為桎梏者無他焉不能督責而顧以其身勞天下之民若堯禹然故謂之桎梏也夫不能脩申韓之明術行督責之道專以天下自適也而

董份曰是非顛倒若斯此書何待高之指鹿而後秦亡也

楊慎曰罰之加焉必也六字文益矯健

徒務苦形勞神以身徇百姓則是黔首之役非畜天下者也何足貴哉夫以人徇已則已貴而人賤以已徇人則已賤而人貴故徇人者賤而人所徇者貴自古及今未有不然者也凡古之所為尊賢者為其貴也而所謂惡不肖者為其賤也而堯禹以身徇天下者也因隨而尊之則亦失所為尊之心矣夫可謂大謬矣謂之桎梏不亦宜乎不能督責之過也故韓子曰慈母有敗子而嚴家無格虜者何也則能罰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棄灰於道者夫棄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罰也彼惟明主為能深督輕罪夫罪輕且

又曰用是故二字復轉一喻渾若天成

督深而況有重罪乎。故民不犯也。是故布帛尋常庸人不釋。鑠金百鎰。盜賊不搏者按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言少也鑠斷作鎔鑠之鑠鑠金新鎔之金也搏取也非庸人之心重。尋常之利深。而盜跖之欲淺也又不以盜跖之行為輕百鎰之重也搏必隨手刑則盜跖不搏百鎰而罰不必行也。則庸人不釋尋常是故城高五丈而樓季魏文侯弟不輕犯也。泰山之高百仞。而跛牂牝羊曰牂牧其上夫樓季也而難五丈之限豈跛牂也而易百仞之高哉峭塹之勢異也索隱曰峭峻也塹平也言峭峻則難登故樓季難五丈之限平塹則易涉故跛牂易泰山之高明主聖王之所以能處久尊位長執重勢。而獨擅天下之利者非有

茅坤曰收上慈母敗子之喻得回顧法便不散漫

三書正相反欲肆志廣欲而督責以鉗臣下此張湯桑弘羊所以相須也斯欲合而一之耶然非其志也

是道也能獨斷而審督責必深罰故天下不敢犯也今不務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敗子也則亦不察於聖人之論矣夫不能行聖人之術則舍為天下役何事哉且夫節儉仁義之人立於朝則荒肆之樂輟矣諫說論理之臣間於側則流漫之志詘矣烈士死節之行顯於世則淫康之虞廢矣明王能外此三者而獨操主術以制聽從之臣而修其明法故生則有尊重之勢死則有賢明之謚也是以明君獨斷故權不在臣也然後能滅仁義之塗掩馳說之口困烈士之行塞聰揜明內獨視聽故能犖然獨行恣睢之心

又收上申韓商君數段

而莫之敢逆若此則可謂明申韓之術脩商君之法法脩術明而天下亂者未之聞也故曰王道約而易操也

雅健之文

陸深曰此文乃策賦之流

胡時化曰楙子厚漁者對智伯倣此體

胡時化曰楊絕所伏微矣扎童子之於蜻蜓公子之

莊辛幸臣論

國策

莊辛謂楚襄王曰君王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專淫逸侈靡矣襄王曰先生老悖乎將以爲楚國妖祥乎莊辛曰臣誠見其必然者也非敢以爲國妖祥也君王卒幸四子者不衰楚國必亡矣臣請避於趙淹留以觀之莊辛去之趙留五月秦果舉鄢郢巫上蔡陳之地襄王流揜於成陽於是使人發騶徵莊辛於趙莊辛曰諾莊辛至襄王曰寡人不能用先生之言今事至於此爲之奈何莊辛對曰

臣聞鄙語曰。見兔而顧犬。未爲晚也。亡羊而補牢（牢閑養之圈）未爲遲也。臣聞昔湯武以百里昌。桀紂以天下亡。今楚國雖小。絕長續短。猶以數千里。豈特百里哉。王獨不見夫蜻蛉（蜓名一名縣根）乎。六足四翼。飛翔乎天地之間。俛

於黃雀射者之於黃鵠物且不免況人乎蔡靈侯之事襄王可鑒矣甚哉幸臣之不可近也

唐順之曰看他下四仞字十仞字百仞字最有分曉皆明其愈高而愈危

啄蚉䖟而食之仰承甘露而飲之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五尺童子方將調飴膠絲（飴米糵所煎調以餌之又施膠於絲以擊之）加己乎四仞之上而下爲螻蟻食也夫蜻蛉其小者也黃雀因是以俯噣（啄）白粒仰栖茂樹鼓翅奮翼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公子王孫左挾彈右攝（掛）丸將加己乎十仞之上以其類爲招晝游乎茂樹夕調乎酸鹹（以為饌）倏忽之間墜於公子之手夫黃雀其小者也黃鵠（水鳥）因是以游乎江海淹乎[illegible]大沼俯噣鰋鯉仰嚙陵衡（水草）奮其六翮而凌清風飄[illegible]搖乎高翔自以爲無患與人無爭也不知夫射[illegible]

意

田藝衡曰其說從小而至大從物而至人從外而及内緩而不驟婉而不觸故能聳聽乃游說之法

鮑彪曰此策天下之善規也襄王雖失之東隅而收

將修其碆盧。（集韻碆可為族盧旅同黑弓也）治其矰繳。（繒弋射矢繳生絲縷）將加己乎百仞之上。被礛磻（礛利也磻以石着維繳也）引微繳。折清風而抎矣。（與隕同）（抎下也如折然）故晝游乎江河。夕調乎鼎鼐。夫黃鵠其小者也。蔡靈侯之事。因是以南游乎高陂。北陵乎巫山。飲茹溪之流。食湘波之魚。左抱幼妾。右擁嬖女。與之馳騁乎高蔡之中。而不以國家為事。不知夫子發方受命乎靈王。繫己以朱絲而見之也。（按招十一年楚子誘蔡侯般殺之於申經傳不書子發蓋使子發召之也）蔡靈侯之事其小者也。君王之事。因是以左州侯。右夏侯。輦從鄢陵君與壽陵君。（輦出則三人從）飯封祿之粟。（所封之祿）而載方府之金。（方四方金）

之桑榆故其季年保境善隣差為無事此策為有力焉

其所貢也與之馳騁乎雲夢之中。而不以天下國家爲事而不知夫穰侯方受命乎秦王。塡黽塞之內。塡兵滿也而投己乎黽塞之外。襄王聞之顏色變作身體戰慄於是乃以執珪而授之為陽陵君與淮北之地

雄偉之文

王維楨曰以買馬起議論與孟子為巨室治璞玉之意同

呂寬曰把連建信君與遺紀姬兩詰之方好說入國事與魏牟尺帛之論若出一口所謂義理人心之所同然者與然此篇尤

客諫趙王親建信君

客見趙王曰。臣聞王之使人買馬也。有之乎。王曰。有之。何故至今不遣。王曰。未得買馬之工也。對曰。王何不遣建信君乎。王曰。建信君有國事。又不知相馬。曰。王何不遣紀姬乎。王曰。紀姬婦人也。不知相馬。對曰。買馬而善。何補於國。買馬而惡。何危於國。然而王之買馬也。必將待工。今治天下。舉錯（用舍皆非）非也。國家為虛戾而社稷不血食。然而王不待工。而與建信君。何也。趙王未之應也。客曰。燕郭之法。有所謂桑雍。王知之乎。（雍癰同桑中有蠹則膏流于外其外猥瑰如人之潰癰然）王曰。未之聞也。所謂桑

竟肆直可喜

田藝衡曰乘醉而求欲得於內而枉外古今皆然故龍陽中流而泣優施半夜而啼溺愛之弊蓋如此

雍者便僻左右之人及夫人優愛孺子也。優饒也言愛之甚此皆能乘王之醉昏而求所欲於王者也是能得之於內則大臣為之枉法於外矣故日月暉於外其賊在於內謹備其所憎而禍在於所愛

無忌諫魏安釐王書

秦與戎翟同俗。有虎狼之心。貪戾好利而無信。不識禮義德行。苟有利焉。不顧親戚兄弟。若禽獸耳。此天下之所識也。非有所施厚積德也。故太后母也。而以憂死。穰侯舅也。功莫大焉。而竟逐之。兩弟無罪。而再奪之國。此於親戚如此。而況於仇讐之國乎。今王與秦共伐韓。而益近秦患。臣甚惑之。而王不識則不明。群臣莫以聞則不忠。今韓氏以一女子奉一弱主按是時秦宣太后趙惠文后齊君王后皆專政韓亦然也故曰以一女子奉一弱主內有大亂。外交強秦。及魏之兵。王以為不亡乎。韓亡。秦有鄭地時鄭亡屬韓。與

許應元曰歷陳秦所不敢以明當時諸侯坐失机會

按秦固有以下直指亡韓之後必首伐魏

大梁鄰王以爲安乎王欲得故地（背長地于韓今欲取之）今負強秦之親王以爲利乎秦非無事之國也韓亡之後必將更事更事必就易與利就易與利必不伐楚與趙矣是何也夫越山踰河絶韓上黨而攻強趙是復得閼與（音遏豫）之事秦必不爲也若道經河內倍（音背）鄴朝歌絶漳滏（音府）水與趙兵決於邯鄲之內是知伯之禍也秦又不敢伐楚道涉山谷行三千里而攻冥阨之塞所行甚遠所攻甚難秦又不爲也若道河外倍大梁右蔡左召陵與楚兵決于陳郊秦又不敢故曰（總上）秦必不伐楚與趙矣（方說彼）又不攻魏與齊矣夫韓亡之後兵出之日非魏無攻已

接異日以下追論魏未亡而魏其困於秦兵如此

秦固有懷茅刑丘城垝津以臨河內河內共汲必危（史記 汲共屬河內）有鄭地得垣雍決滎澤水灌大梁大梁必亡王之使者出過而惡安陵氏於秦（魏王使者出向秦云共伐韓以成過失安陵魏人不屬魏欲攻韓與群臣異故惡之）秦之欲誅之久矣秦葉陽昆陽（二者屬秦）與舞陽鄰聽使者之惡之（隨猶聽也言使者惡安陵氏秦聽秦亡安陵氏）隨安陵氏而亡之繞舞陽之北以東臨許南國必危（韓在魏南）國無害已夫憎韓不愛安陵氏可也夫不患秦之不愛南國非也異日秦在河西晉國去梁千里有河山以闌之有周韓以間之從林鄉軍（自秦伐林鄉以）以至於今秦七攻魏五入囿中邊城盡拔文臺墮垂都焚林木伐麋鹿盡而國繼以圍又長驅梁北東至

枝異日以下直說韓亡則魏受秦之禍必烈

枝是故臣願以下總說從楚趙以存韓為利

陶衛之郊北至平監所亡於秦者山南山北河外河內大縣數十名都數百秦乃在河西晉去梁千里而禍若是矣又況於使秦無韓有鄭地無河山而闌之無周韓以閒之去大梁百里禍必由此矣異日者從之不成也（句法奇）楚魏疑而韓不可得也今韓受兵三年秦橈之以講識亡不聽投質於趙請爲天下鴈行頓刃（鴈行言以次進也）楚趙必集兵皆識秦之欲無窮也非盡亾天下之國而臣海內必不休矣是故臣願以從事王王速受楚趙之約趙挾韓之質以存韓而求故地韓必效之（致也）此士民不勞而故地得其功多於與秦共伐

許應元曰德魏愛魏重魏畏魏必不敢反魏便有恒吃緊皆之勢而語句甚奇

韓而又與強秦鄰之禍也夫存韓安魏而利天下此亦王之天時已通韓上黨於共寧使道已通出入賦之是魏重質韓以其上黨也今有其賦足以富國韓必德魏愛魏重魏畏魏韓必不敢反魏是韓則魏之縣也魏得韓以為縣衛大梁河外必安矣今不存韓二周安陵必危楚趙大破衛齊甚畏天下西鄉而馳秦入朝而為臣不久矣

雄偉之文

余有丁曰觀此詞當不是楚之恒人惜失其姓失

以喻下文秦趙等十三國故云六双

俞思學曰本怨齊而先發之以樂者欲言

楚人以弋說頃襄王　國策

楚人有好以弱弓微繳加歸鴈之上者。頃襄王聞召而問之。對曰。小臣之好（好字與后樂字相應）射鶀鴈羅鸗。小矢之發也。何足為大王道也。且稱楚之大。因大王之賢。所弋非直此也。昔者三王以弋道德。五霸以弋戰國。故秦魏燕趙者鶀鴈也。齊魯韓衛者青首也。鄒費郯邳者羅鸗也（鶀音其小鴈也鸗音龍野鳥名又小鳧有青首者）外其餘則不足射者。見鳥六雙。以王何取。王何不以聖人為弓。以勇士為繳。時張而射之。此六雙者可得而囊載也。其樂非特朝夕之樂也。其獲非特鳧鴈之實也。王朝張弓而射魏

之售而以此投之也

董份曰一發之樂再發之樂歆動襄王楚人之計巧矣

之大梁之南加其右臂而徑屬之於韓則中國之路絕而上蔡之郡壞矣還射圉之東解魏左肘而外擊定陶則魏之東外棄而大宋方與二郡者舉矣且魏斷二臂顛越矣膺擊郯國大梁可得而有也王繒繳蘭臺飲馬西河定魏大梁此一發之樂也若王之於弋誠好而不厭則出寶弓碆新繳射噣鳥於東海還蓋長城以為防噣謂大鳥之有鉤喙者以比齊也環謂遶也蓋覆也言射者環遶蓋覆使無飛走之路因以長城為防也朝射東莒夕發浿丘夜加即墨顧據午道顧反也午道當在齊西界一從一橫為午道也則長城之東收而泰山之北舉矣西結境於趙而北達於燕三國布翄音翅則從

余有丁曰篇中曰可得而有曰可一旦而盡曰可得而復有曰可得而一文勢前後錯綜易諸國者正所以難秦也俞思學曰至此獨言秦而五国在所略以當時所忌

不待約而可成也北遊目於燕之遼東而南登望於越之會稽此再發之樂也若夫泗上十二諸侯左縈而右拂之可一旦而盡也今秦破韓以為長憂得列城而不敢守也伐魏而無功擊趙顧（反也）病則秦魏之勇力屈矣楚之故地漢中析酈可得而復有也王出寶弓碆新徼涉鄳（盧邑）塞而待秦之倦也山東河內可得而一也勞民休衆南面稱王矣故曰秦為大鳥負海內而處東面而立左臂據趙之西南右臂傅楚鄢郢膺擊韓魏垂頭中國處既形便勢有地利奮翼鼓翅方三千里則秦未可得獨招而夜射也（欲以激怒襄王故對以此言）

惟秦耳襄
王能不慎
而止哉

王因召與語復以懷王客死於秦激之
於是襄王遣使諸侯復為從欲以伐秦

雄偉之文

唐順之曰安陵以色事人而江乙教之以死固寵俱卑卑無足道者特其文字蒼古自足入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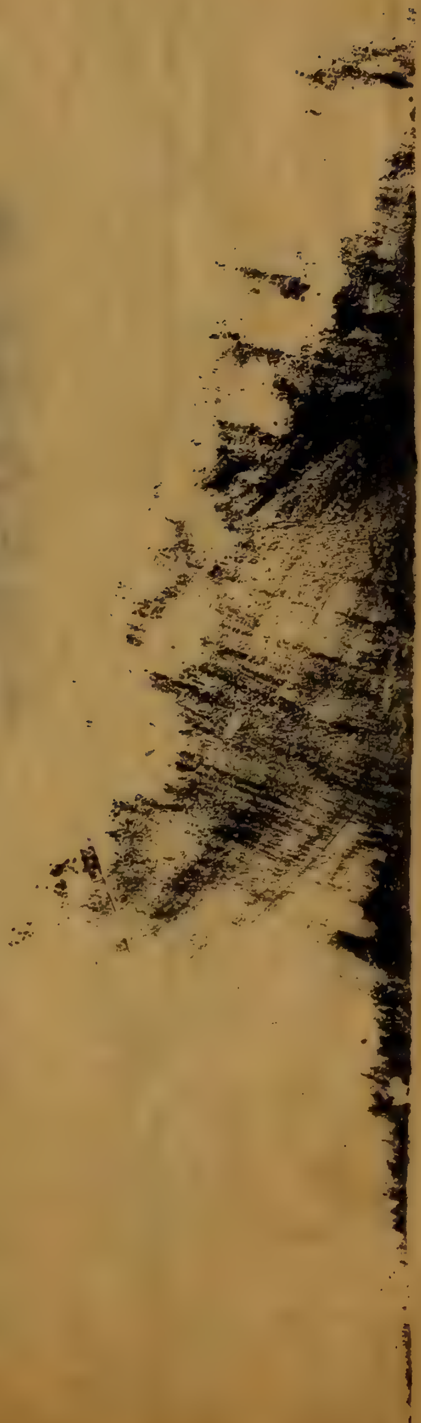
江乙說安陵君

江乙說於安陵君。名壇失其姓楚之幸臣曰君無咫尺之功骨肉之親處尊位受厚祿一國之衆見君莫不斂衽而拜撫委而服撫物委物必下其手皆卑下意何以也曰王過舉以色言諂以色見舉不然無以至此。江乙曰以財交者財盡而交絕以色交者華落而愛渝華英華渝變也是以嬖色不敝席嬖賤而幸者席不及敝而愛弛寵臣不避軒避猶退軒曲輈藩車也車敝退去今不及然今君擅楚國之勢而無以自結於王竊為君危之安陵君曰然則奈何願君必請從死以身為殉此乙辭如是必長得重於楚國曰謹受令三年而弗言江乙復

見曰臣所為君道至今未効君不用臣之計臣請不敢復見矣安陵君曰不敢忘先生之言未得間也於是楚王游於雲夢結駟千乘旌旗蔽天野火之起也若雲蜺也虹兕虎嗥之聲若雷霆有狂兕𧺝元作牂車依輪而至王親引弓而射一發而殪王抽旃旄而抑兕首仰天而笑曰樂矣今日之游也寡人萬歲千秋之後誰與樂此矣問安陵與誰安陵君泣數行下而進曰臣入則編席編次簡也言與王相次如之出則陪乘陪重乘也毋言二人同車大王萬歲千秋之後願得以身試黃泉蓐螻蟻願為蓐以辟二物蓐陳草也又何如得此樂而樂之王大說乃封壇為安

陵君君子聞之曰江乙可謂善謀安陵君可謂知時矣

俞思學評楚王樂極而悲遂有共生共死之言安陵果而投之宜足以自固矣雖江乙之善謀亦安陵之迎機扎



貨殖公行之文

蘇軾曰范蠡知勾踐可與共患難則為之滅吳以致其功知其不可與同安樂則弃之浮五湖如去仇讎足以君臣免於惡名可不謂賢

范蠡避地居陶。附陶朱公中男殺人始末

范蠡事越王勾踐。既苦身戮力。與勾踐深謀二十餘年。竟滅吳。報會稽之恥。北渡兵於淮以臨齊晉。號令中國。以尊周室。勾踐以霸。而范蠡稱上將軍。還反國。范蠡以為大名之下。難以久居。且勾踐為人可與同患。難與處安。為書辭勾踐曰。臣聞主憂臣勞。主辱臣死。昔日君王辱於會稽。所以不死。為此事也。今既以雪恥。臣請從會稽之誅。勾踐曰。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將加誅於子。范蠡曰。君行令。臣行意。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於

批

是勾踐表會稽山以為范蠡奉邑范蠡浮海出齊變姓名自謂鴟夷子皮（鴟夷革囊吳王殺子胥而盛以鴟夷今蠡自以有罪故為號也）耕於海畔苦身戮力父子治產居無幾何致產數千萬齊人聞其賢以為相范蠡喟然嘆曰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乃歸相印盡散其財以分與知友鄉黨而懷其重寶閒行以去止於陶（今定陶）以為此天下之中交易有無之路通為生可以致富矣於是自謂陶朱公復要約父子耕畜廢居（按廢居謂有所廢有所居言乘時射利也）候時轉物逐什一之利居無何則致貲累巨萬天下稱陶朱公朱公居陶生

少子。少子及壯。而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曰。殺人而死職也。然吾聞千金之子不死於市。告其少子往視之。乃裝黃金千鎰置褐器中。載以一牛車。且遣其少子。朱公長男固請欲行。朱公不聽。長男曰。家有長子曰家督。今弟有罪。大人不遣。乃遣少弟。是吾不肖。欲自殺。其母為言曰。今遣少子。未必能生中子也而先空亡長男。奈何。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為一封書。遺故所善莊生。曰。至則進千金於莊生所。聽其所為。慎無與爭事。長男既行。亦自私齎數百金。至楚。莊生家負郭。披藜藋到門。居甚貧。然長男發書進千金

茅坤曰夫莊生非素善陶朱公者弍一旦以千金故羞為兒子所賣竟内其少子於死地語曰大德不恤小節莊生其罔聞此義乎

如其父言。莊生曰。可疾去矣。慎勿留。即弟出。勿問所以然。長男既去。不過莊生。而私留。以其私齎獻遺楚國貴人用事者。莊生雖居窮閻。然以廉直聞於國。自楚王以下。皆師尊之。及朱公進金。非有意受也。欲以成事後復歸之。以為信耳。故金至。謂其婦曰。此朱公之金。有如病不宿誡。後復歸。勿動。按謂婦有如病不宿而死誡後人此金欲復歸朱公勿動也而朱公長男不知其意。以為殊無短長也。莊生閒時入見楚王。言某星宿某。此則害於楚。楚王素信莊生。曰。今為奈何。莊生曰。獨以德為可以除之。楚王曰。生休矣。寡人將行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錢

丘穎曰此見朱公長男愛金疑莊生處以召殺弟之禍果如朱公上文所料云

之府。楚貴人驚告朱公長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錢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朱公長男以為赦弟固當出也重千金虛棄莊生無所為也乃復見莊生。莊生驚曰若不去邪。長男曰固未也初為事弟。弟今議自赦。故辭生去。莊生知其意欲復得其金。曰若自入室取金。長男即自入室取金持去。獨自歡幸。莊生羞為兒子所賣。乃入見楚王曰。臣前言某星事。王言欲以修德報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殺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錢賂王左右。故王非能恤楚國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

曰寡人雖不德耳柰何出朱公之子故而施惠乎令論殺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朱公長男竟持其弟喪歸（遣長子而行相應照）至其母及邑人盡哀之惟朱公獨笑曰吾固知必（此與上文不欸）殺其弟也彼非不愛其弟顧有所不能忍者也是少與我俱見苦為生難（應前父子治産）故重棄財至如少弟者生而見我富乘堅驅良逐狡兔豈知財所從來故輕去之非所惜吝前日吾所為欲遣少子固為其能棄財故也而長者不能故卒以殺其弟事之理也無足悲者吾日夜固以望其喪之來也（與長歸相顧）故范蠡三徙（總結）成名於天下非苟去而已所止必成名卒老死於陶故世傳曰陶朱公（應前）

雄偉之文

李廷机曰教子叛父臣叛君不可以訓西山已有定評矣

魯仲連遺燕將書

齊田單以即墨破燕殺騎劫初燕將攻下聊城人或說之燕將懼誅遂保聊城不下魯連乃為書約之矢以射城中遺燕將

吾聞之智者不倍時而棄利勇士不怯死而滅名忠臣不先身而後君今公行一朝之忿不顧燕王之無臣非忠也殺身亡聊城而威不信於齊非勇也功廢名滅後世無稱非智也故智者不再計勇士不怯死今死生榮辱尊卑貴賤此其一時也願公之詳計而無與俗同也且楚攻南陽魏攻平陸齊無南面之心言齊無南面攻楚魏之心以為亡南陽之害不若得濟北之利濟北

董份曰太言齊雖弃南陽斷右壤尚必攻聊城今楚魏旣退則齊無事可益專意而攻聊城必不能支矣其文參錯意深人不易辨

即聊城地故定計而堅守之。今秦人下兵明秦之必攻魏不敢東而橫秦之勢合此時秦與齊和故曰橫秦之勢合則楚國之形危且棄南陽。斷右壤。即平陸存濟北謂棄絕楚魏之所攻而不救志在攻聊城定濟北也計必為之。今楚魏交退明燕之絕救燕救不至齊無天下言天下無謀齊者之規與聊城共據期年之敝。即臣見公之不能得也。齊必決之於聊城。公無再計。彼燕國大亂。君臣過計。上下迷惑。栗腹以十萬之衆五折於外。萬乘之國被圍於趙。壤削主困為天下戮笑。公聞之乎。今燕王方寒心獨立。大臣不足恃。國敝禍多。民無所歸心。今公又以推聊城之守之得聊城之民距全齊之兵。期年不解。是墨翟之守也。如墨翟守宋郤

何景明曰此下云云皆誘惑燕將之辞非事實也

俞思學曰除燕之説特令起東游於齊心耳恐其未知所處冉把篡恡辱三字反前忠勇智三字而引管

楚軍食人炊骨士無反北之心是孫臏吳起之兵也如孫吳能撫士卒士卒無二心能已見於天下矣故為說之歸燕公計不如罷兵休士全車甲歸報燕王燕王必喜士民見公如見父母交游攘臂而議於世功業可明矣上輔孤主以制群臣下養百姓以資說士矯國革俗於天下欲令燕將歸燕矯正國事更革弊俗功名可立也意者開之除齊亦捐燕棄世東游於齊乎請裂地定封富比陶衛魏冉封陶商鞅封衛世世稱寡與齊久存此亦一計也二者顯名厚實也願公熟計而審處一也且吾聞效小節者不能行大威惡小耻者不能立榮名昔管仲射桓公中鉤篡也遺公子糾而不

仲曹沫因敗為功之事以諷之

董份曰此以管子曹子感動燕將處何等激切

能死怯也束縛桎梏辱身也此三行者鄉里不通也世主不臣也使管仲終窮抑幽囚而不出慙恥而不見窮年沒壽則亦名不免為辱人賤行矣臧獲且羞與之同名矣荊淮海岱之閒罵奴曰臧罵婢曰獲況世俗乎故管子不恥身在縲紲之中而恥天下之不治不恥不死公子糾而恥威之不信於諸侯故兼三行之過而為五霸首正義曰齊桓最初得周襄王賜文武胙彤弓矢大輅故為五伯首名高天下光燭鄰國曹子為魯將三戰三北而亡地五百里鄉使曹子計不反顧議不旋踵刎頸而死則亦名不免為敗軍禽將矣曹子棄三北之恥而退與魯君計桓公朝

張洲曰曹連誘燕將捐燕歸齊以成功立名故歷上以名字敘之看來尚是戰國風声氣習

天下會諸侯曹子以一劍之任刼桓公於壇坫之上顏色不變辭氣不悖三戰之所亡一朝而復之天下震動諸侯驚駭威加吳越若此二士者非不能行小節行小恥也以為殺身亡軀絕世滅後功名不立非智也故去感忿之怨立終身之名棄忿悁之節定累世之功是以業與三王爭流而名與天壤相散也願公擇一而行之燕將得書泣三日猶豫不決欲歸燕恐誅欲降齊恐已降而後見辱喟然嘆曰與人刃我寧自刃乃自殺聊城亂田单遂屠聊城

雄偉之文

王鏊曰燕王以不用樂閒致使入趙其過本自不容掩此書首尾略見自罪然其大意專在責閒自責者特為責閒發端耳何以使閒終不怨也

燕王喜遺樂閒書

寡人不佞不能奉順君意。故君捐國而去。則寡人之不肖明矣。敢端其願。端猶專也願欲復用之而君不肯聽。故使使者陳愚意。君試論之。語曰。仁不輕絕。智不輕怨。君之於先王也。世之所明知也。寡人望有邪。則君掩蓋之。有非而蔽覆之王喜所望也不虞君之明罪之也。虞猶啚也望有過則君教誨之。不虞君之明棄之也。且寡人之罪。國人莫不知。天下莫不聞。君微出明怨。言閒雖無出之趙以明有怨於我人亦知之以棄寡人。寡人必有罪矣。雖然。恐君之未盡厚也。諺曰。不毀人以自益。仁者不危人以要名。故掩人

汪道昆曰寡人雖不肖以下一邊自解一边責閒洗發明辨以誨謂口

之邪者厚人之行也救人之過者仁者之道也世有揜寡人之邪救寡人之過非君孰望之今君厚受位於先王以成尊輕棄寡人以快心則揜邪救過難得於君矣且世有薄而故厚施世雖薄我我反厚施之行有失而故惠用有過失當棄反順用之今使寡人任負也不肖之罪而君有失厚之累於為君擇之也擇其所處國之有封疆家之有垣墻所以合好揜惡也室不能相和出語隣家未為通計也怨惡不見而明棄之未為盡厚也寡人雖不肖乎不如殷紂之亂也君雖不得意乎未如商家箕子之累也然則不內蓋寡人而明怨于外恐其適

汪道昆曰岳飛墳在西江上迄今樹枝猶南向夫飛死於非罪猶且不忘睠顧惟豢不容絕耳視間何如人弒此書責之不為不是

足以傷於高而薄於行也非然也苟可以明君之惑成君之高雖任惡名不難受也本欲以為明寡人之薄而君不得厚揚寡人之辱而君不得榮此一舉而兩失也義者不虧人以自益況傷人以自損乎君無以寡人不肖累往事之美昔者柳下惠吏於魯三黜而不去或謂之曰可以去柳下惠曰苟與人之異惡往而不黜乎猶且黜乎寧於故國爾柳下惠不以三黜自累故前業不忘不以去為心故遠近無議今寡人之罪國人未知而議寡人者徧天下語曰論不脩心議不累物仁不輕絕智不簡功簡棄大功者輟也

（旁批：句法　婉曲　辞自新　弃也）

鮑彪曰燕王喜之過在於復諫伐趙於其間未見其有可絕之處而能悔如此礼不云乎其嗟也可去其謝也可食何間絕之深也

輕絕厚利者怨也。輟而棄之怨而累之。宜在遠者遠踈之臣不望之於君。今以寡人無罪。君豈怨之乎。願君捐怨。追惟先王。復以教寡人意度也君曰。余且慝曰待以不善之心心以成而過。不顧先王以明而惡使進不倚功退不改過君之所揣也。唯君圖之。此寡人之愚意也。敬以書謁之

出處燕王喜伐趙令栗腹以四十萬攻鄗使慶秦以二十萬攻代趙使廉頗以八萬遇栗腹於鄗使樂乘以五萬遇慶秦於代燕人大敗樂間入趙燕王以書且謝焉云云樂間果怨不用其計二人卒留趙不報

雄偉之文

李廷棁曰毅此書情真意到安得不動蒯通主父偃之泣成功立名是一篇主

樂毅報燕惠王書　國策

樂毅本魏人燕昭王屈身下士毅臣事之昭王子惠王立與毅有隙毅西降趙後惠王悔之使人語毅乃報以書謝之

臣不佞不能奉承王命以順左右之心恐傷先王之明有害足下之義（無罪而殺毅非義也）故遁逃走趙今足下使人數之以罪臣恐侍御者（不敢斥言王故托之侍御）不察先王之所以畜幸（畜養愛幸）臣之理又不白臣之所以事先王之心故敢以書對臣聞賢聖之君不以祿私親其功多者賞之其能當者處之故察能而授官者成功之君也論行而結交者立名之士也（應論行而結交句）臣竊觀先王之舉也見有

意

鄒守益曰毅此書自陳其功罪意思委曲而詞氣謙遜實得奏書之体

毅不歸功于已而托以天之道先王之灵最是婉曲

高世主之心。故假節於魏。以身得察於燕。先王過舉厠之賓客之中。立之群臣之上。不謀父兄。以爲亞卿（應察能而授官句）臣竊不自知。自以爲奉令承教。可幸無罪。故受令而不辭。先王命之曰。我有積怨深怒於齊。不量輕弱而欲以齊爲事。臣曰。夫齊霸國之餘業。而最勝之遺事也。練於兵甲。習於戰攻。王若欲伐之。必與天下圖之。與天下圖之。莫若結於趙。且又淮北宋地。楚魏之所欲也。趙若許而約四國攻之。齊可大破也。先王以爲然。具符節。南使臣於趙。顧反命（應上受令不辭）起兵擊齊。以天之道先王之靈。河北之地。隨先王而舉之濟上。濟上之軍

董份曰言先王之功大隱然自明

受命擊齊。大敗齊人。輕卒銳兵。長驅至國。齊王遁而走莒。僅以身免。珠玉財寶。車甲珍器。盡收入於燕。齊器設於寧臺。寧臺燕臺。大呂陳於元英。大呂齊鍾名元英燕殿名故鼎反乎磨室。齊伐燕燕鼎前輸於齊今反入於磨室薊丘之植。植於汶篁。竹田曰篁謂燕之彊界移於齊之汶水自五霸以來。功未有及先王者也。先王以為慊於志。故裂地而封之。使得比小國諸侯。臣竊不自知。自以為奉命承教。可幸無罪。是以受命不辭。臣聞賢聖之君。接上成功之處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蚤知之士。名成而不毀。故稱於後世。若先王之報怨雪恥。夷萬乘之彊國。收八百歲之蓄積。及至棄群臣之

董份曰慎庶孽者見不宜信左右言萌隷者見大將左不宜輕

楊慎曰引子胥段悽惋感惻所謂長歌之悲過於慟哭

末結己所以通書之意以應篇首

曰餘教未衰執政任事之臣修法令慎庶孽施及乎萌隷(氓同)皆可以教後世臣聞之善作者不必善成善始者不必善終昔伍子胥說聽於闔閭而吳王遠迹至郢夫差弗是也賜之鴟夷而浮之江吳王(暗指惠王)不寤先論之可以立功故沈子胥而不悔子胥不蚤見之不同量(暗揣已)是以至于入江而不化夫免身立功以明先王之迹臣之上計也離毀辱之誹謗墮先王之名臣之所大恐也臨不測之罪以幸爲利義之所不敢出也(即所謂果燕之敢者)臣聞古之君子交絶不出惡聲忠臣去國不潔其名臣雖不佞數奉教於君子矣恐侍御者之親左右之說

不察疏遠之行故敢獻書以聞唯君王之留意焉

李廷機評觀奉教于君子句則知所以學必有自來

董　份評此苛語見先王之政可以世守不宜礿死
而遂背之易將更令以自取敗也

雄偉之文

鮑彪曰武靈之志欲得中山胡地而已乃舉國而夷甚矣其不

趙武靈王欲胡服騎射　國策

王(靈)北畧中山之地至於房子遂之代北至無窮西至河登黄華(山名)之上召樓緩謀曰我先王因世之變以長南藩之地屬阻障滏之險立長城又取藺郭狼敗林(林胡)人於荏而功未遂今中山在我腹心北有燕東有胡西有林胡樓煩秦韓之邊而無彊兵之救是亡社稷柰何夫有高世之名必有遺俗之累吾欲胡服樓緩曰善群臣皆不欲於是(一作穷)肥義侍王曰簡襄(兩趙王)主(眼目)之烈計胡翟之利為人臣者寵有孝弟長幼順明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此兩者臣之分也今吾欲繼襄主之

譏於輕重大小之差也且其所稱及古之說皆鉤金輿羽之類古所謂以辨言亂舊政者也何足取哉

跡開於胡翟之鄉而卒世不見也（卒世猶舉世）爲敵弱（王義曰我爲胡服敵人必困弱也）用力少而功多可以毋盡百姓之勞而序往古之勳（往古指簡襄）夫有高世之功者負遺俗之累有獨智之慮者任驁民之怨（驁民隱逆敖慢之民）今吾將胡服騎射以教百姓而世必議寡人柰何肥義曰臣聞疑事無功疑行無名王既定負遺俗之慮殆無顧天下之議矣夫論至德者不和於俗成大功者不謀於衆昔者舜舞有苗禹袒裸國非以養欲而樂志也務以論德而約功也愚者闇成事智者覩未形則王何疑焉王曰吾不疑胡服也吾恐天下笑我也狂夫之

康海曰胡服則非而言則是其言或非而文則佳

王常曰行政先信於貴所謂法行自近始也

樂智者哀焉愚者所笑賢者察焉世有順我者胡服之功未可知也雖驅世以笑我胡地中山吾必有之於是遂胡服矣使王緤告公子成曰寡人胡服將以朝也亦欲叔服之家聽於親而國聽於君古今之公行也子不反親臣不逆君兄弟（一作先王）之通義也今寡人作教易服而叔不服吾恐天下議之也制國有常利民爲本從政有經令行爲上明德先論於賤而行政先信於貴今胡服之意非以養欲而樂志也事有所止而功有所出（止至也出成也）事成功立然後善也今寡人恐叔之逆從政之經以輔叔之議且寡人聞之事利國

康海曰自辛国至行也似周官大司徒文

田蓺衡曰連用八也字戰国文字至此一變

者行無邪因貴戚者名不累故願慕公叔之義以成胡服之功使緤謁之叔請服焉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固聞王之胡服也臣不佞寢疾未能趨走以滋進也王命之臣敢對因竭其愚忠曰臣聞中國者蓋聰明徇智之所居也萬物財用之所聚也賢聖之所教也仁義之所施也詩書禮樂之所用也異敏技能之所試也遠方之所觀赴也蠻夷之所義行也（以中国為有义能行）今王舍此而襲遠方之服變古之教易古之道逆人之心而佛學者離中國故臣願王圖之也使者以報王曰吾固聞叔之疾也我將自往請之王遂往之公子成家

汪道昆曰武靈之論幾於慎諫碩其志意信非尋常可測反覆剴切語語奪人

董份曰儒者一師宜俗之同也中国同礼宜教之合

因自請之曰夫服者所以便用也禮者所以便事也聖人觀鄉而順宜因事而制禮所以利其民而厚其國也夫翦髮文身錯臂左衽（索隱曰錯臂亦文身謂以丹青錯畫其臂）甌越之民也黑齒雕題（劉逵曰以草染齒用白作黑鄭玄曰雕題謂刻其肌以丹青涅）之郄冠秫絀（秫絀言其女功鍼縷之麤拙也）大吳之國也故禮服莫同其便一也鄉異而用變事異而禮易是以聖人果可以利其國不一其用果可以便其事不同其禮儒者一師而俗異中國同禮而教離況於山谷之便乎故去就之變智者不能一遠近之服聖賢不能同窮鄉多異曲學多辯不知而不疑異於己而不非者公

也然禮異而教離則禮不足恃而治無常法也

焉。而衆求盡善也。今叔之所言者俗也。吾所言者所以制俗也。吾國東有河薄洛之水（薄洛津名）與齊中山同之（齊與中山相親中山趙共薄洛水）無舟楫之用。自常山以至代上黨。東有燕東胡之境。而西有樓煩秦韓之邊。今無騎射之備。故寡人無舟楫之用。夾水居之民。將何以守河薄洛之水。變服騎射。以備燕三胡秦韓之邊。（三胡林胡樓煩東胡）且昔者簡主不塞晉陽。以及上黨。而襄主并戎取代。以攘諸胡。此愚智所明也。先時中山負齊之彊兵。侵暴吾地。係累吾民。引水圍鄗。微社稷之神靈。則鄗幾於不守也。先王醜之。而怨未能報也。今騎射之

李定机曰騎射之俗三句此武灵王变胡服本意

王世貞曰趙武灵胡夏服而強魏孝文夏胡服而弱雖然寧為此不為彼也君子謂武灵之不善求強也

備近可以便上黨之形而遠可以報中山之怨而叔順中國之俗以逆簡襄之意惡變服之名以亡鄗事之醜非寡人之所望也公子成再拜稽首曰臣愚不達於王之義敢道世俗之聞臣之罪也今王將繼簡襄之意以順先王之志臣敢不聽命乎再拜稽首乃賜胡服明日服而朝於是始出胡服令也趙文趙造周祒(音紹)趙俊皆諫止王毋胡服如故法便王曰先王不同俗何古之法帝王不相襲何禮之循虙戲神農教而不誅黄帝堯舜誅而不怒及至三王隨時制法因事制禮法度制令各順其宜衣服器械各便其用故

丘之、禍天實報之以悖倫夫

錢福曰商君傳與此多同然商君傳文法奇而簡此文錯以他語奇而肆可以參觀

禮也。不必一道。而便國不必古。聖人之興也。不相襲而王。夏殷之衰也。不易禮而滅。然則反古未可非。而循禮未足多也。且服奇者志淫。則是鄒魯無奇行也。鄒魯好長纓是奇服也而有孔門顔冉之儒豈無奇行執俗辟者民易。則是吳越無秀士也。風俗僻處山谷而人皆改易不通大化則是吳越無秀士何得有延州来及大夫種之禹且聖人利身謂之服。便事謂之禮。夫進退之節。衣服之制者。所以齊常民也。非所以論賢者也。故齊民與俗流。賢者與變俱。故諺曰。以書御者。不盡馬之情以古制今者。不達事之變。循法之功。不足以高世。法古之學。不足以制今。子不及也。遂胡服騎射。

四卷終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五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右侍郎九我李廷機　編纂

賜進士及第出身內閣大學士瑤泉申時行　勘閱

賜進士及第出身禮部左侍郎養淳朱國祚　校刊

閩建邑書林文台余象斗　繡梓

內集　　敘次之文

敘次文引

漢西司馬尤推子長周游歷覽發為文章或英而儒。或奇而雄。或憤而激。或翺而翔。其品列如畫工之圖山川名物無不肖象。選序次文第四。

孔子世家　計十段

丘濬曰方漢武時孔子尚未有追尊號而太史公逆知其必有褒崇之典遂為之立世家誰謂太史公為不知孔子哉

孔子生魯昌平鄉陬邑。其先宋人也。曰孔防叔。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紇。紇與顏氏女野合而生孔子。家語云梁紇娶魯之施氏生九女其妾生孟皮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顏氏徵在從父命為婚其文甚明今此云野合者蓋謂梁紇老而徵在少非當壯室初笄之禮故云野合禱於尼丘得孔子。魯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頂音烏圩頂中低而四傍高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丘生而叔梁紇死。葬於防山。防山在魯東。由是孔子疑其父墓處。母諱之也。謂孔子少孤不的知父墳處非謂不知其營地徵在笄年適于梁紇無幾而老死是少寡蓋以為嫌不從送葬故不知墳處遂不告耳非諱之也孔子為兒嬉戲。常陳俎豆。設禮容。孔子母死。乃殯五父之衢。權厝曰殯蓋其慎也。

篇首凡曰生孔子得孔子又曰孔子生又曰姓孔氏詳悉諄復不厭其煩者有戀慕鄭重之意亦太史公弄巧處

聊人輓父之母誨孔子父墓然後往合葬於防焉魯南宮敬叔言魯君曰請與孔子適周魯君與之一乘車兩馬一豎子俱適周問禮蓋見老子云辭去而老子送之曰吾聞富貴者送人以財仁人者送人以言吾不能富貴竊仁人之號送子以言曰聰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議仁者也博辯廣大危其身者發人之惡者也為人子者毋以有已為人臣者毋以有已孔子自周反於魯弟子稍益進焉是時也晉平公淫六卿擅權東伐諸侯楚靈王兵彊陵轢中國齊大而近於魯魯小弱附於楚則晉怒附於晉則楚來伐不

茅瓚曰孔子世家以魯紀年盖以孔子魯人也且亦作春秋之意

備於齊。齊師侵魯。魯昭公之二十年。而孔子葢年三十矣。齊景公與晏嬰來適魯。景公問孔子曰。昔秦穆公國小處辟。其霸何也。對曰。秦國雖小。其志大。處雖辟。行中正。身舉五羖。爵之大夫。起纍紲之中。與語三日。授之以政。以此取之。雖王可也。其霸小矣。景公說

孔子年三十五。而季平子與郈昭伯以鬬雞。故得罪魯昭公。昭公率師擊平子。按左氏季郈之雞鬬季氏以膠沙播其羽郈氏以金為其雞距季平子怒遂與郈昭伯有隙昭伯因勸昭公攻季氏平子與孟氏叔孫氏三家共攻昭公。昭公師敗。奔於齊。齊處昭公乾侯邑名。其後頃之。魯亂。孔子適齊。

司馬光曰晏嬰忠信以有禮愛君而樂善於晉悅叔向於鄭悅子產於吳悅季札豈以孔子獨不知而毀乎

景公他日又復問政於孔子孔子曰政在節財景公說將欲以尼谿田封孔子晏嬰進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軌法倨傲自順不可以為下崇喪遂哀破產厚葬不可以為俗游說乞貸不可以為國自大賢之息周室既衰禮樂缺有間今孔子盛容飾繁登降之禮趨詳之節累世不能殫其學當年不能究其禮君欲用之以移齊俗非所以先細民也後景公敬見孔子不問其禮

定公以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宰為司空由司空為大司寇定公十年春及齊平（和也）夏齊

茅坤曰三個具字挺點孔子之有武備處

胡定曰夾谷之會齊人目中無魯矣吾孔

大夫黎鉏言於景公曰魯用孔丘其勢危齊乃使使告魯為好會會於夾谷魯定公且以乘車好往孔子攝相事曰臣聞有文事者必有武備有武事者必有文備古者諸侯出疆必具官以從請具左右司馬定公曰諾具左右司馬會齊侯夾谷為壇位土階三等以會遇之禮相見揖讓而登獻酬之禮畢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四方之樂景公曰諾於是旍旄羽袚袚謂舞者所執矛戟劍撥音伐撥謂大楯鼓噪而至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舉袂而言曰吾兩君為好會夷狄之樂何為於此請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則左右視晏子

子立折其驕靡却萊夷戮其侏儒歸我汶陽田此豈無不戰而屈人者乎故曰有文事者必有武備聖人乎折衝樽俎之間豈以倉卒處喝幸哉

與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頃齊有司趨而進曰請奏宮中之樂景公曰諾優倡侏儒為戲而前孔子趨而進歷階而登不盡一等曰匹夫而熒惑諸侯者罪當誅請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異處景公懼而動知義不若歸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魯以君子之道輔其君而子獨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於魯君為之柰何有司進對曰君子有過則謝以質小人有過則謝以文君若悼之則謝以實於是齊侯乃歸所侵魯之鄆汶陽龜陰之田以謝過

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攝相事有

胡定曰孔子用於魯已不便於桓子矣至攝相事誅正卯桓子盖有寒心焉計欲去孔子而無繇適齊有女樂之饋故語定公為周道游以往观娱樂使之必受其意常

喜色。門人曰。聞君子禍至不懼。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樂其以貴下人乎。於是誅魯大夫亂政者少正卯。與聞國政三月。粥羔豚者弗飾賈。男女行者別於塗。塗不拾遺。四方之客至乎邑者。不求有司皆予之以歸。齊人聞而懼曰。孔子為政必霸。霸則吾地近焉。我之為先并矣。盍致地焉。犂鉏曰。請先嘗沮之。沮之而不可則致地。庸遲乎。於是選齊國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樂。舞曲名文馬三十駟。遺魯君。陳女樂文馬於魯城南高門外。季桓子微服往觀再三。將受。乃語魯君為周道游。請魯君周徧道路游行因出觀齊之女樂

在孔子也立心亦陰險矣

觀罪我以群婢之句則季桓之奸計不逭真情吐露

往觀終日怠於政事子路曰夫子可以行矣孔子曰魯今且郊如致膰乎大夫則吾猶可以止桓子卒受齊女樂三日不聽政郊又不致膰俎於大夫孔子遂行宿乎屯（地名）而師已送曰夫子則非罪孔子曰吾歌可夫歌曰彼婦之口可以出走彼婦之謁可以死敗蓋優哉游哉維以卒歲師已反桓子曰孔子亦何言師已以實告桓子喟然歎曰夫子罪我以群婢故也夫孔子學鼓琴師襄子十日不進師襄子曰可以益矣孔子曰丘已習其曲矣未得其數也有間曰已得其數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志也有間曰已習其

胡定曰孛琴師襄傳記之矣乃謂又之見有人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襄辟席再拜

志可以益矣孔子曰丘未得其為人也有間曰有所穆然深思焉有所怡焉高望而遠志焉曰丘得其為人黯然而黑幾然而長眼如望羊如王四國非文王其誰能為此也師襄子辟席再拜曰師蓋云文王操也

孔子既不得用於衛將西見趙簡子至於河而聞竇鳴犢舜華之死也臨河而歎曰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濟此命也夫子貢趨而進曰敢問何謂也孔子曰竇鳴犢舜華晉國之賢大夫也趙簡子未得志之時須此兩人而後從政及其已得志殺之乃從政丘聞

曰此文王之操也何其誕也語曰思之惟精其形乃成豈謂是耶
胡定曰彼婦之歌刳胎之嘆是則夫子之言也蓋其明炳幾先故見受女棄則去聞殺賢大夫則不入其境語曰惟亂門之無過其謂是

之曰刳胎殺夭則麒麟不至郊竭澤涸漁則蛟龍不合陰陽覆巢毀卵則鳳凰不翔何則君子諱傷其類也夫鳥獸之於不義也尚知辟之而况乎丘哉乃還

楚使人聘孔子孔子將往拜禮陳蔡大夫謀曰孔子賢者所刺譏皆中諸侯之疾今者久留陳蔡之間諸大夫所設行皆非仲尼之意今楚大國也來聘孔子孔子用於楚則陳蔡用事大夫危矣於是乃相與發徒役圍孔子於野不得行絕粮孔子知弟子有慍心乃召子路而問曰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人之不我信

也意者吾未知耶人之不我行也（謂人不使通行而困窮）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齊使智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子路出子貢入見孔子曰賜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子貢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盍少貶焉孔子曰賜良農能稼而不能為穡（種為稼斂為穡）良工能巧而不能為順（順謂順人意）君子能修其道綱而紀之統而理之而不能為容今爾不修爾道而求為容賜而志不遠矣子貢出顏回入見孔子曰回詩云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吾道非耶吾何為於此顏回曰

乎

此段以吾道非耶一句為綱領孔子以是試三子乃由疑其未仁未知而賜欲其少貶惟回超於二子而曰不容何病蓋有慍心者三子而回則洒然矣

宋祁曰春秋天下之正法也孔子有王天下之才而不得位故見其志于春秋

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雖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醜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國者之醜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見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顏氏之子使爾多財吾為爾宰宰主財者也為汝主財言志之同也於是使子貢至楚楚昭王興師迎孔子然後得免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沒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殷中也又中運夏殷周之事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吳楚之君自

此段見孔子死而不忘用世之志惟子貢能知之歟

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為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

孔子病子貢請見孔子方負杖逍遙於門曰賜汝來何其晚也孔子因歎歌曰太山壞乎梁柱摧乎哲人萎乎因以涕下謂子貢曰天下無道久矣莫能宗予

天子嘆其来之晩而為之歌有無限悽愴悲惋之意

陳仁子曰居今日而贊孔氏夫何言哉以六家並論之史遷似亦溺於流俗者然䇿

夏人殯於東堦周人於西階殷人兩柱間昨暮予夢坐奠兩柱之間予殆殷人也後七日卒孔子年七十三。以魯哀公十六年四月己丑卒。哀公誄之曰。旻天不弔不憖遺一老俾屛余一人以在位煢煢余在疚嗚呼哀哉尼父毋自律律法也言毋自為法子貢曰。君其不沒於魯乎。夫子之言曰。禮失則昏名失則愆。失志為昏失所為愆。生不能用死而誄之非禮也稱余一人非名也天子自謂一人孔子葬魯城北泗上。

太史公曰詩有之。高山仰止景行行止雖不能至然心鄕往之余讀孔氏書想見其為人適魯觀仲尼廟

尊孔子于世家豈老子于列傳其見不卓乎先黄老後六經意者固之論特以時好覌遷史耳

堂車服禮器諸生以時習禮其家。余低回留之不能去云。天下君王至於賢人衆矣當時則榮沒則已焉孔子布衣傳十餘世學者宗之自天子侯王中國言六藝者。折衷於夫子。可謂至聖矣。

李蕭遠評以仲尼之才也而器不用於魯衛辨也而言不行於定哀謙也而見忌於子西仁也而取仇於桓魋智也而屈厄于陳蔡行也而招毀于叔孫夫道足以濟天下而不得貴于人言足以經萬世而不見信于時行足以應神明而不能弥縫于俗應聘七十

國而不一獲其主馳騁于蛮夏之域屈辱於公卿之門其不遇若此及其孫子思希聖脩体而未之至封已養高勢動人主其所游歷諸侯莫不結駟造門猶有不得賔者焉其徒子夏升堂而未入于室者也退老于家魏文侯師之西河之人肅然偉德比之于夫子而莫敢間其言故曰治亂運也窮達命也貴賤時也

敘次之文

楊慎曰此傳凡三段俱有繳結首叙管仲之出處而以致君之功結之次言受鮑叔之知而以天下多其知人結之又次言其致伯之相畧而以折以為謀者結之而一

管晏傳

管仲夷吾者潁上人也。少時嘗與鮑叔牙游鮑叔知其賢管仲貧困。常欺鮑叔鮑叔終善遇之不以為言已而鮑叔事齊公子小白。管仲事公子糾及小白立為桓公。公子糾死。管仲囚焉鮑叔遂進管仲管仲既用任政於齊。齊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管仲（應前）之謀也（一段結）管仲曰吾始困時嘗與鮑叔賈分財利多自（插入）與鮑叔不以我為貪知我貧也吾嘗與鮑叔謀事而（一段終善遇之句）更窮困鮑叔不以我為愚知時有利不利也吾嘗三仕三見逐於君鮑叔不以我為不肖知我不遭時也

傳畢矣

茅坤曰以並次鮑叔之賢客以形主之体

吾嘗三戰三走鮑叔不以我為怯知我有老母也公子糾敗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鮑叔不以我為無恥知我不羞小節而恥功名不顯于天下也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也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為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管仲既任政相齊以區區之齊在海濱通貨積財富國彊兵與俗同好惡故其稱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上服度則六親固四維不張國乃滅亡下令如流水之源令順民心故論卑而易行俗之所欲因而予之俗之所

挿入贊語 了鮑叔案 綱 父母兄弟妻子 礼義廉耻 目

唐順之曰善因禍数句得仲子骨髓下三事即因禍為福轉敗為功所謂輕重權衡也太史公連下實字因而事而管仲相桓之伯業具見矣

否因而去之。其為政也。善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貴輕重。索隱曰輕重謂錢也管子有輕重篇慎權衡。桓公實怒少姬索隱曰謂怒蕩舟歸而未絕蔡人嫁之南襲蔡。管仲因而伐楚。責包茅不入貢於周室。桓公實北征山戎。而管仲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於柯之會。桓公欲背曹沫之約曹沫以七首劫桓公返魯侵地桓公許之管仲因而信之。諸侯由是歸齊。故曰。知與之為取。政之實也。管仲富擬於公室。有三歸說苑云管仲築三歸之臺以自傷於民戰國策云齊桓公宮中七市女閭七百國人非之管仲故為三歸之家以掩桓公非自傷於民二說不同當以戰國策為據反坫。齊人不以為侈。管仲卒。齊國遵其政。常彊於諸侯。後百餘年而有晏子焉

凌約言曰此傳只載越石父及御者二事見晏子仁而能下人此又太史公傳紀一法也

晏平仲嬰者萊之夷維人也事齊靈公莊公景公以節儉力行重於齊既相齊食不重肉妾不衣帛其在朝君語及之即危言語不及之即危行國有道即順命無道即衡命（謂直行也）（正義曰衡秤也謂國無道則制秤量之可行即行）以此三世顯名於諸侯越石父賢在縲紲中晏子出遭之塗解左驂贖之載歸（正義曰晏子春秋云晏子之晉止中牟覩弊冠反裘負新息於途側晏子問曰何者對曰我石父也苟免飢餓為人臣僕晏子解左驂贖之載與俱歸與此文少異）弗謝入閨久之越石父請絶晏子戄然攝衣冠謝曰嬰雖不仁免子於厄何子求絶之速也石父曰不然吾聞君子詘於不知己而信於知己者方吾在縲紲中

李廷機曰此御之妻能成其夫之言者也存而用之固宜

彼不知我也夫子既以感寤而贖我是知己知己而無禮固不如在縲絏之中晏子於是延入為上客晏子為齊相出其御之妻從門閒而窺其夫其夫為相御擁大蓋策駟馬意氣揚揚甚自得也既而歸其妻請去夫問其故妻曰晏子長不滿六尺身相齊國名顯諸侯今者妾觀其出志念深矣常有以自下者今子長八尺廼為人僕御然子之意自以為足妾是以求去也其後夫自抑損晏子怪而問之御以實對晏子薦以為大夫鎖

太史公曰吾讀總起管氏牧民山高一名形勢乘馬輕重九府此書論鑄錢索隱曰皆

余有丁曰將順數語即傳中所謂因而代楚因而令燕修召公之政因而信之之類是也

管仲著書篇名

及晏子春秋詳哉其言之也既見其著書欲觀其行事故次其傳至其書世多有之是以不論論其軼事管仲世所謂賢臣然孔子小之豈以為周道衰微桓公既賢而不勉之至王乃稱霸哉語曰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

有此句方見傳當略

正義曰言管仲相齊順百姓之美匡救國家之惡令君臣百姓相親者是管之能也

豈管仲之謂乎方晏子伏莊公尸哭之成禮然後去

按左傳崔杼弒莊公晏嬰入枕莊公尸服而哭之成禮而出

豈所謂見義不為無勇者耶至其諫說犯君之顏此所謂進思盡忠退思補過者哉假令晏子而在余雖為之執鞭所忻慕焉

有感慨羡慕仲之行

舒雅評執盖之婦羞其夫為晏子之御太史公乃願為之執鞭何哉盖太史公以李陵故被刑漢法腐刑許贖而平生交游故舊無能如晏子觧左驂贖石父者自傷不遇斯人而過激仰羨之詞耳曾謂太史公不若彼婦哉

茅坤曰以議論行叙事体

屈原傳

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為楚懷王左徒左右拾遺之類博聞彊志明於治亂嫺音閑於辭令入則與王圖議國事以出號令出則接遇賓客應對諸侯王甚任之上官即靳尚大夫與之同列爭寵而心害其能懷王使屈原造為憲令屈平屬草藁未定上官大夫見而欲奪之屈平不與因讒之曰王使屈平為令衆莫不知每一令出平伐其功曰以為非我莫能為也王怒而疏屈平屈平疾王以下並太史公變調聽之不聰也讒諂之蔽明也邪曲之害公也方正之不容也故憂愁幽思而作離騷離騷者猶離憂也夫

楊慎曰太史公作屈原傳其文便似離騷其論作騷一節婉雅悽愴真得騷之趣者

天者人之始也父母者人之本也人窮則反本故勞苦倦極未嘗不呼天也疾痛慘怛未嘗不呼父母也屈平正道直行竭忠盡智以事其君讒人間之可謂窮矣信而見疑忠而被謗能無怨乎屈平之作離騷蓋自怨生也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上稱帝嚳下道齊桓中述湯武以刺世事明道德之廣崇治亂之條貫靡不畢見其文約其詞微其志潔其行廉其稱文小而其指極大舉類邇而見義遠其志潔故其稱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濯淖汙泥之中蟬脫於濁穢以浮游塵埃

楊慎曰漢武帝愛離騷命淮南王安作離騷傳全用其語班固嘗有論矣班論在離騷經王逸序註中

按昔人咏楚懷有詩云六六里青山天下

之外不獲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推此志也雖與日月爭光可也屈平既絀其後秦欲伐齊齊與楚從親惠王患之乃令張儀詳去秦厚幣委質事楚曰秦甚憎齊齊與楚從親楚誠能絕齊秦願獻商於之地六百里楚懷王貪而信張儀遂絕齊使使如秦受地張儀詐之曰儀與王約六里不聞六百里楚使怒去歸告懷王懷王怒大興師伐秦秦發兵擊之大破楚師於丹淅斬首八萬虜楚將屈匄遂取楚之漢中地懷王乃悉發國中兵以深入擊秦戰於藍田魏聞之襲楚至鄧楚兵懼自秦歸而齊竟怒不

笑張儀容易去还来諷刺甚婉切
詳張儀事為屈原諫楚張本

救楚楚大困明年秦割漢中地與楚以和楚王曰不願得地願得張儀而甘心焉張儀聞乃曰以一儀而當漢中地臣請往如楚如楚又因厚幣用事者臣靳尚而設詭辯於懷王之寵姬鄭袖懷王竟聽鄭袖復釋去張儀是時屈平既疏不復在位使於齊顧反諫懷王曰何不殺張儀懷王悔追張儀不及其後諸侯共擊楚大破之殺其將唐眛時秦昭王與楚婚欲與懷王會懷王欲行屈平曰秦虎狼之國不可信不如無行懷王稚子子蘭勸王行柰何絕秦歡懷王卒行入武關秦伏兵絕其後因留懷王以求割地懷王怒

鄭維嶽曰屈平既嫉之一段此推原屈平本意

余有丁曰叙事未畢中間雜以論斷蓋與伯夷傳同唯伯夷屈平太史公所重慕故

不聽亡走趙趙不納復之秦竟死於秦而歸葬長子頃襄王立以其弟子蘭為令尹。楚人既咎子蘭以勸懷王入秦而不反也屈平既嫉之雖放流睠顧楚國繫心懷王不忘欲反冀幸君之一悟俗之一改也其存君興國而欲反覆之一篇之中三致意焉然終無可柰何故不可以反卒以此見懷王之終不悟也人君無愚智賢不肖莫不欲求忠以自為舉賢以自佐然亡國破家相隨屬而聖君治國累世而不見者其所謂忠者不忠而所謂賢者不賢也懷王以不知忠臣之分。故內惑於鄭袖。外欺於張儀疏屈平而信上

李廷機曰昔人論醉醒之説謂醒難醉尤

詳論之

官大夫令尹子蘭兵挫地削亡其六郡身客死於秦為天下笑此不知人之禍也易曰井渫不食為我心惻可以汲王明並受其福王之不明豈足福哉令尹子蘭聞之（直接上屈平既疾之）大怒卒使上官大夫短屈原於頃襄王頃襄王怒而遷之（遷于江南）屈原至於江濱（即漁父篇中語）披髮行吟澤畔顏色憔悴形容枯槁漁父見而問之曰子非三閭（職掌王族三姓）大夫與何故而至此屈原曰舉世混濁而我獨清眾人皆醉而我獨醒是以見放漁父曰夫聖人者不凝滯於物而能與世推移舉世混濁何不隨其流而揚其波眾人皆醉何不餔其糟而啜其醨何故懷瑾握

雖余謂醉醒一也醒不厭世塵醉非躭世味非善醒者曷善醉哉

太史公連用屈平既絀屈平既疏屈平既嫉之三句益反覆狀其不遇為投汨羅死地耳

瑜而自令見放為屈原曰吾聞之新沐者必彈冠新浴者必振衣又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昏暗不明）者乎寧赴常（長也）流而葬乎江魚腹中耳又安能以皓皓之白而蒙世之溫蠖乎（惛憒也）乃作懷沙之賦其辭云云

於是懷石遂自投汨羅以死屈原既死之後楚有宋玉唐勒景差之徒者皆好辭而以賦見稱然皆祖屈原之從容辭令終莫敢直諫其後楚日以削數十年竟為秦所滅。自屈原沈汨羅後百有餘年漢有賈生為長沙王太傅過湘水投書以弔屈原

王慎中曰范雎蔡澤傳議論詞說悉本國策而叙事貫串則太公筆也

范雎傳

范雎者魏人也字叔游說諸侯欲事魏王家貧無以自資乃先事魏中大夫須賈須賈為魏昭王使於齊范雎從留數月未得報齊襄王聞雎辯口乃使人賜雎金十斤及牛酒雎辭謝不敢受須賈知之大怒以為雎（伏後范雎數賈三罪案）持魏國陰事告齊故得此饋令雎受其牛酒還其金既歸心怒雎以告魏相魏相魏之諸公子曰魏齊魏齊大怒使舍人笞擊雎折脅摺齒雎佯死即卷以簀（簀謂葦荻之薄用之以裹其屍）置厠中賓客飲者醉更溺雎故僇辱以懲後令無妄言者雎從簀中謂守者曰公能

此更名姓祿蓋為後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根本以下仍曰范睢者太史公筆也

出我我必厚謝公守者廼請出棄簀中死人魏齊醉曰可矣范睢得出後魏齊悔復召求之魏人鄭安平聞之廼遂操范睢亡伏匿更名姓曰張祿當此時秦昭王使謁者王稽於魏鄭安平詐為卒侍王稽王稽問魏有賢人可與俱西游者乎鄭安平曰臣里中有張祿先生欲見君言天下事其人有仇不敢晝見王稽曰夜與俱來鄭安平夜與張祿見王稽語未究王稽知范睢賢謂曰先生待我（伏後范罪）於三亭之南（魏之郊境有三亭皆白祖餞之處）與私約而去王稽辭魏去過（王稽內臣函谷用事）載范睢入秦至湖關望見車騎從西來范睢曰彼來者為誰王稽曰秦

> 茅坤曰穰侯禍胎從此范睢秉間亦從此

相穰侯東行縣邑范睢曰吾聞穰侯專秦權惡內諸侯客此恐辱我我寧且匿車中有頃穰侯果至勞王稽因立車而語曰關中有何變曰無有又謂王稽曰謁君得無與諸侯客子俱來乎無益徒亂人國耳王稽曰不敢即別去范睢曰吾聞穰侯智士也其見事遲鄉者疑車中有人忘索之於是范睢下車走曰此必悔之行十餘里果使騎還索車中無客乃已王稽遂與范睢入咸陽（睢舍後來頃穰侯井索）已報使因言曰魏有張祿先生天下辯士也曰秦王之國危如累卵說苑云晉靈公造九層之臺謂左右曰敢有諫者斬荀息聞之求見曰臣能累十二博棊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子為寡人作之荀息正顏色定

凌約言曰將叙范雎上書先提時事與用事之人一段下文方有頭緒此是文字一機軸

志意以棊子置下加九鷄子其上公曰危哉息曰不危也復有危於此者九層之臺三年不成男不耕女不織國用空虛隣國謀議將興社稷亡滅君欲何望靈公曰寡人之過也乃至於此即壞九層臺得臣則安然不可以書傳也臣故載來秦王弗信使舍食草具謂食以下客之具待命歲餘當是時昭王已立三十六年南拔楚之鄢郢楚懷王幽死於秦秦東破齊湣王嘗稱帝後去之數困三晉厭天下辯士無所信穰侯華陽君昭王母宣太后之弟也而涇陽君高陵君皆昭王同母弟也穰侯相三人者更將有封邑以太后故私家富重於王室及穰侯為秦將且欲越韓魏而伐齊綱壽欲以廣其陶封按陶穰侯所封之國也范雎乃上

李廷機曰此書先以賞功罰罪說起聽者已竟意移神奪後以四宝自喻良醫喻王最後直以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數

書曰臣聞明主立政有功者不得不賞有能者不得不官勞大者其祿厚功多者其爵尊能治衆者其官大故無能者不敢當職焉有能者亦不得蔽隱使以臣之言為可願行而益利其道以臣之言為不可久留臣無為也語曰庸主賞所愛而罰所惡明主則不然賞必加於有功而刑必斷於有罪今臣之胷不足以當椹質椹莝椹也質剉刀也謂腰斬者為椹質也而要不足以待斧鉞豈敢以疑事嘗試於王哉雖以臣為賤人而輕辱獨不重任臣者之無反復於王耶且臣聞周有砥砨宋有結綠梁有縣藜楚有和朴皆美玉此四寶者土之所生良

句聳動之
眞說士之
口哉

董份曰雎
此書淺言
之則不足
以感王深
言之則立
僨事故其
心最苦

王之所失也而爲天下名器然則聖王之所棄者獨不足以厚國家乎臣聞善厚家者取之於國善厚國者取之於諸侯天下有明主則諸侯不得擅厚者何也爲其割榮也良醫知病人之死生而聖主明於成敗之事利則行之害則舍之疑則少嘗之雖舜禹復生弗能改已語之至者臣不敢載之於書其淺者又不足聽也意者臣愚而不概於王心邪（概國策作關）亡其言臣者賤而不可用乎（亡字轉語猶言無乃也）自非然者臣願得少賜游觀之間望見顏色一語無效請伏斧質於是秦昭王大說乃謝王稽使以傳車召范雎於是范

董份曰動昭王處惟秦安得王一言最深所謂范以激之也

雎乃得見於離宮佯為不知永巷而入其中王來而宦者怒逐之曰王至范雎繆為曰秦安得王秦獨有太后穰侯耳欲以感怒昭王昭王至聞其與宦者爭言遂延迎謝曰寡人宜以身受命久矣會義渠之事急寡人旦暮自請太后今義渠之事已寡人乃得受命竊閔然不敏敬執賓主之禮范雎辭讓是日觀范雎之見者群臣莫不洒然變色易容者秦王屏左右宮中虛無人秦王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有閒秦王復跽而請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雎曰唯唯若是者三秦王跽曰先生卒不幸教

茅坤曰雎為此言不言且餂昭王之情於以深入而固要之可謂破天関手伯大史公共戦国策尽鉄寡寫

以羇旅之臣而曰處人骨肉之間雎亦危哉然三問而三不對王已為雎

寡人耶。范雎曰。非敢然也。臣聞昔者呂尚之遇文王也。身為漁父而釣於渭濱耳。若是者交疏也。已說而立為太師。載與俱歸者。其言深也。故文王遂收功於呂尚而卒王天下。鄉使文王疏呂尚而不與深言。是周無天子之德。而文武無與成其王業也。今臣羇旅之臣也。交疏於王。而所願陳者。皆匡君之事。處人骨肉之間。願効愚忠。而未知王之心也。此所以王三問而不敢對者也。臣非有畏而不敢言也。臣知今日言之於前。而明日伏誅於後。然臣不敢避也。大王信行臣之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亡不足以為臣憂。漆身為

暗伏太后穰侯

所貴故有設耶入

揚慎曰五死應上死字臣又何患應上患字此段言死不足以為臣患也

揚慎曰伍子胥夜行晝伏應上亡字臣又何憂應上憂字此段言亡不足以為臣憂也

厲（音賴）被髮為狂不足以為臣耻且以五帝之聖焉而死
三王之仁焉而死（應上死字）五伯之賢焉而死烏獲任鄙之力
焉而死成荊孟賁王慶忌夏育之勇焉而死死者人
之所必不免也處必然之勢可以少有補於秦此臣
之所大願也臣又何患（應上患字）哉伍子胥橐載而出（應上亡字）昭關夜
行晝伏至於陵水無以糊其口膝行蒲伏稽首肉袒
鼓腹吹篪（作箎）乞食於吳市卒興吳國闔閭為伯使臣得
盡謀如伍子胥加之以幽囚終身不復見是臣之說
行也臣又何憂（應上憂字）箕子接輿漆身為厲被髮為狂無益
於主假使臣得同行於箕子可以有補所賢之主是

楊慎曰箕子接輿應上為厉為任字臣有何耻應上耻字此段言為厉為任不足以為臣耻也

臣之大榮也臣有何耻（應上耻字）臣之所恐者獨恐臣死之後天下見臣之盡忠而身死（此感動處）因以是杜口裹足莫肯鄉秦耳足下（至此方說出）上畏太后之嚴下惑於奸臣之態居深宮之中不離阿保之手終身迷惑無與昭姦大者宗廟滅覆小者身以孤危此臣之所恐耳若夫窮辱之事（應為厉為狂）死亡（應上死亡）之患臣不敢畏也（應上非有畏）臣死而秦治是臣死賢於生秦王跽曰先生是何言也夫秦國辟遠寡人愚不肖先生乃幸辱至於此是天以寡人慁先生而存先王之宗廟也寡人得受命於先生是天所以幸先生而不棄其孤也先生柰何而言若是事無小大上及太

凌約言曰此時昭王之心惟恐范雎不言秦国不保故上及太后且欲為之卑心又何有於大臣哉此其說得行而相卿終歸之也

董份曰穰侯為秦謀一句却緩上說來彼固料秦王不得不問

后下至大臣願先生悉以教寡人無疑寡人也范雎拜秦王亦拜范雎曰大王之國四塞以為固北有甘泉谷口南帶涇渭右隴蜀左關阪奮擊百萬戰車千乘利則出攻不利則入守此王者之地也民怯於私鬬而勇於公戰此王者之民也王并此二者而有之夫以秦卒之勇車騎之衆以治諸侯譬若馳韓盧（壯犬也）而搏蹇兔也霸王之業可致也而群臣莫當其位至今閉關十五年不敢窺兵於山東者是穰侯為秦謀（淺言之）不忠而大王之計有所失也秦王跽曰寡人願聞失計然（與左右無人相應）左右多竊聽者范雎恐未敢言內先言外事以觀

失計而為是陽施陰設之謀穰侯能無逐乎睢之術亦巧矣

何孟春曰先言越近攻遠之失為下文遠交近攻張本

秦王之俯仰因進曰夫穰侯越韓魏而攻齊綱壽非計也少出師則不足以傷齊多出師則害於秦臣意王之計欲少出師而悉韓魏之兵也則不義矣今見與國之不親也越人之國而攻可乎其於計踈矣且昔齊湣王南攻楚破軍殺將再辟地千里而齊尺寸之地無得焉者豈不欲得地哉形勢不能有也諸侯見齊之罷弊君臣之不和也興兵而伐齊大破之士辱兵頓皆咎其王曰誰為此計者乎王曰文子為之大臣作亂文子出走故齊所以大破者以其伐楚而肥韓魏也此所謂借賊兵齎盜糧者也王不如遠交

一篇主意

茅坤曰秦之伯業定於遠交近攻之一言

而近攻得寸則王之寸也得尺亦王之尺也今釋此而遠攻不亦謬乎且昔者中山之國地方五百里趙獨吞之功成名立而利附焉天下莫之能害也今夫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也王其欲霸必親中國以為天下樞以威楚趙楚彊則附趙趙彊則附楚楚趙皆附齊必懼矣齊懼必卑辭重幣以事秦齊附而韓魏因可虜也昭王曰吾欲親魏久矣而魏多變之國也寡人不能親請問親魏柰何對曰王卑詞重幣以事之不可則割地而賂之不可因舉兵而伐之王曰寡人敬聞命矣乃拜范睢為客卿謀兵事卒聽范

茅坤曰諫其收韓以除腹心之患善策也

雎謀使五大夫綰伐魏拔懷後二歲拔邢丘客卿范雎復說昭王曰秦韓之地形相錯如繡秦之有韓也譬如木之有蠹也人之有心腹之病也天下無變則已天下有變其為秦患者孰大於韓乎王不如收韓昭王曰吾固欲收韓韓不聽為之柰何對曰韓安得無聽乎王下兵而攻滎陽則鞏成皐之道不通北斷太行之道則上黨之師不下王一興兵而攻滎陽則其國断而為三夫韓見必亡安得不聽乎若韓聽而霸事因可慮矣王曰善且欲發使於韓范雎日益親復說用四年矣因請閒（音閒）說曰臣居山東時聞齊之有

> 按戰国策云應侯謂昭王曰夫百人與瓢

田文不聞其有王也聞秦之有太后穰侯華陽高陵涇陽不聞其有王也夫擅國之謂王能利害之謂王制殺生之威之謂王今太后擅行不顧穰侯出使不報華陽涇陽等擊斷無諱（諱畏也）高陵進退不請四貴備而國不危者未之有也為此四貴者下乃所謂無王也然則權安得不傾令安得從王出乎臣聞善治國者乃內固其威而外重其權穰侯使者操王之重決制於諸侯剖符於天下政適伐國（政適音征敵）莫敢不聽戰勝攻取則利歸於陶國獘御於諸侯（獘断也御制也言穰侯执權以制御主断於諸侯也）戰敗則結怨於百姓而禍歸於社稷

而趨不如一人持而走疾百人誠輿瓢瓢必裂今秦国華陽用之穰侯用之太后用之王亦用之不称瓢為器則已称瓢為器国必裂矣此喻更有深意故附録之

詩曰。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其主。崔杼淖齒管齊言二人典齊權射王股擢王筋崔杼射莊公之股淖齒縮湣王之筋縣之於廟梁。宿昔而死。李兌管趙。囚主父於沙丘。百日而餓死。今臣聞秦太后穰侯用事。高陵華陽涇陽佐之。卒無秦王。此亦淖齒李兌之類也。且夫三代所以亡國者。君專授政。縱酒馳騁弋獵。不聽政事。其所授者妬賢嫉能。御下蔽上。以成其私。不為主計。而主不覺悟。故失其國。今自有秩以上至諸大吏。下及王左右。無非相國之人者。見王獨立於朝。臣竊為王恐。萬到此說危言世之後有秦國者

按宣太后之於秦非若鄭武姜莊襄后之惡也莊襄且不可絕矧宣太后哉范雎相秦使昭王以子廢母有媿潁考叔茅焦多矣

茅坤曰以前總只是摹寫雎之羇旅入秦而挑四貴之權以後又摠摹寫

非王子孫也。昭王聞之大懼曰。善。於是廢太后逐穰應前宣太后之第一段侯高陵華陽涇陽君於關外秦王乃拜范雎為相收穰侯之印使歸陶。因使縣官給車牛以徙千乘有餘。到關關閱其寶器寶器珍怪多於王室應前以太后故私家富於王室。秦封范雎以應地名號為應侯提當是時秦昭王四十一年也。范雎既相秦秦號曰張祿而魏不知以為范雎已死久矣魏聞秦且東伐韓魏魏使須賈於秦范雎聞之為微行敝衣間步之邸刘云諸國客館見須賈須賈見之而驚曰。范叔固無恙乎。范雎曰。然。須賈笑曰。范叔有說於秦邪。曰。不也。雎前日得過於魏相故亡逃至此。安敢說乎。須

雎之報復魏齊本末

茅坤曰揔只范叔詐変姓名為張禄一句摸寫千情萬態縷縷若畫非太文公筆力說不到

賈曰。今叔何事。范雎曰。臣為人傭賃。須賈意哀之。留與坐飲食。曰。范叔一寒如此哉。乃取其一綈袍以賜之。綈厚繒也 須賈因問曰。秦相張君。公知之乎。吾聞幸於王。天下之事。皆決於相君。今吾事之去留在張君。孺子豈有客習於相君者哉。范雎曰。主人翁習知之。唯雎亦得謁。雎請為見於張君。須賈曰。吾馬病。車軸折。非大車駟馬。吾不出。范雎曰。願為君借大車駟馬於主人翁。范雎歸取大車駟馬。為須賈御之。入秦相府。府中望見有識者皆避匿。須賈怪之。至相舍門。謂須賈曰。待我。我為君先入通於相君。須賈待門下。持車

良父問門下曰范叔不出何也門下曰無范叔須賈曰鄉者與我載而入者門下曰乃吾相張君也須賈大驚自知見賣乃肉袒膝行因門下人謝罪於是范雎盛帷帳侍者甚衆見之須賈頓首言死罪曰賈不意君能自致於青雲之上賈不敢復讀天下之書不敢復與天下之事賈有湯鑊之罪請自屏於胡貉之地唯君死生之范雎曰汝罪有幾曰擢賈之髮以續（續贖古通用）賈之罪尚未足范雎曰汝罪有三耳昔者楚昭王時而申包胥為楚卻吳軍楚王封之以荊五千戶包胥辭不受爲丘墓之寄於荊也今雎之先人丘墓亦在

董份曰天下事皆有不可知者之常構說

魏公前以睢為有外心於齊而惡睢於魏齊公之罪一也當魏齊辱我於厠中公不止罪二也更醉而溺我公其何忍乎罪三矣然公之所以得無死者以綈袍戀戀有故人之意故釋公乃謝罷入言之昭王罷歸須賈須賈辭於范睢范睢大供具盡請諸侯使與坐堂上食飲甚設而坐須賈於堂下置莝豆其前令兩黥徒夾而馬食之數曰為我告魏王急持魏齊頭來不然者我且屠大梁須賈歸以告魏齊魏齊恐亡走趙匿平原君所伏後案范睢既相王稽謂范睢曰事有不可知者三有不可柰何者亦三宮車一日晏駕天子當晨

之[illegible]豆
之報此不可知者一也指齒侈辱卒雖奔命之慘此不可知者二也卽舍一見情意綢繆而以綈袍恋〻故僅得不死此不可知者三也嗟〻天道好還絲粟不爽孰謂厠中之簀果足以死睢而規脊

起早作如方崩殯故云晏駕是事之不可知者一也。君卒然捐館舍。是事之不可知者二也。使臣卒然填溝壑。是事之不可知者三也。宮車一日晏駕。君雖恨於臣恨不及用也無可奈何。君卒然捐館舍。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使臣卒然填溝壑。君雖恨於臣。亦無可奈何。范雎不懌。乃入言於王曰。非王稽之忠。莫能內臣於函谷關。非大王之賢聖。莫能貴臣。今臣官至於相。爵在列侯。王稽之官。尚止於謁者。非其內臣之意也。昭王召王稽拜為河東守。三歲不上計暗伏後案司馬彪曰凡郡長治民進賢勸功決訟檢奸常以春行所至縣勸民農桑振救乏絕秋冬遣無害吏案訊問諸囚平其罪法論課殿最歲盡遣吏上計

之仇終不可報也哉

姚寛曰昭王欲以雎報仇而以呂尚管夷吾為言夫范雎傾危之士也不逮呂管遠甚取而擬之过矣然其當日魚水之遇則或可彷彿萬一矣

暗伏後案

又任鄭安平。昭王以為將軍。范雎於是散家財物。盡以報所嘗困戹者。一飯之德必償。睚眦之怨必報。睚眦謂相嗔怒而見齒也范雎相秦二年。秦昭王之四十二年。東伐韓少曲高平。拔之。秦昭王聞魏齊在平原君所。欲為范雎必報其仇。乃佯為好書遺平原君曰。寡人聞君之高義。願與君為布衣之友。君幸過寡人。寡人願與君為十日之飲。平原君畏秦。且以為然。而入秦見昭王。昭王與平原君飲數日。昭王為平原君曰。昔周文王得呂尚以為太公。齊桓公得管夷吾以為仲父。今范君亦寡人之叔父也。范君之仇在君之家。願使人

應前

穆文熙曰策士如虞卿柰何與魏齊同亡魏有信陵極称好士而令虞卿窮愁終身此皆不可曉者

歸取其頭來。不然吾不出君於關。平原君曰。貴而為友者為賤也。富而為友者為貧也。言富貴而結交情深者為有貧賤之時不可忘之也夫魏齊者勝之友也。在固不出也。今又不在臣所。昭王乃遺趙王書曰。王之弟在秦。范君之仇魏齊在平原君之家。王使人疾持其頭來。不然吾舉兵而伐趙。又不出王之弟於關。趙孝成王乃發卒圍平原君家。急。魏齊夜亡出見趙相虞卿。虞卿度趙王終不可說。乃解其相印。與魏齊亡。間行念諸侯莫可以急抵者。乃復走大梁。欲因信陵君以走楚。信陵君聞之畏秦。猶豫未肯見曰。虞卿何如人也。時侯嬴在旁。

蹻草履簦
長柄笠也

曰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夫虞卿躡蹻擔簦一
見趙王賜白璧一雙黃金百鎰再見拜為上卿三見
卒受相印封萬户侯當此之時天下爭知之夫魏齊
窮困過虞卿虞卿不敢重爵祿之尊解相印捐萬户
侯而間行急士之窮而歸公子公子曰何如人人固
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信陵君大慙駕如野迎之魏
齊聞信陵君之初難見之怒而自剄趙王聞之卒取
其頭予秦秦昭王乃出平原君歸趙[結]昭王四十三年
秦攻韓汾陘拔之因城河上廣武後五年昭王用應
侯謀縱反間賣趙趙以其故令馬服子代廉頗將秦

黄震曰范雎辱於魏斉賴鄭安平王稽竊載入秦雖昭王母子兄弟舅甥之親而居相位以快一已之息讐盡亦勞矣然卒以任二人敗事夫爵祿非酬恩之具也顧材所堪漫竊之君以私

大破趙於長平遂圍邯鄲已而與武安君白起有隙言而殺之任鄭安平使將擊趙鄭安平為趙所困（一作圍）急以兵二萬人降趙應侯席藁請罪秦之法任人而所任不善者各以其罪罪之於是應侯罪當收三族秦昭王恐傷應侯之意乃下令國中有敢言鄭安平事者以其罪罪之而加賜相國應侯食物日益厚以順適其意後二歲王稽為河東守與諸侯通坐法誅而應侯日益以不懌昭王臨朝歎息應侯進曰臣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今大王中朝而憂臣敢請其罪昭王曰吾聞楚之鐵劍利而倡優拙夫鐵劍利則士勇

所思耶張之象曰前言范睢不懌此言應侯日益以不懌文亦相顧

倡優拙則思慮遠夫以遠思慮而御勇士吾恐楚之圖秦也夫物不素具不可以應卒今武安君既死而鄭安平等畔武安由范睢死故秦王提之內無良將而外多敵國吾是以憂欲以激勵應侯應侯懼不知所出蔡澤聞之往入秦也

茅坤曰蔡澤傳不詳他事業只了當范睢事

蔡澤傳

蔡澤者燕人也游學于諸侯小大甚衆不遇而從唐擧相曰吾聞先生相李兌曰百日之內持國秉政有之乎曰有之曰若臣者何如唐擧孰視而笑曰先生曷鼻巨肩魋顏蹙齃膝攣吾聞聖人不相殆先生乎蔡澤知唐擧戲之乃曰富貴吾所自有吾所不知者壽也願聞之唐擧曰先生之壽從今以往者四十三歲蔡澤笑謝而去謂其御曰吾持梁刺齧肥（索隱曰持梁謂作梁米飯而時其器以食也刺齒肥當為齧肥謂食肥肉也）躍馬疾驅懷黃金之印結紫綬於要揖讓人主之前食肉富貴四十三年

董份曰范雎以困亡而歆間骨肉蔡澤以羈旅而欲代相行而無媒犯天下之所至難其勢非危言則不能以聳動故澤之宣言困雎者即雎之佯言無王也皆危而激之之辭

足矣去之趙見逐入韓魏遇奪釜鬲於塗聞應侯即范雎任鄭安平王稽皆負重罪於秦應侯内慙蔡澤乃西入秦將見昭王使人宣言以感怒應侯曰燕客蔡澤天下雄俊辯智士也彼一見秦王秦王必困君而奪君之位應侯聞曰五帝三代之事百家之說吾既知之衆口之辯吾皆摧之是惡能困我而奪我位乎使人召蔡澤蔡澤入則揖應侯應侯固不快及見之又倨應侯因讓之曰子嘗宣言欲代我相秦寧有之乎對曰然應侯曰請聞其說蔡澤曰吁君何見之晚也夫四時之序成功者去夫人生百體堅彊手足便

暗接上

□□言曰□□之序成功者去此一篇主意後反覆詳論要不外此

余有丁曰蔡澤引此三人做話頭畢竟應侯為所窘了

利謂體強則手足輕快耳目聰明而心聖知豈非士之願歟應侯曰然蔡澤曰質仁秉義行道施德得志於天下天下懷樂敬愛而尊慕之皆願以為君王豈非辯智之期歟應侯曰然蔡澤復曰富貴顯榮成理萬物使各得其所性命壽長終其天年而不夭傷天下繼其統守其業傳之無窮名實純粹澤流千里世世稱之而無絕與天地終始豈道德之符而聖人所謂吉祥善事者與應侯曰然蔡澤曰若夫秦之商君楚之吳起越之大夫種其卒然亦可願與應侯知蔡澤之欲困已以說復繆曰何為不可夫公孫鞅之事孝公也極

凌約言曰應侯知蔡澤欵以死恐之故終之曰以義死難視死如歸又曰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又曰惟義所在雖死無恨詞何等勁然終被蔡澤說

身無貳慮盡公而不顧私設刀鋸以禁奸邪信賞罰以致治披腹心示情素蒙怨咎欺舊友奪魏公子卬安秦社稷利百姓卒為秦禽將破敵攘地千里吳起之事悼王也使私不得害公讒不得蔽忠言不取苟合行不取苟容不為危易行行義不辟難然為霸主彊國不辭禍凶大夫種之事越王也主雖困辱悉忠而不解主雖絕亡盡能而弗離功成而弗矜貴富而不驕怠若此三子者固義之至也忠之節也是故君子以義死難視死如歸生而辱不如死而榮士固有殺身以成名唯義之所在雖死無恨何為不可哉蔡

讀了必竟心服

許桓卿曰只將一死字顛倒范雎終篇竟以死恐之

澤曰主聖臣賢天下之盛福也君明臣直國之福也父慈子孝夫信妻貞家之福也故比干忠而不能完殷子胥智而不能完吳申生孝而晋國亂是皆有忠臣孝子而國家滅亂者何也無明君賢父以聽之故天下以其君父為僇辱而憐其臣子今商君吳起大夫種之為人臣是也其君非也故世稱三子致功而不見德豈慕不遇世死乎夫待死而後可以立忠成名是微子不足仁孔子不足聖管仲不足大也夫人之立功豈不期於成全耶身與名俱全者上也名可法而身死者其次也名在僇辱而身全者下也於是

此下議論不激不阿自有綿裏藏針手段

凌約言曰條陳利害令其自擇意婉曲詞騤到

應侯稱善。蔡澤少得間。因曰。夫商君吳起大夫種其為人臣盡忠致功。則可願矣。閎夭事文王。周公輔成王也。豈不亦忠聖乎。以君臣論之。商君吳起大夫種其可願孰與閎夭周公哉。應侯曰。商君吳起大夫種弗若也。蔡澤曰。然則君之主慈仁任忠惇厚舊故其賢智與有道之士為膠漆。義不倍功臣。孰與秦孝公楚悼王越王乎。應侯曰。未知何如也。蔡澤曰。今主親忠臣。不過秦孝公楚悼王越王。君之設智能為主安危修政治亂。彊兵批患折難。廣地殖穀。富國足家。彊主尊社稷。享宗廟。天下不敢欺犯其主。主之威盖震

口氣何等舒余

何孟春曰蔡澤見范睢是箇快意恩仇之人故以此說之范睢可以無遺憾而不難于釋相位矣此正是說客肯綮處

海内功彰萬里之外聲名光輝傳於千世君孰與商君吳起大夫種應侯曰不若蔡澤曰今主之親忠臣不忘故舊不若孝公悼王勾踐而君之功績愛信親幸又不若商君吳起大夫種然而君之祿位貴盛私家之富過於三子而身不退者恐患之甚於三子竊為君危之語曰日中則移月滿則虧物盛則衰天地（應四時之序二句）之常數也進退盈縮與時變化聖人之常道也故國有道則仕國無道則隱聖人曰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今君之怨已讎而德已（說出睢心事）報意欲至矣而無變計竊為君不取也且夫翠鵠犀

凌約言曰太史公傳范雎則歷數其快意恩仇事而曰一飯之德不忘睚眦之怨必報至傳蔡澤說范雎又復云然可見仇怨報德了結范雎一生心事故其二傳相絕應如此

象其處勢非不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餌也蘇秦智伯之智非不足以辟辱遠死也而所以死者惑於貪利不止也是以聖人制禮節欲取於民有度使之以時用之有止故志不溢行不驕常與道俱而不絕故天下承而不絕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至於葵丘之會有驕矜之志畔者九國吳王夫差兵無敵於天下勇彊以輕諸侯陵齊晉故遂以殺身亡國夏育太史噭叱呼駭三軍然而身死於庸夫此皆乘至盛而不返道理不居卑退處儉約之患也夫商君為秦孝公明法令禁姦本尊爵必賞有罪必罰平

陳沂曰前言商君吳起大夫種此特增一白起不唯激以事而且動其心尤切也

準衡正度量調輕重決裂阡陌以靜生民之業而一其俗勸民耕農利土一室無二事力田蓄積習戰陳之事是以兵動而地廣兵休而國富故秦無敵於天下立威諸侯成秦國之業功已成矣而遂以車裂楚地方數千里持戟百萬白起率數萬之師以與楚戰一戰舉鄢郢以燒夷陵再戰南并蜀漢又越韓魏而攻彊趙北坑馬服誅屠四十餘萬之衆盡之於長平之下流血成川沸聲若靁（雷字）遂入圍邯鄲使秦有帝業楚趙天下之彊國而秦之仇敵也自是之後楚趙皆懾伏不敢攻秦者白起之勢也身所服者七十餘城

叙四子之功處不厭其詳而一則曰遂以車裂一則遂賜劒死於杜郵則曰卒枝解一則曰勾踐終負而殺之只一句截住不厭其畧是寸鐵殺人手也

功已成矣而遂賜劒死於杜郵吳起為楚悼王立法卑減大臣之威重罷無能廢無用損不急之官塞私門之請一楚國之俗禁游客之民精耕戰之士南收楊越北并陳蔡破橫散從使馳說之士無所開其口禁朋黨以厲百姓定楚國之政兵震天下威服諸侯功已成矣而卒枝解大夫種為越王深謀遠計免會稽之危以亡為存因辱為榮墾草入邑入猶充也謂招攜離散充滿城邑也辟地殖穀率四方之士專上下之力輔勾踐之賢報夫差之讎卒擒勁吳令越成霸功已彰而信矣勾踐終負而殺之此四子者功成不去禍至於此

凌約言曰歷叙四子以不善居功致奇禍而陶朱公獨以見機令終一去一不去得失判然

此所謂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返者也范蠡知之超然辟世長為陶朱公君獨不觀夫博者乎或欲大投或欲分功。戰國策云大投謂全勝也分功功分勝者之所獲也此皆君之所明知也今君相秦計不下席謀不出廊廟坐制諸侯利施三川以實宜陽決羊腸之險塞太行之道又斬范中行之塗六國不得合從棧道千里通於蜀漢使天下皆畏秦秦之欲得矣君之功極矣此亦秦之分功之時也如是而不退則商君白公吳起大夫種是也（結段）

吾聞之鑒於水者見面之容鑒於人者知吉與凶書曰成功之下不可久處四子之禍君何居焉君何不（結二段）

董份曰范雎脫死亡而取相其恩仇快意氣骸灼然及澤一說即讓位棄印如振涘洗垢不復顧惜此其心能作能止亦有過人者使其知道卓乎不可及也

以此時歸相印讓賢者而授之退而巖居川觀必有伯夷之廉長為應侯世世稱孤而有許由延陵季子之讓喬松之壽孰與以禍終哉即君何居焉忍不能自離疑不能自決必有四子之禍矣易曰亢龍有悔此言上而不能下信而不能詘往而不能自返者也願君熟計之應侯曰善吾聞欲而不知止失其所以[欲有而不知足失其所以有先生幸教雎敬受命於是]乃延入坐為上客後數日入朝言於秦昭王曰客新有從山東来者曰蔡澤其人辯士明於三王之事伍伯之業世俗之變足以寄秦國之政臣之見人甚衆

王應麟曰蔡澤雖以辨智奪范雎之位然竟免范於難其有益於范亦大矣

莫及臣不如也臣敢以聞秦昭王召見與語大悅之拜為客卿應侯因謝病請歸相印昭王彊起應侯應侯遂稱病篤范雎免相昭王新說蔡澤計畫遂拜為秦相東收周室蔡澤相秦數月人或惡之懼誅乃謝病歸相印號為綱成君居秦十餘年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卒事始皇帝為秦使於燕三年而燕使太子丹入質於秦

范雎蔡澤贊

太史公曰韓子稱長袖善舞多錢善賈信哉是言也范雎蔡澤世所謂一切辯士然游說諸侯至白首無

所遇者非計策之拙所為說力少也及二人羈旅入秦繼重取卿相垂功於天下者固彊弱之勢異也然士亦有偶合賢者多如此二子不得盡意豈可勝道哉然二子不困戹惡能激乎

茅坤曰太史公摹寫荆軻怯處與藺相如韓信同

刺客荆軻傳

荆軻者衛人也其先乃齊人徙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而之燕燕人謂之荆卿荆卿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衛元君不用其後秦伐衛置東郡徙衛元君之支屬於野王荆軻嘗游過榆次與蓋聶論劍蓋聶怒（伏後案）而目之荆軻出人或言復召荆卿蓋聶曰曩者吾與論劍有不稱者吾目之試往（怯）是宜去不敢留使使往之主人荆卿則已駕而去榆次矣使者還報（後案）蓋聶曰固去也吾曩者目攝之荆軻游於邯鄲魯句踐與荆軻博爭道魯句踐怒而叱之荆軻嘿（又怯）而逃去遂不復

凌約言曰太史公既先以魯句踐之短軻者發端而末復結以魯句踐之言曰惜哉其不講于刺劍之術也則其不滿于荊軻之意可想見矣

會荊軻既至燕愛燕之狗屠及善擊筑者高漸離荊軻嗜酒日與狗屠及高漸離飲於燕市酒酣以往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於市中相樂也已而相泣旁若無人者荊軻雖游於酒人乎然其為人沈深好書其所游諸侯盡與其賢豪長者相結其之燕燕之處士田光先生亦善待之知其非庸人也居頃之會燕太子丹質秦亡歸燕燕太子丹者故嘗質於趙而秦王政生於趙其少時與丹驩及政立為秦王而丹質於秦秦王之遇燕太子丹不善故丹怨而亡歸歸而求為報秦王者國小力不能其後秦日出兵山東以

伏後變名姓

與處先安頓田光

根

綱

目

李廷機曰欲陳田光可謀荊軻可使故先叙丹與鞠武問荅以起下文

穆文熙曰鞠武之為太子慮可謂至矣其如丹之積怨深怒何哉丹以怒秦之心即百鞠武何能為謀然余竊為薦

伐齊楚三晉稍蠶食諸侯且至於燕燕君臣皆恐禍之至太子丹患之問其傅鞠武武對曰秦地徧天下威脅韓魏趙氏北有甘泉谷口之固南有涇渭之沃擅巴漢之饒右隴蜀之山左關殽之險民衆而士厲兵革有餘意有所出則長城之南易水以北未有所定也柰何以見陵之怨欲批其逆鱗哉丹曰然則何由對曰請入圖之居有間秦將樊於期得罪於秦王亡之燕太子受而舍之鞠武諫曰不可夫以秦王之暴而積怒於燕足為寒心又況聞樊將軍之所在乎是謂委肉當餓虎之蹊也禍必不振（救也）矣雖有管晏不

田光私致不滿也

能為之謀也願太子疾遣樊將軍入匈奴以滅口請西約三晉南連齊楚北購於單于其後廼可圖也太子曰太傅之計曠日彌久心惛然恐不能須臾且非獨於此也夫樊將軍窮困於天下歸身於丹丹終不以迫於彊秦而棄所哀憐之交置之匈奴是固丹命卒之時也願太傅更慮之鞠武曰夫行危欲求安造禍而求福計淺而怨深連結一人之後交不顧國家之大害此謂資怨而助禍矣夫以鴻毛燎於爐炭之上必無事矣且以鵰鷙之秦行怨暴之怒豈足道哉

到此引入田光

燕有田光先生其為人智深而勇沈可與謀太子曰

王世禎曰丹懷小忿欲犯虎秦不听鞠武而交田光卒使荊卿為賊挑怨速禍致召公之亟不祀罪孰大焉論者猶或賢之過矣

願因太傅而得交於田先生可乎鞠武曰敬諾出見田先生道太子願圖國事於先生也田光曰敬奉教乃造焉太子逢迎卻行為導跪而蔽（拂也）席田光坐定左右無人太子避席而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田光曰臣聞騏驥盛壯之時一日而馳千里至其衰老駑馬先之今太子聞臣盛壯之時不知臣精已消亡矣雖然光不敢以圖國事所善荊卿可使也（引入荊卿）太子曰願因先生得結交於荊卿可乎田光曰敬諾即起趨出太子送至門戒曰丹所報先生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也田光俛而笑曰諾僂行見荊

高僕曰始因鞠武引入田光引入荊卿叙事有原委有步驟至自刎而死句總了田光案以下特把荊卿事糚點

卿曰光與子相善燕國莫不知今太子聞光壯盛之時不知吾形已不逮也因而教之曰燕秦不兩立願先生留意也光竊不自揣言足下於太子也願足下過太子於宮荊軻曰謹奉教田光曰吾聞之長者為行不使人疑之今太子語光曰所言者國之大事也願先生勿泄是太子疑光也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欲自殺以激荊卿曰願足下急過太子言光已死明不言也因遂自刎而死荊軻遂見太子言田光已死致光之言太子再拜而跪膝行流涕有頃而後言曰丹所以誠田先生毋言者欲以成大事之謀

余有丁曰按太子避席數語情寔計窮劫秦之謀志豈得已哉夫韓趙為臧執必及燕亡丹不舉此謀秦王寧肯存燕乎而或者以挑怨速禍獄之則彼四十年通好之齊亦遣荊軻劫秦而敗耶

也今田先生以死明不言豈丹之心哉荊軻坐定太子避席頓首曰田先生不知丹之不肖使得至前敢有所道此天之所以哀燕而不棄其孤也今秦有貪利之心而欲不可足也非盡天下之地臣海內之王者其意不厭今秦已虜韓王盡納其地又舉兵南伐楚北臨趙王翦將數十萬之衆距漳鄴而李信出太原雲中趙不能支秦必入臣入臣則禍至燕燕小弱數困於兵今計舉國不足以當秦諸侯服秦莫敢合從丹之私計愚以為誠得天下之勇士使於秦闚（○誘也）以重利秦王貪其勢必得所願矣誠得劫秦王使悉反

茅坤曰燕太子之計拙矣而謀荊軻、無一言為太子謀固知軻非國士也顧秦舞陽一笑稍有志士輕生之風耳荊軻不逮聶政遠甚且政之待仲子也以百金荊軻則恣千車騎美女間矣

諸侯侵地，若曹沫之與齊桓公，則大善矣；則不可，因而刺殺之。彼秦大將擅兵於外而內有亂，則君臣相疑，以其間諸侯得合從，其破秦必矣。此丹之上願，而不知所委命，唯荊卿留意焉。」久之，荊軻曰：「此國之大（此句與上國之大事）事也，臣駑下，恐不足任使。」（可相）太子前頓首，固請毋讓，然後許諾。於是尊荊卿為上卿，舍上舍。太子日造門下，供太牢具，異物間進，車騎美女恣荊軻所欲，以順適其意。久之，荊軻未有行意。秦將王翦破趙，虜趙王，盡收入其地，進兵北略地至燕南界。太子丹恐懼，乃請荊軻曰：「秦兵旦暮渡易水，則雖欲長侍足下，豈可得

哉荊軻曰微太子言臣願謁之今行而毋信則秦未
可親也夫樊将軍秦王購之金千斤邑萬家誠得樊
将軍首與燕督亢之地圖奉獻秦王秦王必説見臣
臣乃得有以報太子曰樊将軍窮困来歸丹丹不忍
以己之私而傷長者之意願足下更慮之荊軻知太
子不忍乃遂私見樊於期曰秦之遇将軍可謂深矣
父母宗族皆為戮没今聞購将軍首金千斤邑萬家
将柰何於期仰天太息流涕曰於期每念之常痛於
骨髓顧計不知所出耳荊軻曰今有一言可以解燕
國之患報将軍之仇者何如於期乃前曰為之柰何

李廷機曰軻函於期首以為見秦之媒是燕仇未報而秦仇報也此義士之流涕

荊軻曰願得將軍之首以獻秦王秦王必喜而見臣臣（伏後案）左手把其袖右手揕其胸然則將軍之仇報而燕見陵之愧除矣將軍豈有意乎樊於期偏袒搤捥而進曰此臣之日夜切齒腐心也乃今得聞教遂自剄太子聞之馳往伏尸而哭極哀既已不可柰何乃遂盛樊於期首函封之於是太子豫求天下之利匕首得趙人徐夫人匕首取之百金使工以藥焠（影接）之以試人血濡縷人無不立死者乃裝為遣荊卿燕國有勇士秦舞陽年十三殺人人不敢忤視乃令秦舞陽為副荊軻有所待欲與俱其人居遠未來而為治行頃

凌約言曰卿既欲有所待矣丹乃強之使行而卿亦竟從其強鹵莽知是安得不取敗哉

茅坤曰叙送荊卿一節何等摹寫何等手

之未發太子遲之疑其改悔乃復請曰日已盡矣荊卿豈有意哉丹請得先遣秦舞陽荊軻怒叱太子曰何太子之遣往而不返者豎子也且提一匕首入不測之彊秦僕所以留者待吾客與俱今太子遲之請辭決矣遂發太子及賓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漸離擊筑荊軻和而歌為變徵之聲士皆垂淚涕泣又前而歌曰風蕭蕭兮易水寒壯士一去兮不復還復為羽聲忼慨士皆瞋目髮盡上指冠於是荊軻就車而去終已不顧遂至秦持千金之資幣物厚遺秦王寵臣中庶子蒙嘉

神覌此景象千載猶令人悲憤

為先言於秦王曰燕王誠振怖大王之威不敢舉兵以逆軍吏願舉國為內臣比諸侯之列給貢職如郡縣而得奉守先王之宗廟恐懼不敢自陳謹斬樊於期之頭及獻燕督亢之地圖函封燕王拜送于庭使使以聞大王唯大王命之秦王聞之大喜乃朝服設九賓見燕使者咸陽宮荊軻奉樊於期頭函而秦舞陽奉地圖匣以次進至陛秦舞陽色變振恐群臣怪之荊軻顧笑舞陽前謝曰北蕃蠻夷之鄙人未嘗見天子故振慴願大王少假借之使得畢使於前秦王謂軻曰取舞陽所持地圖軻既取圖奏之秦王發圖

凌稚隆曰四急字三卒字摸寫一時倉卒之變殆盡

正義云秦王被刼乞听琴而死姬人鼓琴曰羅縠單衣可裂而絶八尺屏風可超而越鹿盧之劒可負而

圖窮而匕首見因左手把秦王之袖而右手持匕首揕之未至身秦王驚自引而起袖絶拔劒劒長操其室（鞘也）時惶急劒堅故不可立拔荊軻逐秦王秦王環柱而走羣臣皆愕卒起不意盡失其度（又添此一景）而秦法羣臣侍殿上者不得持尺寸之兵諸郎中執兵皆陳殿下非有詔召不得上方急時不及召下兵以故荊軻乃逐（寫不盡之情）秦王而卒惶急無以擊軻而以手共搏之是時侍醫夏無且以其所奉藥囊提荊軻也秦王方環柱走卒惶急不知所為左右乃曰王負劒負劒遂拔以擊荊軻斷其左股荊軻廢乃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

應

後王乃奮袖越屏風而走

凌稚隆曰前後兩笑字狀其從容慷慨之意

桐柱秦王復擊軻軻被八創軻自知事不就倚柱而笑箕倨以罵曰事所以不成者以欲生劫之必得約契以報太子也（應前誠得劫秦王）於是左右既前殺軻（不見舞陽下落）秦王不怡者良久已而論功賞群臣及當坐者各有差而賜夏無且黃金二百鎰曰無且愛我乃以藥囊提荊軻也（提醒人處）於是秦王大怒益發兵詣趙詔王翦軍以伐燕十月而拔薊城燕王喜太子丹等盡率其精兵東保於遼東秦將李信追擊燕王急代王嘉乃遺燕王喜書曰秦所以尤追燕急者以太子丹故也今王誠殺丹獻之秦王秦王必解而社稷幸得血食其後李信追丹丹匿

李廷機曰高漸離如聶政之姊皆天生奇絕事故附之以為曲終之奏

衍水中燕王乃使使斬太子丹欲獻之秦秦復進兵攻之後五年秦卒滅燕虜燕王喜其明年秦并天下立號為皇帝於是秦逐太子丹荊軻之客皆亡高漸離變名姓為人庸保匿作於宋子久之作苦聞其家堂上客擊筑傍偟不能去每出言曰彼有善有不善從者以告其主曰彼庸乃知音竊言是非家丈人召使前擊筑一坐稱善賜酒而高漸離念久隱畏約無窮時乃退出其裝匣中筑與其善衣更容貌而前舉坐客皆驚下與抗禮以為上客使擊筑而歌客無不流涕而去者宋子傳客之聞於秦始皇秦始皇召見

董份曰以句踐之言結之見軻之劍術未盡不然當遶柱之時不能一決待既廢而擲之何其踈也

人有識者乃曰高漸離也秦皇帝惜其善擊筑重赦之乃矐其目。矐音角以馬屎燻之令失明使擊筑未嘗不稱善稍益近之高漸離乃以鉛置筑中復進得近舉筑朴秦皇帝不中於是遂誅高漸離終身不復近諸侯之人

魯句踐已聞荊軻之刺秦王私曰嗟乎惜哉其不講於刺劍之術也應前甚矣吾不知人也曩者吾叱之彼乃以我為非人也

楊慎曰此與伍舉諷諫楚莊語同頃進言一也楚莊得之而淫益甚齊威得之而朝令長明賞罰返諸侯侵地兩主之智愚異矣

滑稽淳于髡傳

淳于髡者齊之贅壻也長不滿七尺滑稽多辯數使綱
諸侯未嘗屈辱齊威王之時喜隱好為淫樂長夜之
飲沈湎不治委政卿大夫百官荒亂諸侯並侵國且
危亡在於旦暮左右莫敢諫淳于髡說之以隱曰國
中有大鳥止王之庭三年不蜚又不鳴王知此鳥何
也王曰此鳥不蜚則已一飛冲天不鳴則已一鳴驚
人於是乃朝諸縣令長七十二人賞一人誅一人奮
兵而出諸侯震驚皆還齊侵地威行三十六年語在
田完世家中威王八年楚大發兵加齊齊王使淳于

黃震曰昔人有詩云楚兵已壓境渾無計畫在淳于髡一笑中此詩亦善猶髡之滑稽處

髡之趙請救兵。齎金百斤。車馬千駟。淳于髡仰天大笑。冠纓索絕。王曰。先生少之乎。髡曰。何敢。王曰。笑豈有說乎。髡曰。今者臣從東方來。見道旁有禳田者。操一豚蹄。酒一盂。而祝曰。甌窶滿篝甌窶猶杯樓也篝籠也汙邪滿車汙邪下地田也有薪可滿車也五穀蕃熟。穰穰滿家。臣見其所持者狹而所欲者奢。故笑之。於是齊威王乃益齎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百駟。髡辭而行。至趙。趙王與之精兵十萬。革車千乘。楚聞之。夜引兵而去。威王大說。置酒後宮。召髡賜之酒。問曰。先生能飲幾何而醉。對曰。臣飲一斗亦醉。一石亦醉。威王曰。先生一斗而

醉惡能飲一石哉其說可得聞乎髡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髡恐懼俯伏而飲不過一斗徑醉矣若親有嚴客髡帣韝（帣音卷收衣褎也韝音溝臂捍也）鞠跽（跽同謂曲而小跪也）侍酒於前時賜餘瀝奉觴上壽數起飲不過二斗徑醉矣若朋友交游久不相見卒然相覩歡然道故私情相語飲可五六斗徑醉矣若乃州閭之會男女雜坐行酒稽留六博投壺相引為曹握手無罰目眙（音瞪乃直視也）不禁前有墮珥後有遺簪髡竊樂此飲可八斗而醉二參（言十有二參醉）日暮酒闌合尊促坐男女同席履舃交錯杯盤狼藉堂上燭滅主人留髡而

董份曰見樂極則飲過〻則必傷〻故悲以為諷也

楊慎曰太史公贊滑稽語亦近滑稽韓文公銘樊宗師文亦效樊宗師實祖此也

送客羅襦襟解微聞薌澤當此之時髡心最歡能飲一石（世無此理）故曰酒極則亂樂極則悲萬事盡然言不可極極之而衰以諷諫焉王曰善乃罷長夜之飲以髡為諸侯主客

滑稽傳贊

太史公曰淳于髡仰天大笑齊威王横行優孟搖頭而歌負薪者以封優旃臨檻疾呼陛楯得以半更豈不亦偉哉

姚察評滑稽猶俳諧也滑讀如字稽音計以言諧語滑利其知計疾出故云滑稽

此書直書其事而其失自見有諷意無貶詞讀之乃見太史公手筆 首起二節一正一反此一篇之綱領也其應皆在後

封禪書

一篇眼目

自古受命帝王曷嘗不封禪蓋有無其應而用事者矣未有覩符瑞見而不臻乎泰山者也雖受命而功不至至梁父矣而德不洽洽矣而日有不暇給是以即事用希傳曰三年不為禮禮必廢三年不為樂樂必壞每世之隆則封禪荅焉及衰而息厥曠遠者千有餘載近者數百歲故其儀闕然堙滅其詳不可得而記聞云或曰自古以雍州積高神明之隩故立畤郊上帝諸神祠皆聚云其語不經見縉紳者不道齊桓公既霸會諸侯於葵丘而欲封禪管仲曰古者封

書中疊用皆字好字各字皆省文法也

以下縱約不経見

泰山禪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記者十有二焉

隱句

皆受命然後得封禪桓公曰寡人北伐山戎過孤竹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馬懸車上卑耳之山南伐至召陵登熊耳山以望江漢兵車之會三而乘車之會六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諸侯莫違我昔三代受命亦何以異乎於是管仲睹桓公不可窮以辭因設之以事曰古之封禪鄗山之黍北里之禾所以為盛江淮之間一茅三脊所以為藉也東海致比目之魚西海致比翼之鳥然後物有不召而自至者十有五焉今鳳皇麒麟不来嘉穀不生而蓬蒿藜莠茂鴟梟數至而

以文王武王成王三君作莊子于此至後則以高祖文帝武帝分比之乃太史公尊漢處

篇中凡所有瑞如黃龍玉鼎之類應結首未有睹符端而不臻

欲封禪毋乃不可乎於是桓公乃止其後百有餘年而孔子論術六藝傳畧言易姓而王封泰山禪乎梁父者七十餘王矣其俎豆之禮不章葢難言之詩云紂在位文王受命政不及泰山武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爰周德之洽維成王成王之封禪則近之矣其後秦始皇既并天下而帝或曰黃帝得土德黃龍地螾見夏得木德青龍止於郊草木暢茂殷得金德銀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烏之符今秦變周水德之時昔秦文公出獵獲黑龍此其水德之瑞於是秦更命河曰德水以冬十月為年首色上黑度以六為

太山句此為武帝改正朔張本

以始皇絀儒生坐海上冀遇三神仙之奇藥作柱子到後面以武帝盡嚴諸儒不用至海上望冀遇蓬萊事比之乃太史公絀漢處

名音上大呂事統上法。即帝位三年東巡徵齊魯諸儒生至乎泰山下。始皇聞其議各乖異。難施用由此絀儒生而遂除車道。上自泰山陽至巔立石頌秦始皇帝德明其得封也。從陰道下。禪於梁父。遇暴風雨休于大樹下。諸儒既絀。不得與用於封禪之禮。聞始皇遇風雨。則譏之。於是始皇遂東遊海上行禮祠名山大川及八神。求僊人羨門之屬。自威宣燕昭使人入海求蓬萊方丈瀛洲。此三神山者其傳在渤海中去人不遠。患且至則船風引而去。蓋嘗有至者。諸僊人及不死之藥皆在焉。其物禽獸盡白。而黃金銀為

茅坤曰司馬遷覩見武帝祠神求仙以為無異始皇頭自以國之臣子法不當斥言也故於本紀畧之而特詳於始皇紀由今覩之始皇紀實武帝紀也

宮闕未至望之如雲及到三神山反居水下臨之風輒引去終莫能至云世主莫不甘心焉及至秦始皇并天下至海上則方士言之不可勝數始皇自以為至海上而（應患且至）恐不及矣使人乃賫童男女入海求之船交海中皆以風為解曰未能至（應其能至）望見之焉其明年始皇復遊海上至瑯琊過恒山從上黨歸後三年游碣石考入海方士從上郡歸後五年始皇南至湘山遂登會稽並海上冀（應甘心）遇海中三神山之奇藥不得還至沙丘崩二世元年東巡碣石並海南歷泰山至會稽皆禮祠之而刻勒始皇所立石書旁以章始皇之功

德其秋諸侯叛秦三年而二世弒死始皇封禪之後
十二歲秦亡諸儒生疾秦焚詩書誅僇文學百姓怨
其法天下叛之皆譌曰始皇上泰山為暴風雨所擊
不得封禪此豈所謂無其德而用事者耶昔三代之（摠叙收拾）
君皆在河洛之間故嵩高為中嶽而四嶽各如一方
一瀆咸在山東至秦稱帝都咸陽則五嶽四瀆皆并
在東方自五帝以至秦軼興軼衰名山大川或在諸（摠結作過）
侯或在天子其禮損益世殊不可勝記及秦并天下
令祠官所常奉天地名山大川鬼神可得而序也漢
興高祖入關問故秦時上帝祠何帝也對曰四帝有

以高帝比武王則有天下而德未洽者也

白青黃赤帝之祠高祖曰吾聞天有五帝而四帝何也莫知其說於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帝也乃立黑帝祠命曰北畤其後十八年孝文帝即位魯人公孫臣上書曰始秦得水德今漢受之推終始傳則漢當土德土德之應黃龍見宜改正朔易服色色上黃是時丞相張蒼好律歷以為漢乃水德之始故河決金堤其符也年始冬十月色外黑內赤與德相應如公孫臣言非也罷之後三歲黃龍見成紀文帝乃召公孫臣拜為博士與諸生草改歷服色事於是夏四月文帝始郊見雍五畤祠衣皆上赤其明

以文帝比周成王則睹符瑞而德亦洽矣然猶不至太山何也蓋由匈奴數入邊歲少不登豈德猶未洽而日不暇給者

提起漢武許多事在此數句

年趙人新垣平以望氣見上言長安東北有神氣成五采若人冠絻焉或曰東北神明之舍西方神明之墓也天瑞下宜立祠上帝以合符應於是作渭陽五帝廟所用及儀亦如雍五時人有上書告新垣平所言氣神事皆詐也下平吏治誅夷新垣平自是之後文帝怠於改正朔服色神明之事而渭陽長門五帝使祠官領以時致禮不往焉明年匈奴數入邊興兵守禦後歲少不登數年而孝景即位祠官各以歲時祠如故無有所興今天子初即位尤敬鬼神之祀元年漢興已六十餘歲矣天下乂安搢紳之屬皆望天

篇中眉頭

子封禪改正度也。而上鄉儒術，招賢良趙綰王臧等
以文學為公卿，欲議古立明堂城南，以朝諸侯草巡
狩封禪改歷服色事。未就，會竇太后治黃老言，不好
儒術，使人微伺得趙綰等姦利事，召案綰臧，綰臧自
殺，諸所興為皆廢。竇太后崩。今上初至雍，郊見五畤。
求神君，舍之上林中蹏（音蹄）氏觀。是時李少君亦以祠竈
穀道卻老方見上，上尊之。少君言上曰：祠竈則致物，
致物而丹砂可化為黃金，黃金成以為飲食器則益
壽，益壽而海中蓬萊仙者乃可見，見之以封禪則不
死，黃帝是也。臣（一作臣）嘗游海上，見安期生，安期生食巨棗

造白金與下文錫諸侯白金相喚

大如瓜。安期生僊者，通蓬萊中，合則見人，不合則隱。
於是天子始親祠竈，遣方士入海求蓬萊安期生之
屬，而事化丹砂諸藥齊為黃金矣。居久之，李少君病
死。天子以為化去不死，而海上燕齊怪迂之方士多
更來言神事矣。亳人謬忌奏祠太一方，曰：天神貴者
太一，太一佐曰五帝。古者天子以春秋祭太一東南
郊，用太牢，七日，為壇開八通之鬼道。於是天子令太
祝立其祠長安東南郊，常奉祠如忌方。其後天子苑
有白鹿，以其皮為幣，以發瑞應，造白金焉。其明年，郊
雍，獲一角獸，若麟然。有司曰：陛下祗肅郊祀，上帝報

郊雍乃封太山張本祀后土乃禪梁父張本後段一一相應

饗。錫一角獸蓋麟云於是以薦五時時加一牛以燎錫諸侯白金風符應合于天也（以白金與麟為瑞應）齊人少翁以鬼神方見上上有所幸王夫人（或作李夫人）夫人卒少翁以方蓋夜致王夫人及竈鬼之貌云天子自帷中望見焉於是乃拜少翁為文成將軍居歲餘其方益衰神不至於是誅文成將軍隱之其後則又作栢梁銅柱承露仙人掌之屬矣其明年冬天子郊雍議曰今上帝朕親郊而后土無祀則禮不荅也於是始立后土祠汾陰脽丘上親望拜如上帝禮是歲天子始巡郡縣浸（與始皇始巡郡縣相應）尋於泰山矣其春樂大因樂成侯求見言方大言曰

羅大經曰漢武刻意求仙至以愛女妻方士可謂顚倒之極末年乃悔悟曰世豈有

臣嘗往來海中見安期羨門之屬顧以臣為賤不信臣臣之師曰黃金可成而河決可塞不死之藥可得仙人可致也然臣恐效文成則方士皆奄口惡敢言方哉上曰文成食馬肝死耳子誠能修其方我何愛乎大曰臣師非有求人人者求之（者一作自）陛下必欲致之則貴其使者令有親屬（有一作為）以客禮待之乃可使通言於神是時上方憂河決而黃金不就乃拜大為五利將軍又以衛長公主妻之於是（動人主屬）五利常夜祠其家欲以下神神未至而百鬼集矣然頗能使之其後裝治行東入海求其師云大見數月佩六印貴震天

仙者節食服藥差可少病耳此論却甚確近時刘潜夫詩云但聞方士騰空去不見童男入海回無藥能令炎帝在有人曾哭老聃来旨哉言夫

下而海上燕齊之間莫不搤掔而自言有禁方能神仙矣其夏汾陰巫錦為民祠魏脽后土營旁見地如鉤狀掊視得鼎鼎大異於衆鼎文鏤無款識怪之言吏吏告河東太守勝勝以聞天子使使驗問巫得鼎無姦詐乃以禮祠迎鼎至甘泉齊人公孫卿曰今年得寶鼎其冬辛巳朔旦冬至與黃帝時等因嬖人奏之上大說乃召問卿對曰申公與安期生通受黃帝言無書獨有鼎書曰漢興復當黃帝之時曰漢之聖者在高祖之孫且曾孫也寶鼎出而與神通封禪封禪七十二王唯黃帝得上泰山封申公曰漢主亦當

茅坤曰讀封禪書至誅五利一節殊為快然史迁備述之得無意乎

羅大經曰按岳陽有酒香山相傳古有仙酒飲者不死漢武帝得之東方朔竊飲焉

上封上封則能仙登天矣於是天子曰嗟乎吾誠得如黄帝吾視去妻子如脫躧耳乃拜卿為郎使東候神於太室而五利將軍使不敢入海之泰山祠上使人隨驗實毋所見五利妄言見其師其方盡多不讐上乃誅五利其冬公孫卿候神河南言見僊人跡緱氏城上天子親幸緱氏城視跡問卿得毋效文成五利乎卿曰僊者非有求人主人主者求之其道非少寬假神不來言神事事如迂誕積以歲乃可致也其來年冬上議曰古者先振兵釋旅然後封禪乃遂北巡朔方勒兵十餘萬還祭黄帝冢橋山釋兵須如上

帝怒欲殺之方朔曰陛下殺臣臣亦不死臣死酒亦不驗遂得免方朔數語員轉閒明盖諷武帝之求長生也

曰吾聞黃帝不死今有冢何也或對曰黃帝已仙上天群臣葬其衣冠既至甘泉為且用事泰山先類祠太一自得寶鼎上與公卿諸生議封禪封禪用希曠絕莫知其儀禮而群臣采封禪尚書周官王制之望祀射牛事齊人丁公年九十餘曰封禪者合不死之名也秦皇帝不得上封陛下必欲上稍上即無風雨遂上封矣上於是乃令諸儒習射牛草封禪儀數年至且行天子既聞公孫卿方士之言黃帝以上皆致怪物與神通欲訪黃帝以上接神仙人蓬萊士高世比德於九皇而頗采儒術以文之群儒既已不能辨

應前始皇絀儒生封禪應前郊雍祀后上此一篇大意

應前始皇冀遇三神仙

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於是上盡罷諸儒不用至梁父禮祠地主乙卯令侍中儒者皮弁薦紳射牛行事封泰山下東方如郊祠太一之禮封廣丈二尺高九尺其下則有玉牒書書秘禮畢天子獨與侍中奉車子侯上泰山亦有封其事皆禁明日下陰道丙辰禪泰山下阯東北肅然山如祭后土禮天子皆親拜見衣上黃而盡用樂焉天子從禪還坐明堂羣臣更上壽於是大赦天下天子既已封泰山無風雨災（應前）而方士更言蓬萊諸神若將可得（又結）於是上欣然庶幾遇之乃復東至海上望冀遇蓬萊焉五

凌稚隆曰此段摠括武帝封禪事神求仙之事而結之曰然其效可睹矣盖譏其詞以訊之也

楊慎曰末一句結果甚妙

月反至甘泉有司言寶鼎出為元鼎以今年為元封元年其秋望氣王朔言候獨見旗星出如瓜食頃復入焉有司皆曰陛下建漢家封禪天其報德星云今上封禪其後十二歲而還徧於五嶽四瀆矣而方士之候祠神人入海求蓬萊終無有驗而公孫卿之候神者猶以大人之跡為解無有效天子益怠厭方士之怪迂語矣然羈縻不絕冀遇其真自此之後方士言神祠者彌衆然其效可睹矣

茅坤評馬遷史記不專為漢史乃歷代之史故其紀漢事畧於漢書而紀武帝事獨詳若封

禪平準二書雖謂之南史家風可也

王世貞許司馬相如封禪書蘇子由訊其諂事武帝至死不已楊雄謂其曲終奏雅今即其事觀之蕩然豐豫而雅意亡矣盖其意以武帝之制作高標漢代獨其事為缺典故被飾厭文以棄其君去史遷此書遠矣

新刊鄭孩如先生發刊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五卷終

新刻李九我先生編纂大方萬文一統內外集卷之六

叙之文

六國表

茅坤曰。予覧觀太史公所撰次五帝三王紀。甚無經緯處。而秦紀獨詳。頗疑之。及讀六國表。乃知古史藏周室。為秦所滅。而秦紀獨得不廢。故太史

太史公讀秦紀。至犬戎敗幽王。周東徙洛邑。秦襄王始封為諸侯。作西畤。用事上帝。僭端見矣。禮曰。天子祭天地。諸侯祭其境內名山大川。今秦雜戎翟之俗。先暴戾。後仁義。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及文公踰隴。攘夷狄。尊陳寶。營岐雍之間。而穆公修政。東竟至河。則與齊桓晋文中國侯伯侔矣。是後陪臣執政。大夫世祿。六卿擅晋權。征伐會盟。威重於諸侯。及田常弒簡公而亂齊國。諸侯晏然弗討。海內爭於

本之非獨表六國而於秦之本末尤擘畫可誦焉

凌稚隆曰此段言六國擯秦及秦之盛而卒并六國非以其形勢便利若天所助而然

戰功矣三國終之卒分晉田和亦滅齊而有之六國之盛自此始務在彊兵并敵謀詐用而從衡長短之說起矯稱蠭出誓盟不信雖置質剖符猶不能約束也秦始小國僻遠諸夏賓之比於戎翟至獻公之後常雄諸侯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晉之彊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勢利也蓋若天所助焉或曰東方物所始生西方物之成孰夫作事者必於東南收功實者常於西北故禹興於西羌湯起於亳周之王也以豐鎬伐殷秦之帝用雍州興漢之興自蜀漢秦既得意燒天下詩書諸

王維楨曰表者秦獨詳以六国之強又秦為之端也

侯史記尤甚為其有所刺譏也詩書所以復見者多藏人家而史記獨藏周室以故滅惜哉惜哉獨有秦記又不載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戰國之權變亦有可頗采者何必上古秦取天下多暴然世異變成功大（世異變成功大二句索隱曰以言人君制法當隨世代之異而變易其政則其成功大若居今行古猶膠柱而調瑟也）傳曰法後王何也以其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也學者牽於所聞見秦在帝位日淺不察其終始（纔前秦紀可頗采）因舉而笑之不敢道此與以耳食無異悲夫（言俗學淺識舉而笑秦猶耳食不能知味）余於是秦紀踵春秋之後起周元王表六國時事訖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諸所聞

興壞之端。後有君子以覽觀焉。

敘事之文

凌約言曰此表字不滿五百而態度無限委蛇

自昔曰虞夏之興至若斯之難也言虞夏湯武秦之興甚難

秦楚月表

太史公讀秦楚之際曰初作難三句倒文法發於陳涉虐戾滅秦自項氏撥亂誅暴平定海內卒踐帝祚成於漢家五年之間號令三嬗古禪字謂陳涉項氏漢高自生民以來未始有受命若斯之亟也一篇關鍵昔虞夏之興積善累功數十年德洽百姓攝行政事考之於天然後在位湯武之王乃由契后稷修仁行義十餘世不期而會孟津八百諸侯猶以為未可其後乃放弒秦起襄公章於文繆獻孝之後稍以蠶食六國百有餘載至始皇又應亟字乃能并冠帶之倫以德若彼用力如此蓋一統若斯之難也秦

自秦稱帝至末言漢興之易

既稱帝。患兵革不休。以有諸侯也。於是無尺土之封。墮壞名城。銷鋒鏑。鉏豪傑。討也維萬世之安。然王迹之興。起於閭巷。合從討伐。軼於三代。鄉秦之禁。適足以資賢者為驅除難耳。應前故憤發其所為天下雄。指漢高安在無土不王。聖人無土不王使舜不遭堯當如夫子老於闕里也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應前

高祖功臣年表

太史公曰古者人臣功有五品以德立宗廟定社稷曰勳以言曰勞用力曰功明其等曰伐積日曰閱封爵之誓曰使河如帶泰山如厲帶衣帶也厲砥石也言如帶如砥國乃絕耳國以永寧爰及苗裔始未嘗不欲固其根本而枝葉稍陵夷衰微也余讀高祖侯功臣察其首封所以失之者曰異哉所聞書曰協和萬國遷于夏商或數千歲蓋周封八百幽厲之後見於春秋尚書有唐虞之侯伯歷三代千有餘載自全以蕃衛天子豈非篤於仁義奉上法哉漢興功臣受封者百有餘人索隱曰按

鄧維嶽曰今古二字該盡全篇語脉

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受封天下初定故大城名都散亡户口可得而數者十二三十分纔二三在耳是以大侯不過萬家。小者五六百户。後數世民咸歸鄉里户益息蕭曹絳灌之屬或至四萬小侯自倍倍其初封時户數富厚如之。子孫驕溢忘其先淫嬖至太初百年之間平陽侯曹宗等五人見侯五。見侯五正義曰謂平陽曹宗曲周侯酈終根陽河侯齊仁戴侯秘蒙穀遠侯馮偃也餘皆坐法隕命亡國耗矣罔亦少密焉然皆身無兢兢於當世之禁云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鏡也未必盡同帝王者各殊禮而異務要以成功爲統紀豈可緄乎。觀所以得尊寵及所以廢辱。亦當世得失之林也。索隱曰言觀今大臣所以得尊

此序關鍵開闔極密

寵者必由忠厚被廢辱者亦由驕淫是言見在興廢亦當代得失之林也何必舊聞（二聞字相应）於是謹其終始表見其文頗有所不盡本末著其明疑者闕之後有君子欲推而列之得以覽焉

敘次之文

此序敘事有脉華力簡健

此言三代所由廢興

此言六經之所本始

外戚世家　畧

司馬遷

自古受命帝王及繼體守文之君非獨內德茂也蓋亦有外戚之助焉夏之興也以塗山（禹娶塗山氏女生啓）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有娀國女簡狄生契）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姜原生后稷大任生文王）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故易基乾坤詩始關雎書美釐降春秋譏不親迎夫婦之際人道之大倫也禮之用唯婚姻為兢兢夫樂調而四時和陰陽之變萬物之統也可不慎與（夫婦之際二句頂易詩書春秋陰陽之變二句頂禮樂可不慎與總戒之也）人能弘道無如命何甚哉妃匹之愛君不能得

之於臣。父不能得之於子。謂夫婦親愛之情雖君父不能奪之况卑下乎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能成子姓矣或不能要其終。豈非命也哉孔子罕稱命。蓋難言之也非通幽明之變惡能識乎性命哉。

纂之文

何孟春曰篇中凡云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曰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

任安田仁傳

任安與田仁俱爲衛將軍舍人居門下同心相愛此二人家貧無錢用以事將軍家監家監使養惡齧馬兩人同牀臥仁竊言曰不知人哉家監也任安曰將軍尚不知人何乃家監也衛將軍從此兩人過平陽主主家令兩人與騎奴同席而食此二子拔刀列斷席別坐主家皆怪而惡之莫敢呵其後有詔募擇衛將軍舍人以爲郎將軍取舍人中富給者令具鞍馬絳衣玉具劍欲入奏之會賢大夫少府趙禹來過衛將軍將軍呼所舉舍人以示趙禹趙禹以次問之十

曰將軍怒曰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皆是了將軍尚不知人之句案

何孟春曰編中連曰此二人曰ㄣ二子曰此可ノ曰兩君前後錯用語已

餘人無一人習事有智略者趙禹曰吾聞之將門之下必有將類傳曰不知其君視其所使不知其子視其所友今有詔舉將軍舍人者欲以觀將軍而能得賢者文武之士也今徒取富人子上之又無智略如木偶人衣之綺繡耳將奈之何於是趙禹悉召將軍舍人百餘人以次問之得田仁任安曰獨此兩人可耳餘無可用者衛將軍見此兩人貧意不平趙禹去謂兩人曰各自具鞍馬新絳衣兩人對曰家貧無用具也將軍怒曰今兩君家自為貧何為出此言鞅鞅如有移施德於我者何也將軍不得已上籍以聞有

不置毋亦心羨此二人者勞則同心相愛遼則互相推第而以此高之耶

詔召見衛將軍舍人此二人前見詔問能略相推第（詔此二人各自推第其才能若欤也）。田仁對曰提桴鼓立軍門使士大夫樂死戰鬪仁不及任安任安對曰夫決嫌疑定是非辨治官使百姓無怨心安不及仁也武帝大笑曰善使任安護北軍使田仁護邊田穀於河上此兩人立名天下

摹灌夫家居雖富室根相知晚且爲一段叙兩人相結伏後相棣案

景坤日暮寫兩人相結而相死處悲情鳴咽

灌夫傳

灌夫潁陰人父張孟爲灌嬰舍人嬰進之至二千石故蒙灌氏姓爲灌孟云

灌夫家居雖富然失勢卿相侍中賓客益衰及魏其侯失勢亦欲倚灌夫引繩批根生平慕之後棄之者引繩批根蓋相與擯絕之意謂兩人相與擯絕此趨炎附熱之人不使復入也灌夫亦倚魏其而通列侯宗室爲名高兩人相爲引重其游如父子然相得驩甚無厭恨相知晚也灌夫有服過丞相丞相從容曰吾欲與仲灌夫字孺過魏其竇嬰侯會仲孺有服灌夫三將軍乃肯幸臨謁況魏其侯夫安敢以服爲解請語魏其侯帳具將軍旦日蚤臨武安許諾灌夫具語

凌約言曰敘賞嬰與田蚡傾陷搆郤歷〻如目覩指數纖悉無遺

魏其侯如所謂武安侯魏其與夫人益市牛酒夜灑埽。早帳具至旦平明。令門下候伺至日中。丞相不來魏其謂灌夫曰。丞相豈忘之哉。灌夫不懌曰夫以服請宜往（宜往言丞相必往魏其第也下二往字正應宜往字）乃駕自往迎丞相丞相特前戲許灌夫殊無意往。及夫至門。丞相尚臥（詳硒）於是夫入見曰。將軍昨日幸許過魏其魏其夫妻治具自旦至今。未敢嘗食。武安鄂謝曰。吾昨日醉。忽忘與仲孺言。乃駕往。又徐行。灌夫愈益怒。及飲酒酣。夫起舞屬丞相。丞相不起。夫從坐上語侵之。魏其乃扶灌夫去。謝丞相。丞相卒飲至夜。極驩而去。丞相嘗使（衬帳）

王維楨曰武安怨二人本在奪田不得乃遂索他事求以中傷之

籍福請魏其城南田魏其大望曰老夫雖棄將軍雖貴寧可以勢奪乎不許灌夫聞怒罵籍福籍福惡兩人有郄乃謾自好謝丞相曰魏其老且死易忍且待之已而武安聞魏其灌夫實怒不予田亦怒曰魏其子嘗殺人蚡活之蚡事魏其無所不可何愛數頃田且灌夫何與也吾不敢復求田武安由此大怨灌夫魏其元光四年春丞相言灌夫家在潁川橫甚民苦之請案上曰此丞相事何請灌夫亦持丞相陰事為姦利受淮南王金與語言賓客居間（伏后劾灌夫案）遂止俱解夏丞相取燕王女為夫人有太后詔召列侯宗室皆往賀

两云飲酒酣見夫使酒

魏其侯過灌夫欲與俱夫謝曰夫數以酒失得過丞相丞相今者又與夫有郤魏其曰事已解彊與俱飲酒酣敘極細武安起為壽坐皆避席伏已魏其侯為壽獨故人避席耳餘半膝席餘半膝席言下席而膝半在席上也灌夫不悅起行酒至武安武安膝席曰不能滿觴夫怒因嘻笑曰將軍貴人也屬之強勸之也時武安不肯行酒次至臨汝侯臨汝侯乃灌嬰孫名賢者臨汝侯方與程不識耳語又不避席夫無所發怒乃罵臨汝侯曰生平毀程不識不直一錢今日長者為壽乃效女兒呫囁耳語武安謂灌夫曰程李俱東西宮衛尉今衆辱程將軍仲孺獨不為

凌稚隆曰篇中歷次夫不懌夫愈益怒夫聞怒罵籍福夫不悅夫怒夫無所發怒夫愈怒不肯謝等句閑使即贊中所謂無術而不遜者

李將軍地乎。灌夫曰。今日斬頭陷胸。何知程李乎。坐乃起更衣。稍稍去。魏其侯去。麾灌夫出。武安遂怒曰。此吾驕灌夫罪。乃令騎留灌夫。灌夫欲出不得。籍福起為謝。案灌夫項令謝。夫愈怒。不肯謝。武安乃麾騎縛夫置傳舍。召長史曰。今日召宗室。有詔。劾灌夫罵坐不敬。繫居室。遂按其前事。遣吏分曹逐捕諸灌氏支屬。皆得棄市罪。魏其侯大媿。為資使賓客請。莫能解。武安吏皆為耳目。諸灌氏皆亡匿。夫繫。遂不得告言武安陰事。魏其銳身為救灌夫。夫人諫魏其曰。灌將軍得罪丞相。與太后家忤。寧可救耶。魏其侯曰。侯

楊慎曰按夫嬰不得言蚡陰事嬰辯東朝廷何以不遂指言之覌與目帝聞淮南事而以不及族武安為恨則嬰之不言之失計也不然豈其為救夫地故不欲盡言耶

自我得之自我捐之無所恨且終不令灌仲孺獨死嬰獨生乃匿其家竊出上書立召入具言灌夫醉飽事不足誅上然之賜魏其食曰東朝廷辯之魏其之東朝盛推灌夫之善言其醉飽得過乃丞相以他事誣罪之武安又盛毀灌夫所為橫恣罪逆不道魏其度不可奈何因言丞相短武安曰天下幸而安樂無事蚡得為肺腑所好音樂狗馬田宅蚡所愛倡優巧匠之屬不如魏其灌夫日夜招聚天下豪桀壯士與論議腹誹而心謗不仰視天而俯畫地辟睨兩宮閒（睨也與前辟字不同）幸天下有變而欲有大功臣乃不如魏其等所為於

呂祖謙曰解人之怒雖是委曲順其意覺彼不是然後徐以言語解之其怒方息若他人正說彼不是我

是上問朝臣兩人孰是御史大夫韓安國曰魏其言灌夫父死事身荷戟馳入不測之吳軍身被數十創名冠三軍此天下壯士非有大惡爭杯酒不足引他過以誅也魏其言是也丞相亦言灌夫通姦猾侵細民家累巨萬橫恣潁川凌轢宗室侵犯骨肉此所謂枝大於本脛大於股不折必披丞相言亦是唯明主裁之主爵都尉汲黯是魏其內史鄭當時是魏其後不敢堅對餘皆莫敢對上怒內史曰公平生數言魏其武安長短今日廷論局趣效轅下駒吾并斬若屬矣即罷起入上（進也）食太后太后亦已使人候伺其以告

郎以為是是激之也田蚡正怒灌夫而實嬰乃言夫名冠三軍宣帝正怒蓋寬饒而鄭昌乃言猛獸在山藜藿不採故二人卒不免死

茅坤曰載貴臣驕倨態與諛臣承風狀俱絕妙形容

太后。太后怒不食曰。今我在也。而人皆藉吾弟。令我百歲後。皆魚肉之矣。且帝寧能為石人邪。此特帝在即錄錄。設百歲後。是屬寧有可信者乎。上謝曰。俱宗室外家。故廷辨之。不然。此一獄吏所決耳。是時郎中令石建為上分別言兩人事。武安已罷朝。出止車門召韓御史大夫載。怒曰。與長孺共一老禿翁。何為首鼠兩端。首鼠者出穴探人存亡言安國探上意也兩端自別為句較勝韓御史良久謂丞相曰。君何不自喜。夫魏其毀君。君當免冠解印綬歸曰。臣以肺腑幸得待罪。固非其任。魏其言皆是。如此。上必多君有讓。不廢君。魏其必內媿。杜門齚舌。

汪道昆曰：按狗盜雞鳴，出孟嘗於函谷；囊脫穎解，趙急於邯鄲。此固食客之報也。灌夫之客，視此不深愧哉。

自殺。今人毀君，君亦毀人，譬如賈豎女子爭言，何其無大體也。武安謝罪曰：爭時急，不知出此。於是上使御史簿責魏其所言灌夫，（言簿責魏其所言灌夫之事，是非頗不相讎，故魏其不對，為欺謾。）頗不讎，欺謾，劾繫都司空。孝景時，魏其常受遺詔，曰：事有不便，以便宜論上。及繫，灌夫罪至族，事日急，諸公莫敢復明言於上。魏其乃使昆弟子上書言之，幸得復召見。書奏上，而案尚書大行（天子崩曰大行）無遺詔。詔書獨藏魏其家，家丞封。（以家丞印封遺詔。）乃劾魏其矯先帝詔，罪當棄市。五年十月，悉論灌夫及家屬。魏其良久乃聞，聞即恚，（為夫恨，故恚，不必為劾已。）病痱，不食欲死。或聞上無意殺魏其，魏其復食治病，議定不死矣。乃有

楊循吉曰田蚡灌夫不必論竇嬰本以節行自喜以功名自任而其處廢興之際若此誠可嘆也

蜚語為惡言聞上（蚡使作蜚揚毀謗之語）故以十二月晦論棄市渭城其春武安侯病專呼服謝罪使巫視鬼者視之見魏其灌夫共守欲殺之竟死。

魏其武安灌夫贊

太史公曰魏其武安皆以外戚重灌夫用一時決筴而名顯魏其之舉以吳楚武安之貴在日月之際然魏其誠不知時變灌夫無術而不遜兩人相翼乃成禍亂武安負貴而好權杯酒責望陷彼兩賢嗚呼哀哉遷怒及人命亦不延衆庶不載竟被惡言嗚呼哀哉禍所從来矣。

叙之文

李廷機曰班孟堅譏子長先黄老而後六經區區小儒信耳奴心群和之余寔不嗛蓋史遷之學此為極精其言孔子閔王路

儒林傳叙

司馬遷

太史公曰。余讀功令（直叙）謂學者課功著之於令即今之學令是也至於廣厲學官之路。未嘗不廢書而嘆也。曰。嗟乎。夫周室衰而關雎作。幽厲微而禮樂壞。諸侯恣行。政由彊國。故孔子閔王路廢而邪道興。於是論次詩書。修起禮樂。適齊聞韶。三月不知肉味。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世以混濁莫能用。是以仲尼干七十餘君。無所遇。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矣。西狩獲麟。曰。吾道窮矣。故因史記作春秋。以寓王法。其辭微而指博。後世學者多錄焉。自孔子卒後。七十子之徒散游諸侯。

廢而邪道興故作春秋以寓王法其徒受業皆為王者師至謂孔甲積怨而發憤於陳王則於王伯之術未嘗不致嚴也六經即王道黃老即伯道孰謂先生為知言哉

大者為師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隱而不見。故子路居衛。子路死于衛時孔子尚存 子張居陳。澹臺子羽居楚。子夏居西河。子貢終於齊。如田子方段干木吳起禽滑釐之屬。皆受業於子夏之倫。為王者師。是時獨魏文侯好學。後陵遲以至于始皇。天下並爭於戰國。儒術既絀焉。然齊魯之門。學者獨不廢也。於威宣之際。孟子荀卿之列。咸遵夫子之業而潤色之。以學顯於當世。及至秦之季世。焚詩書。坑術士。六藝從此缺焉。陳涉之王也。而魯諸儒持孔氏之禮器往歸陳王。於是孔甲為陳涉博士。孔子八世孫名鮒字甲 卒與涉俱死。陳涉起

李廷機曰孔甲先聖後也豈不知仕止之義乃從陳涉者直以佛肸弗擾詩之或可解一時倒懸而卒死于是憤有自矣

匹夫驅瓦合適戍旬月以王楚不滿半歲竟滅亡其事至微賤然而縉紳先生之徒負孔子禮器往委質爲臣者何也以秦焚其業積怨而發憤于陳王也及高皇帝誅項籍舉兵圍魯魯中諸儒尚講誦習禮樂絃歌之音不絕豈非聖人之遺化好禮樂之國哉故孔明在陳曰歸與歸與吾黨之小子狂簡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夫齊魯之間於文學自古以來其天性也故漢興（此下叙文學自漢始也）然後諸儒始得修其經藝講習大射鄉飲之禮叔孫通作漢禮儀因爲太常諸生弟子共定者咸爲選首於是喟然嘆興於學然尚有干戈平定

楊慎曰太史公平準書云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自叙云公孫弘以儒顯此云公孫弘以春秋白衣為天子三公屢書畧省及辭見意深唉夫儒效不白于天下而又奸飾詐為經術之蓋也

四海亦未暇遑庠序之事也。孝惠呂后時。公卿皆武力有功之臣。孝文時頗徵用。然孝文帝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者。而竇太后又好黃老之術。故諸博士具官待問。未有進者。及今上即位。趙綰王臧之屬明儒學。而上亦鄉之。於是招方正賢良文學之士。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菑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毋生。於趙自董仲舒。及竇太后崩。武安侯田蚡為丞相。絀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數百人。而公孫弘以春秋

則弘之取相如翰音登天槲稗有秋爪奚足褒

白衣爲天子三公，封以平津侯，天下之學士靡然鄉風矣。

敘之文

楊慎曰將信已說而先引老子破之以為必不然此健吏舞文手也

貨殖傳

老子曰。至治之極。鄰國相望。雞狗之聲相聞。民各甘其食。美其服。安其俗。樂其業。至老死不相往來。必用此爲務。輓近世塗民耳目。則幾無行矣。論即抄 太史公曰。夫神農以前。吾不知已。至若詩書所述。虞夏以來耳目欲極聲色之好。口欲窮芻豢之味。身安逸樂而心誇矜勢能之榮。使俗之漸民久矣。雖户說以眇論終不能化。故善者因之。其次利道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夫山西饒材竹穀纑纑山中紵可以為布旄玉石。山東多魚鹽漆絲聲色。江南出柟梓薑

董份曰此傳議論未了忽出叙事叙事未了又出議論縱横変化莫知其端與游俠傳並稱千古之絶矣

桂金錫連（連鉛之未錬者）丹沙犀瑇瑁珠璣齒革龍門碣石（龍門碣石二山名）北多馬牛羊旃裘筋角銅鐵則千里往往山出棊置（言出銅鐵之山方千里若圍棊之置子也）此其大較也皆中國人民所喜好謠俗被服飲食奉生送死之具也故待農而食之虞而出之工而成之商而通之此寧有政教發徵期會哉人各任其能竭其力以得所欲故物賤之徵貴貴之徵賤（賤之徵貴賤極則人棄之故其徵必貴若貴極矣則人又棄之故其徵必賤）各勸其業樂其事若水之趨下日夜無休時不召而自來不求而民出之豈非道之所符而自然之驗耶周書曰農不出則乏其食工不出則乏其事

余有丁曰遷自傷家貧不足自贖故憤而作貨殖先叙古之富者中又雜論海内土俗而極言人欲富之情性末又撰次漢與以来富者故篇中連用富字

商不出則三寳絶虞不出則財匱少財匱少而山澤不辟矣此四者民所衣食之原也原大則饒原小則鮮上則富國下則富家貧富之道莫之奪予而巧者有餘拙者不足故太公望封於營丘地潟鹵鹹地也人民寡於是太公勸其女功極技巧通魚盬則人物歸之繈至而輻湊故齊冠帯衣履天下海岱之間斂袵而往朝焉其後齊中衰管子修之設輕重九府輕重錢也九府皆掌財幣之官則桓公以霸九合諸侯一匡天下而管氏亦有三歸位在陪臣富於列國之君是以齊富彊至於威宣也故曰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

王世貞曰千乘數句漢武府庫虛乏之責及王侯而以此失侯者頗多故太史公感憤而發以寓言滑稽之類以玩侮世耳

禮生於有而廢於無（暗伏後案）故君子富好行其德小人富以適其力淵深而魚生之山深而獸往之人富而仁義附焉（暗伏後案）富者得埶益彰失埶則客無所之以而不樂夷狄益甚諺曰千金之子不死於市此非空言也故曰天下熙熙皆為利來（音離）天下壤壤皆為利往夫千乘之王萬家之侯百室之君尚有患貧而況匹夫編戶之民乎

昔者越王勾踐困於會稽之上乃用范蠡計然計然曰知鬬則修備時用則知物（知時所用之物）二者形則萬貨之情可得而觀已故歲在金穰水毀木饑火旱（五行不言

貴上極二句即上文賤徵貴三句意一篇關鍵也

羅洪先曰予讀貨殖傳見所謂人棄我取人取我與語遂悟為學法皆學能知為文

土者土壞也旱則資舟水則資車也以待物之理也六歲穰
六歲旱十二歲一大饑夫糶二十病農九十病末二十九十皆米斗之直言米賤農病米貴商賈病末病則財不出農病則草不
辟矣上不過八十下不減三十則農末俱利平糶齊
物關市不乏治國之道也積著之理務完物完者無不有也
無息幣久停息貨物則無利以物相貿易腐敗而食之貨勿留
無敢居貴論其有餘不足則知貴賤貴上極則反賤
賤下極則反貴貴出如糞土賤取如珠玉財幣欲其
行如流水修之十年國富厚賂戰士士赴矢石如渴
得飲遂報彊吳觀兵中國稱號五霸范蠡既雪會稽

能用人所不能用知此意也

劉辰翁曰不責於人及擇人任時之句皆是借陶朱公形已意非陶朱公語也

之恥乃喟然而嘆曰計然之策七越用其五而得意（此七此五亦大槩言之）既已施於國吾欲用之家乃乘扁舟浮於江湖變名易姓適齊為鴟夷子皮之陶為朱公朱公以為陶天下之中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乃治產積居與時逐（隨時逐利）而不責於人（謂擇人而與人不負之故云不責於人也）故善治生者能擇人而任時十九年之中三致千金再分散與貧交疏昆弟此所謂富好（應前）行其德者也後年衰老而聽子孫子孫修業而息之遂至巨萬故言富者皆稱陶朱公。

子贛既學於仲尼退而仕於衛廢著鬻財於曹魯之

閭（著作貯。廢著即廢居也）七十子之徒，賜最為饒益。原憲不厭
糟糠，匿於窮巷。子貢結駟連騎，束帛之幣以聘享諸
侯，所至，國君無不分庭與之抗禮。夫使孔子名布揚
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此所謂得勢而益彰者乎？
白圭，周人也。當魏文侯時，李克（當作李悝）務盡地力，而白圭樂
觀時變，故人棄我取，人取我與。夫歲孰取穀，予之絲
漆；繭（出疑作凶）出取帛絮，與之食。（食謂穀也）太陰在卯，穰；（太陰歲後二辰為太
陰）明歲衰惡。至午，旱；明歲美。至酉，穰；明歲衰惡。至子，
大旱；明歲美，有水。至卯，積著率歲倍。欲長錢，取下穀；
長石斗，取上種。能薄飲食，忍嗜欲，節衣服，與用事僮

穆文曰不責于人最治產要法不然則得不賞失終為滿卮矣

僕同苦樂，趨時若猛獸摯鳥之發。故曰：吾治生產，猶伊尹、呂尚之謀，孫、吳用兵，商鞅行法是也。是故其智不足與權變，勇不足以決斷，仁不足以取予，彊不能有所守，雖欲學吾術，終不告之矣。蓋天下言治生祖白圭。白圭其有所試矣，能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猗頓用盬鹽起。而邯鄲郭縱以鐵冶成業，與王者埒富。◎烏氏倮畜牧，及衆，斥賣，求奇繒物，閒獻遺戎王。謂畜牧及至衆多之時，斥而賣之，以求奇物也。間獻，猶私獻也。戎王什倍其償，與之畜。謂戎王償之牛羊十倍也。畜至用谷量馬牛。滿谷則具不復數。秦始皇帝令倮比封君，以時與列臣朝請。而巴蜀寡婦清，其先得

鄭維岳曰清一窮鄉匹婦耳而以富見礼于萬乘富其可小耶然要亦遇始皇耳唐虞三代女懷清臺其可築耶

丹穴而擅其利數世家亦不訾清寡婦也能守其業用財自衛不見侵犯秦皇帝以為貞婦而客之為築女懷清臺夫倮鄙人牧長清窮鄉寡婦禮抗萬乘名顯天下豈非以富邪漢興海內為一開關梁弛山澤之禁是以富商大賈周流天下交易之物莫不通得其所欲而徙豪傑諸侯彊族於京師關中自汧雍以東至河華膏壤沃野千里自虞夏之貢以為上田而公劉適邠太王王季在岐文王作豐武王治鎬故其民猶有先王之遺風好稼穡殖五穀地重重為邪重逐拱反言關中地重厚民亦重難不為邪惡及秦文孝繆居雍隙隙者閒孔也地居隴

茅坤曰太史公爲貨殖傳甚不足觀然亦特文有可采處而其紀五方州郡物產并及其習尚如畫

〔蜀之閒要路故曰隙〕隴蜀之貨物而多賈。獻孝公徙櫟邑。櫟邑北卻戎翟。東通三晉。亦多大賈。武昭治咸陽。因以漢都長安諸陵。四方輻輳並至而會。地少人衆。故其民益玩巧而事末也。南則巴蜀。巴蜀亦沃野。地饒卮薑丹沙石銅鐵竹木之器。南御滇僰。僰僮。西近邛笮。笮馬旄牛。然四塞。棧道千里。無所不通。唯褒斜綰轂其口。〔褒斜道狹綰其道口有若車轂之湊〕以所多易所鮮。天水隴西北地上郡。與關中同俗。然西有羌中之利。北有戎翟之畜。畜牧爲天下饒。然地亦窮險。唯京師要其道。〔要束其路也〕故關中之地。於天下三分之一。而人衆不過什三。然量其富

董份曰叙海内土俗處錯綜横佚包括宇宙指數歷歷若睹其文尤妙

什居其六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内周人都河南夫三河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建國各數百千歲土地小狹民人衆都國諸侯所會聚故其俗纖儉習事楊平陽陳西賈秦翟北賈種代種代石北也楊平陽二邑名在趙之西陳盖衍字以下有楊平陽陳椽因此衍也言二邑之人皆西賈於秦翟北賈於種代種代在石邑之北也地邊胡數被寇人民矜懻音冀忮音宜好氣任俠爲奸不事農商然迫近北夷師旅亟往中國委輸時有奇羨其民羯羠不均羯羠皆健羊名自全晉之時固已患其慓悍而武靈王益厲之其謠俗猶有趙之風也故楊平陽陳椽其間得所欲温軹西賈上黨

第坤曰貨殖傳一字不可損益讀此等文字須是逐句磨勘逐字點檢細心理會方有長進如叙風土處

温軹二縣名北賈趙中山中山地薄人衆猶有沙丘紂淫地餘民民俗懁急仰機利而食丈夫相聚游戲悲歌忼慨起則相隨推剽謂推殺人而剽掠之休則掘冢作巧奸冶多美物為娼優女子則鼓鳴瑟跕屣游媚貴富入後宮徧諸侯然邯鄲亦漳河之間一都會也北通燕涿南有鄭衛鄭衛俗與趙相類然近梁魯微重而矜節濮上之邑徙野王秦拔衛陽陽徙其君於懷州野王野王好氣任俠衛之風也夫燕亦勃碣之間一都會也勃海碣石南通齊趙東北邊胡上谷至遼東地踔遠人民希數被寇大與趙代俗相類而民雕捍少慮言如雕性之捷捍也有魚鹽棗

看他要頃個大字故字一字便有一味叙物産處看他文槪変幻不可捉模既曰木千章牛車千兩又倒一字法曰馬蹄躈千僮手指千又轉一句法曰棗栗千石者三之何等筆力可見子長弄巧手段

栗之饒北鄰烏桓夫餘東綰穢貉朝鮮真番之利洛陽東賈齊魯南賈梁楚故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齊帶山海膏壤千里宜桑麻人民多文綵布帛魚鹽臨淄亦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俗寬緩濶達而足智好議論地重難動搖怯於衆鬬勇於持刺故多刼人者大國之風也其中具五民（士農商工賈）而鄒魯濱洙泗猶有周公遺風俗好儒備於禮故其民齪齪頗有桑麻之業無林澤之饒地小人衆儉嗇畏罪遠邪及衰好賈趨利甚於周人夫自鴻溝以東芒碭以北屬巨野此梁宋也陶睢陽亦一都會也昔堯作於成陽舜

穆文熙曰昔人謂歷盡名山大川不如看一部史記

漁於雷澤。湯止於亳。其俗猶有先王遺風。重厚多君子好稼穡。雖無山川之饒。能惡衣食。致其蓄藏。越楚則有三俗。越滅吳則有江淮以北楚滅越兼有吳越之地夫自淮北沛。陳汝南南郡。此西楚也。其俗剽輕易發怒。地薄寡於積聚江陵故郢都。西通巫巴。東有雲夢之饒。陳在楚夏之交。通魚鹽之貨。其民多賈。徐僮取慮音秋閭徐僮取慮二縣則清刻。矜己諾。彭城以東。東海吳廣陵。此東楚也。其俗類徐僮。朐繒以北。俗則齊。朐繒二縣俗則齊言風俗同於齊浙江南則越。夫吳自闔廬。春申。王濞三人。招致天下之喜游子弟。東有海鹽之饒。章山之銅。三江五湖之利。亦江東一

看一部史記又不如讀一篇貨殖傳可謂至言

都會也衡山九江江南豫章長沙是南楚也其俗大類西楚郢之後徙壽春楚考烈王自陳徙都壽春號之曰郢故言郢之後都壽春亦一都會也而合肥受南北潮皮革鮑木輸會也與閩中干越雜俗故南楚好辭巧說少信江南卑溼丈夫早夭多竹木豫章出黃金長沙出連錫然堇堇物之所有取之不足以更費償也九嶷蒼梧以南至儋耳者與江南大同俗而楊越多焉番禺亦其一都會也珠璣犀瑇瑁果布之湊。

潁川南陽夏人之居也禹居陽城潁川南陽皆夏地也夏人政尚忠朴猶有先王之遺風潁川敦愿秦末世遷不軌之民

王鏊曰此文出入變化不可捉摸而中藏軌法周森然也

於南陽南陽西通武關鄖音雲關東南受漢江淮宛亦一都會也俗雜好事業多賈其任俠交通潁川故至今謂之夏人數語結上生下夫天下物所鮮所多人民謠俗山東食海鹽山西食鹽鹵嶺南沙北固往往出鹽大體如此矣總之楚越之地地廣人希飯稻羹魚或火耕而水耨言風草下種苗生大而草生小以水灌之則草死而苗無損也耨除草也果隋音妥蠃蛤不待賈而足地勢饒食無饑饉之患以故呰窳偷生呰音子窳音庾弱也病也無積聚而多貧是故江淮以南無凍餓之人亦無千金之家沂泗水以北宜五穀桑麻六畜地小人衆數被水旱之害民好畜藏故秦夏梁魯好農而

李廷機曰誰人說道廊廟之富與岩穴之養皆有所見道于人不可復辨可以徐思而不可以倖喻至廉吏久久更富而又有理夫為廉者必貧書生常語也此謂廉能自保則歷

重民三河宛陳亦然加以商賈齊趙設智巧仰機利燕代田畜而事蠶由此觀之賢人深謀於廊廟論議朝廷守信死節隱居巖穴之士設為名高者安歸乎歸於富厚也是以廉吏久久更富廉賈歸富歸者取利而不停貨也富者人之情性所不學而歸欲者也故壯士在軍攻城先登陷陣却敵斬將搴旗前蒙矢石不避湯火之難者為重賞使也其在閭巷少年攻剽椎埋劫人作姦掘冢鑄幣任俠并兼借交報仇篡逐幽隱不避法禁走死地如騖其實皆為財用耳今夫趙女鄭姬設形容揳鳴琴揄長袂躡利屣目挑心招出不遠

頭任是吏富也歸富又措無者利不苟求無悪於人而衆利自集其歸亦不可笑也

千里不擇老少者奔富厚也游閑公子飾冠劒連車騎亦爲富貴容也弋射漁獵犯晨夜冒霜雪馳阬谷不避猛獸之害爲得味也博戲馳逐鬭雞走狗作色相矜必爭勝者重失負也醫方諸食技術之人焦神極能爲重精也吏士舞文弄法刻章僞書不避刀鋸之誅者沒於賂遺也農工商賈畜長固求富益貨也此有知盡能索耳終不餘力而讓財矣諺曰百里不販樵千里不販糴（此以遠故不販）居之一歲種之以穀十歲樹之以木百歲来之以德德者人物之謂也今有無秩祿之奉爵邑之入而樂與之比者命曰（伏儼）素封（言不仕之）

李廷機曰敘貨殖之資而比封侯之家自棗栗漆竹以至藉藳之數可謂質矣而莫不各飾以文所謂質而不俚也

此言山澤水陸之所出以下連用許多千字

人自有園田收養之給其利比於封君故曰素封也封者食租稅歲率戶二百千戶之君則二十萬千戶率二百故千戶二十萬朝覲聘享出其中庶民農工商賈率亦歲萬息二千戶百萬之家則二十萬率二千故百萬之家亦二十萬而更徭租賦出其中衣食之欲恣所好美矣故曰陸地牧馬二百蹄匹五十牛蹄角千百六十頭而牛賤而牛賤以此為數千足羊澤中千足彘二百五十頭水居千石魚陂以斤兩為計山居千章之材章大材也安邑千樹棗燕秦千樹栗蜀漢江陵千樹橘淮北常山以南河濟之閒千樹萩陳夏千畝漆齊魯千畝桑麻渭川千畝竹及名國萬家之城帶郭千畝畝鍾之田六斛四斗為鍾若

而句法參差長短相間

安邑以下言天下國士所出

及名國以下言每國之所出

家貧親老七句與若岩處奇士之行四句正太史公自道之意

千畝卮茜音倩卮茜一名紅藍其花染繒赤黃也千畦薑韭畦猶隴也此其人皆與千戶侯等。然是富給之資也。不窺市井。不行異邑。坐而待收。身有處士之義。而取給焉。若至家貧親老妻子軟弱。歲時無以祭祀進醵。飲食被服不足以自通。如此不慙恥。則無所比矣。是以無財作力。少有鬬智。言少有錢則鬬智巧而求勝也既饒爭時。既饒足錢財乃逐時爭利也此甚大經也。今治生不待危身取給。則賢人勉焉。是故本富為上。末富次之。姦富最下。無巖處奇士之行。而長貧賤。好語仁義。亦足羞也。

凡編戶之民。富相什則卑下之。伯則畏憚之。千則役

李廷机曰傳伯夷于傳之首貨殖于傳之末至于叙孟子一傳則首嘆功利之弊以為利誠乱之源也豈真退處士崇富貴者哉

萬則僕物之理也。夫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刺繡文不如倚市門。此言末業。貧者之資也。通邑大都。酤一歲千釀。酤酒釀千瓮 醯醬千瓨醬千甔瓨長頸罌甔大罌缶 屠牛羊彘千皮。販穀糶千鍾。薪稾千車。船長千丈。總積數長千丈 木千章。竹竿萬个。竹曰个木曰枚 其軺車百乘。軺音遥小車也 牛車千兩。車一乘為一兩 木器髤者千枚。髤音休漆也 銅器千鈞。三十斤為鈞 素木鐵器若卮茜千石。素木素器也百二十斤為石 馬蹄躈千。躈作噭噭口也蹄與口共千則為二百疋 牛千足。羊彘千雙。僮手指千。古者無空手游日皆有作務須手指故曰手指 筋角丹沙千斤。其帛絮細布千鈞。文采千匹。榻布皮革千石。漆千斗。蘗麴鹽豉

唐順之曰此市肆簿券一經太史之筆便是絕好文字

鮐鮆千斤。鮐音胎海魚也鮆音齊禮反刀魚也鯫千石。鮑千鈞。棗栗千石者三之。狐鼦裘千皮。羔羊裘千石。旃席千具。佗果菜千鍾。子貸金錢千貫。節駔會。貪賈三之。廉賈五之。貪賈貨不肯賣反致失時故三之廉賈貨出如糞土故五之此亦比千乘之家。其大率也。佗雜業不中什二。言雜惡業而不在什分中得二分之利者非世之美財也則非吾財也。請略道當世千里之中。賢人所以富者。令後世得以觀擇焉。

蜀卓氏之先趙人也。用鐵冶富。秦破趙。遷卓氏。卓氏見虜略。獨夫妻推輦行。詣遷處。諸遷虜少有餘財。爭與吏求近處。處葭萌。縣名唯卓氏曰。此地狹薄。吾聞汶山

劉辰翁曰鄒魯以曹邴故去文學而趨利此即前甚于周人之語足使人吋

之下沃野下有蹲鴟至死不饑民工於市易賈乃求遠遷致之臨卭大喜即鐵山鼓鑄運籌策傾滇蜀之民富至僮千人田池射獵之樂擬於人君程鄭山東遷虜也亦冶鑄賈椎髻之民（音訓椎髻也）富埒卓氏俱居臨卭

宛孔氏之先梁人也用鐵冶為業秦伐魏遷孔氏南陽大鼓鑄規陂池連車騎游諸侯因通商賈之利有游閑公子之賜與名然其贏得過當愈於纖嗇（正義曰言孔氏連車騎游於諸侯以資給之兼通商賈之利乃得游閑公子交名然其通計贏利過於所資給餉遺之當猶有交游公子雍容而勝於慳恡也）家致富數千金故南陽行賈盡法孔氏之雍容魯人俗儉嗇而曹邴氏尤甚以鐵冶

起富至巨萬然家自父兄子孫約俛有拾仰有取貰貸行賈徧郡國鄒魯以其故多去文學而趨利者以曹邴氏也

齊俗賤奴虜而刀間獨愛貴之桀黠奴人之所患也唯刀間收取使之逐魚鹽商賈之利或連車騎交守相然愈益任之終得其力起富數千萬故曰寧爵毋刀言其能使豪奴自饒而盡其力周人既纖（纖謂纖巧善營利也）而師史（人名）尤甚轉轂以百數賈郡國無所不至洛陽街居在齊秦楚趙之中貧人學事富家相矜以久賈數過邑不入門設任此等故師史能致七千萬

按任人得人棄我取之法所以起富

宣曲任氏之先爲督道倉吏秦之敗也豪傑皆爭取金玉而任氏獨窖倉粟楚漢相距滎陽也民不得耕種米石至萬而豪傑金玉盡歸任氏任氏以此起富富人爭奢侈而任氏折節爲儉力田畜田畜人爭取賤賈（音價）任氏獨取貴善（謂買物必取貴而善者不爭賤價也）富者數世然任公家約非田畜所出弗衣食公事不畢則身不得飲酒食肉以此爲閭里率故富而主上重之塞之斥也（塞邊塞斥開也）唯橋姚已致馬千匹牛倍之羊萬頭粟以萬鍾計（橋姚人姓名言橋姚因斥塞而致此資）吳楚七國兵起時長安中列侯封君行從軍旅齎貸子錢子錢家以爲侯邑

穆文熙曰太史公謂富者必用奇勝后面歷叙数事安見其奇無亦太史公玩弄一世謂當時

國在關東關東成敗未決莫肯與唯無鹽氏出捐千
金貸其息什之三月吳楚平一歲之中則無鹽氏之
息十倍用此富埒關中關中富商大賈大抵盡諸田
田嗇田蘭韋家栗氏安陵杜杜氏安陵及杜二縣名各有杜姓也宣帝
以杜為杜陵亦巨萬此疑有誤其章章尤異者也皆非有爵邑奉
祿弄法犯姦而富盡椎埋去就與時俯仰獲其贏利
以末致財用本守之以武一切用文持之變化有概
故足術也若至力農畜工虞商賈為權利以成富大
者傾郡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
夫纖嗇筋力治生之正道也而富者必用奇勝田

[illegible]以財行為而以事惡業廢敝之

拙業而秦陽以蓋一州掘冢姦事也而曲叔以起博戲惡業也而桓發用之富行賈丈夫賤行也而雍樂成以饒販脂辱處也而雍伯千金賣漿小業也而張氏千萬洒削薄技也洒削治刀劍名謂磨刀以水洗之而郅氏鼎食胃脯簡微耳濁氏連騎胃脯謂和五味而脯美故易善馬醫淺方張里擊鍾此皆誠壹之所致由是觀之富無經業則貨無常主能者輻湊不肖者瓦解千金之家比一都之結應上訓素封君巨萬者乃與王者同樂豈所謂素封者邪非也

叙之文

王鏊曰此傳議論正而氣勢闊達

游俠傳叙（立氣勢作威福結私交以立彊於世謂之游俠）　司馬遷

韓子曰。儒以文亂法而俠以武犯禁二者皆譏而學士多稱於世云至如以術取宰相卿大夫輔翼其世主功名俱著於春秋（春秋謂國史也）固無可言者及若季次原憲閭巷人也詩書懷獨行君子之德義不苟合當世當世亦笑之故季次原憲終身空室蓬戶褐衣疏食不厭（王褐衣疏食不厭為句）（連下句讀）死而已四百餘年。而弟子志之不倦今游俠其行雖不軌於正義然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諾必誠不愛其軀赴士之阨困既已存亡死生（亡者存之死者生之）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此游俠本領）蓋亦有足多者焉（此句辭不迫）且緩急

何良俊曰此正是太史公憤激著書處觀其言以術取卿相輔翼世主功名俱著者為無可言而獨有取於布衣之俠又以虞舜井廩伊尹鼎俎傅說版築呂尚賣食戚

人之所時有也罒字衍疑太史公曰接上緩急句昔者虞舜窘於井廩伊尹負於鼎俎傅說匿於傅險呂尚困於棘津夷吾桎梏百里飯牛仲尼畏匡菜色陳蔡此皆學士所謂有道仁人也猶然遭此菑況以中材而涉亂世之末流乎提起游俠不可無其遇害何可勝道哉鄙人有言曰以下並詭說何知仁義已饗其利者為有德饗音享受也

故伯夷醜周餓死首陽山而文武不以其故貶王跖蹻暴戾其徒誦義無窮由此觀之竊鉤者誅竊國者侯侯之門仁義存此即上享其利句意非虛言也今拘學或抱咫尺之義久孤於世豈若卑論儕俗與世沈浮而取榮名哉而布衣之徒設取予然諾千里誦

吾百里桎梏飯牛以至孔子畏匡之事以見緩急人所時有世有如此者不有游俠士出而濟之使拘斈抱咫尺之義者雖累數百何益於事

倪思曰延陵吳季札也太史公作傳其不名者必其顯著者也

義為死不顧世此亦有所長非苟而已也故士窮窘而得委命此豈非人之所謂賢豪閒者邪誠使鄉曲之俠予季次原憲（公晳哀字季次孔子弟子）比權量力效（效作較）功於當世不同日而論矣要以功見言信俠客之義又曷可少哉古布衣之俠靡得而聞已近世延陵孟嘗春申平原信陵之徒皆因王者親屬藉於有土卿相之富厚招天下賢者顯名諸侯不可謂不賢者矣比（比作此）如順風而呼聲非加疾其埶激也至如閭巷之俠修行砥名聲施於天下莫不稱賢是為難耳然儒墨皆排擯不載自秦以前匹夫之俠湮滅不見余甚恨之以余所聞漢興有

或曰季札豈游俠邪余曰太史公既重游俠必援名人以尊之若貨殖傳援子貢也子貢既入貨殖季札獨不入游俠乎

朱家田仲王公劇孟郭解之徒雖時扞當世之文罔然其私義廉潔退讓有足稱者名不虛立士不虛附至如朋黨宗彊比周設財役貧豪暴侵凌孤弱恣欲自快游俠亦醜之（結出本意）余悲世俗不察其意而猥以朱家郭解等令與豪暴之徒同類而共笑之也

倪思評既說鄉曲之俠又閭巷之俠又匹夫之俠節節不放過要見難之又難以此直至于當世之文罔與豪暴之徒反覆而[illegible]

敘之文

李廷機曰：此叙本史記漢興以来諸侯年表而成之，叙事而略帶議論，大都言周可為法，秦可為監，而漢以剖封之過削之太甚，所以有王莽之篡云。

陳仁子曰

諸侯王表

班固

昔周監于二代，三聖制法（三聖文武周公），立爵五等，封國八百，同姓五十有餘。周公康叔建於魯衛，各數百里；太公於齊，亦五侯九伯之地。詩載其制曰：介人惟藩，大師惟垣，大邦惟屏，大宗惟翰，懷德惟寧，宗子惟城，毋俾城壞，毋獨斯畏。（大雅阪之詩也。介，善也。藩，籬也。屏，蔽也。垣，墻也。翰，幹也。懷，和也。俾，使也。以善人為之藩籬，謂封周公康叔於魯衛；以太師為垣墻，謂封太公於齊也；大邦以為屏蔽，謂成國諸侯也；太宗以為楨幹，謂王之同姓也；能和其德，則天下安寧；分建宗子，則列城堅固；城不可使墮壞，宗不可使單獨，單獨墮壞則畏懼斯至。）所以親親賢賢，褒表功德，關諸盛衰，深根固本，為不可拔者也。故盛則周邵相其治，致

此篇以盛衰強弱四字為綱故此云盛衰未即以強弱字取之此章法也

何維騏曰說周處獨詳說秦處寂寂數語說周處則曰親親賢賢襃表功德說秦處

刑錯。衰則五伯扶其弱與共守。自幽平之後日以陵夷陵夷如山陵之漸平夷頹替也至虖阸陿河洛之間阸者狹也陿者踦驅也西迫強秦東有韓魏數見侵暴踦驅不安也分為二周。有逃責之臺。被竊鈇之言周赧王負責無以歸之主迫責急乃逃於此臺後人因以名之鈇鉞王者以為威用斬戮也言周室衰微政令不行于天下雖有鈇鉞無所用之是謂私竊隱藏之耳然天下謂之共主雖至微弱猶共以為之主強大弗之敢傾。歷之八百餘年數極德盡。既於王赧。降為庶人。用天年終。號位已絕於天下。尚猶枝葉相持莫得居其虛位海內無主三十餘年。秦據勢勝之地。騁狙詐之兵蠶食山東。一切取勝因矜其所習自任私知。姍笑三代盪滅古法。竊自號

[illegible]曰[illegible]三代[illegible]古法二國[illegible]之殊[illegible]可見

柯維騏曰看他歷叙分地處錯綜自然

為皇帝。而子弟為匹夫。內亡骨肉本根之輔。外亡尺土藩翼之衛。陳吳奮其白梃。大杖也劉項隨而斃之。故曰。周過其歷。秦不及期。國勢然也。漢興之初。海內新定。同姓寡少。懲戒亡秦孤立之敗。於是剖裂疆土。立二等之爵。漢封功臣大者王小者侯功臣侯者百有餘邑。尊王子弟。大啟九國。自鴈門以東。盡遼陽。為燕代。常山以南。太行左轉。渡河濟。漸于海。為齊趙。穀泗以往。奄有龜蒙。奄覆也龜蒙二山名為梁楚。東帶江湖。薄會稽。為荊吳。北界淮瀕。[illegible]略廬衡。為淮南。廬衡二山名波漢之陽。亘九嶷。為長沙。波循也亘竟也諸侯比境。周帀三垂。三垂謂北東南也外接胡越。

茅坤曰說封建諸侯太盛矯枉過正又說不無賴於諸侯又說諸侯末流之濫一轉一折曲盡甚妙

天子自有三河東郡潁川南陽自江陵以西至巴蜀北自雲中至隴西與京師內史凡十五郡公主列侯頗邑其中而藩國大者夸州兼郡連城數十宮室百官同制京師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言矯秦孤立之敗而大封子弟過於強盛有失中也雖然高祖創業日不暇給孝惠享國又淺高后女主攝位而海內晏如亡狂狡之憂卒折諸呂之難成太宗之業者亦賴之於諸侯也然諸侯原本以大末流濫以致溢小者淫荒越法大者睽孤橫逆以害身喪國易睽卦九四文辭曰睽孤見豕負塗睽孤乘剌之意故文帝取賈生之議分齊趙景帝用鼂錯之計削吳楚武帝施主父

茅坤曰已上将文景武見淂賍損諸侯過甚而又哀平之際國統衰微所以中外殫微本末俱弱故王莽之奸心也

之冊下推恩之令使諸侯王得分戶邑以封子弟不行黜陟。而藩國自析自此以來齊分為七。趙分為六梁分為五。淮南分為三皇子始立者。大國不過十餘城長沙燕代雖有舊名皆亡南北邊矣景遭七國之難抑損諸侯減黜其官。謂改丞相曰相省御史大夫廷尉少府宗正博士損大夫謁者諸官長丞員等也武有衡山淮南之謀作左官之律。仕于諸侯為左官絕不得使仕於王朝也設附益之法封諸侯過限曰附益諸侯惟得衣食稅租。不與政事至於哀平之際皆繼體苗裔親屬疎遠言非始封之君故於天子益疎遠矣生於帷墻之中不為士民所尊勢與富室亡異。而本朝短世國統三絕成哀平早崩又無繼

嗣是故王莽知漢中外殫微本末俱弱亡所忌憚生其奸心因母后之權假伊周之稱顓作威福廟堂之上不降階序而運天下詐謀既成遂據南面之尊分遣五威之吏馳傳天下班行符命漢諸侯王厥角稽首奉上璽韍韍璽之組也惟恐在後或迺稱美頌德以求容媚豈不哀哉是以究其終始彊弱之變明監戒焉

陳仁子曰末句收結漢興一段綱領

新刻李九我先生大方萬文一統六卷終